LIBRARY

刧灰録 馮甦所著 甦字再来

天彭

# 刧灰録目録

虞山蒙叟輯

# 劫灰錄卷一

虞山蒙叟輯

## 永明王僭號始末

故永明王由榔明神宗之孫桂恭王常瀛少子也明神宗五子長光宗次福王常洵次瑞王常浩次惠王常潤而常瀛最幼與惠王同李貴妃出萬曆二十九年冬十月

己卯俱受封至四十二年福王先就國各
陽熹宗天啟七年瑞惠桂三王始各就國
賜予祿入不能比福藩十一而瑞國漢中
惠國荆桂國衡地皆荒瘠衡在江湖之表
尤為僻遠爲崇禎十四年李自成陷洛陽
福王常洵見殺是時秦楚交訌惠王常潤
走湘潭瑞王常浩走重慶十六年張獻忠
陷衡州桂王常瀛由永州入粵西獻忠運
桂邸木石至長沙造偽殿王遂寄食蒼梧
我　大清順治元年敗逆賊李自成於山
海關中原底定福王子德昌王由崧僭位
於江南
二年乙酉江南稱弘光元年
王師下江南廣東在籍尚書陳子壯以桂

王常瀛神宗子宜立會唐王聿鍵僭位於
閩議遂寢是年桂王薨於蒼梧遂葬焉偽號興陵二子長安仁王由授永明其次也
三年丙戌福建稱隆武元年
秋七月　大兵至延平執唐王粤中總督
丁魁楚巡撫瞿式耜巡按王化澄與故臣
呂大器李永茂晏日曙湯來賓董天閱朱



容藩林佳鼎方以智程源等議所立時安
仁王病卒乃共推永明王桂太妃王氏曰
諸君子何患乎無君吾兒仁柔非撥亂才
也願更擇可者魁楚等請之堅遂以十月
十四日稱監國於肇慶以魁楚大器為大
學士并與樞務晉式耜為侍郎署吏部事
永茂請終制化澄以下皆晉爵謚唐藩曰

思文未幾贛州報至唐藩故相蘇觀生粵人也以擁護入閩功授大學士回粵督師援贛駐南安不敢進是月四日

大兵次贛州督師閣部楊廷麟萬元吉等監軍御史姚奇蔭主事龔棻黎遂球等俱死之觀生撤兵渡嶺丁魁楚故與觀生不和兼聞贛州敗信倉卒奉永明走梧州已而觀生使陳邦彥勸進復回肇慶十一月唐王弟聿鐭浮海至廣州蘇觀生雖勸進終惡魁楚不肯過肇慶自南韶徑回廣州會聿鐭至遂與布政使顧元鏡總兵林察等謀立之日吾君之弟也僭位置六卿改元紹武以海上鄭石馬徐四姓盜授總兵等官與肇慶相拒是月永明王亦僭號改

元永曆使給事彭耀赴廣謝觀生被殺乃以兵部侍郎林佳鼎總兵李明忠龍倫蘇聘等走三水佳鼎故粵中監司與林察同姓相善察使四姓盜詐降迎佳鼎佳鼎信之舟至三山口浪作全軍敗沒佳鼎赴水死肇慶大震復以王化澄為兵部侍郎代佳鼎督師大學士掌樞呂大器以病辭入



蜀化澄遂晉尚書起復李永茂為大學士知經筵未幾亦罷去十一月我

大清廵撫佟養甲總兵李成棟由閩趨潮惠俱下之潛師襲廣州望日唐王方視學警報至觀生叱曰潮州公文昨夕到兵何自來耶已而騎抵東郭門守門者猶以為招來海上盜也呼問之比覺而城不及閉

先鋒入返攄城以引外騎覩生急調兵兵俱西出猝難集頃之僅得数百人我兵下城擊之皆散走因盡入城執聿鏄覩生自縊祭酒梁朝鍾太僕卿霍子卿等死之餘皆降聿鏄與周益達等二十四王俱及於難二十五日報至肇慶瞿式耜請守峽江司禮監王坤難之乃以朱治澗為西廣總



督守肇慶永明走梧州

四年丁亥廣西稱永曆元年

春正月李成棟分兵狥南韶自率兵回肇慶朱治澗走永明王由梧州北走平樂丁魁楚辭岑溪縣守險王化澄走潯州李成棟至肇慶別遣副將楊大福張月等狥高雷廉三府自以二十九日入梧州廣東巡

撫曹燁降二月永明王入桂林遣使湖南
慰勞督師定興侯何騰蛟等并趣其兵入
衛徵四川文安之雲南王賜衮入閣以周
堪賡郭都賢劉遠生等為六卿丁時魁金
堡等為給事是時孫可望等方由川貴入
雲南王賜衮以道阻不能達文安之亦未
至丁魁楚在岑溪為李成棟所誘見殺於
藤江平樂亦不守永明王在桂林聞報大
恐會武岡劉承蔭以兵至全州內監王坤
統兵至瞿式耜諫不聽式耜因自請保桂
林與城同存亡乃以式耜兼吏兵兩部尚
書督師留守以焦璉為總兵隸麾下封舊
鎮陳邦傅為思恩侯守昭平王自桂林趨
全州二月封劉承蔭為安國公錦衣指揮

馬吉翔郭承昊嚴雲從等皆爲伯御史毛壽登爭之吉翔怒激劉承蔭脅王杖壽登併及劉湘客吳德藻萬六吉等使官論救得免吉翔本廣東都司以解靖江王至閩授錦衣至是因内閣乏員夤緣掌絲綸房事司票擬事劉承蔭以三千人援桂自奉永明王歸武岡以巡道嚴起恒爲大學士



大兵攻桂林瞿式耜與焦璉悉力禦守武岡援兵以乏餉潰歸桂林垂破會廣東陳邦彥以甘竹灘余龍兵犯廣州成棟留兵屯陽朔自率大部東回未幾張家玉陳子壯等兵俱起陷東莞高明等縣成棟往來追擊不能復而桂林稍定是時定南王孔有德靖南王耿仲明平南王尚可喜等統

大兵下湖南何騰蛟與郝永忠等退保衡州張先壁走寶慶湖北巡撫堵蔭錫走永定衛忠貞營李赤心等犯荆州不克潰入歸巫兩江間馬進忠王有才等遁五溪山中先是劉承蔭在湖南受何騰蛟節制騰蛟以丙戌藤溪之捷請加郝永忠援勦左將軍張先壁援勦右將軍承蔭怒至是以長沙不守為騰蛟罪節請解其兵柄召之入輔先壁等亦抗論承蔭專擅騰蛟以大義解之承蔭聞先壁兵至寶慶憂甚乃復請命騰蛟督諸鎮兵守衡五月

大兵至衡永忠等戰敗俱遁走總兵黄朝選等被執何騰蛟退保永州湖南巡撫章曠卒於永安縣從者惟滇將趙印選胡一

清等数十人八月　大兵破寶慶劉承蔭
亦戰敗續使人報武岡而後降馬吉翔等
以永明王夜走靖州由通道縣蠻境出古
泥以遠柳州土司覃鳴珂與守道龍文明
相攻遂陷柳州鳴珂者副將覃遇春之子
也初遇春從騰蛟於楚濱歸入桂林陳兵
索餉騰蛟式耜俱惡之比至柳龍文明承
督撫密檄佯與遇春飲解散其部曲執遇
春送桂林誅之永明王至古泥鳴珂訴寃
從行者倉皇未詳其始末遂以不知對鳴
珂率諸苗攻文明文明走入柳州府城大
掠矢及永明王舟中王南走象州時
大兵已定湖南永州亦破郝永忠盧鼎等
俱入桂林何騰蛟與嚴起恒劉湘客隨至

與留守瞿式耜議分地給諸鎮俾各自為之守式耜先已督焦璉兵復陽朔及平樂府陳邦傅亦由賓州復潯州合兵復梧州粵西全省從茲俱定屢請永明王回桂林及騰蛟起恒等至亦復以為言十一月永明王回桂林式耜與嚴起恒王化澄並相騰蛟授督師出全州王坤龐天壽掌司禮



監事馬吉翔內交諸閹外與陳邦傅等為粵援專司票擬式耜等不能與之比也

五年戊子廣西稱永曆二年

春二月　大兵入粵東式耜之兵潰於新安入桂林大掠永明王夜半走何騰蛟在永寧聞警馳回與瞿式耜同調諸鎮兵入城守禦胡一清焦璉等各率所部至三月

二十二日　大兵至桂北門騰蛟等拒戰
遂由甘蒙坡旋師蓋聞金聲桓江西反信
回楚以傾根本也聲桓使人間道賫佛經
置盔疏其中赴南寧輸欵五月何騰蛟復
全州六月廣東李成棟使亦至成棟自廣
回擊殺陳子壯張家玉等擢授提督廵撫
佟養甲為總督成棟自負功高不欲受節



制又得金聲桓盔書遂反使至封成棟惠
國公併封陳邦傅慶國公金聲桓豫國公
及王德功佟養甲杜永和等為侯伯有差
李成棟請移駐廣東瞿式耜請回桂林衆
議肇慶監國之地居兩省中遂移居爲八
月至肇慶拜成棟翊明大將軍以其子元
廕為錦衣指揮使掌絲綸房事袁彭年為

左都御史彭年以廣東布政與成棟密謀
者也冬十月成棟犯贛州先是江西廣東
俱反惟贛州為高進庫所守金聲桓與王
德仁攻之不能克求助於成棟比成棟至
而我
朝大兵已抵南昌德仁還救成棟戰不利
退保南康縣十二月殺佟養甲為成棟所
貿及非其本意嘗密使人北上被獲使赴
梧州祭陵祭之於楊柳沙舟中召舊輔何
吾騶黃士俊入閣
六年己丑肇慶稱永曆三年
大兵圍南昌久金聲桓告急使李成棟何
騰蛟堵蔭錫等分道援之未至南昌已破
烏金王統　大兵南下湘潭馬進忠等敗

走何騰蛟被執不屈死之二月李成棟兵
亦敗於信豐渡河墮水死事聞贈何騰蛟
與聲桓成棟皆王爵設壇祭之以杜永和
為兩廣總督代成棟駐廣州羅成耀守南
雄忠貞營之衆亦潰於茶陵由道州入粵
西堵蔭錫以胡一清趙印選率兵守衢州
三月　大兵至擊敗之蔭錫走道州衢之
一府俱不守四月雲南監軍楊畏知等以
偽平東將軍孫可望疏至肇慶且為請王
封兵科金堡持不可孫可望自丁亥春入
滇據有全省稱國主以干支紀年其黨李
定國等抗不與成棟楊畏知誘之東歸請
封之不決陳邦傅中軍胡執恭駐思恩聞
之謂奇貨可擄使宜矯冊卻入滇封可望

為秦王肇慶不知也六月堵蔭錫至肇慶
加閣部銜使招忠貞營李赤心出楚七月
封孫可望為平遼王賜名朝宗劉文秀李
定國艾能奇等皆為公至滇可望卻不受
是冬封黔鎮皮熊為定國公播鎮王祥為
忠國公防滇寇也十一月堵蔭錫卒于肇
慶忠貞營之初入滇也李元蔭恐為亂請



移揚大福駐封州以防之赤心等既西大
福邀其守後兵五千人而東焚掠懷集四
會閒遠近震駭元蔭誘揚大福入肇慶縊
殺之亂始定陳邦傅鎮粵西橫州徐彪欝
林梁士亦各聚兵擾境邦傅不能制聞赤
心等至思借之以為重乃與盟於平南縣
以討徐彪等忠貞營遂散處兵橫境上居

民苦之邦傅亦不能堪幸蔭錫之調出之
也赤心等敗之餘甫得安土不欲復出楚
蔭錫屢檄之不應竟以憂死十二月我
大清平靖西王下廣東羅成耀自南雄遁
回
七月庚寅肇慶稱永曆四年
聞庾關失守問倫禦之策無對者七日登



舟十四日韶州復破十七日舟發自肇慶
留馬吉翔李元蔭居守二十六日至梧州
駐舟江干内閣黄士俊以疾歸二月兩王
兵至廣州圍之調陳邦傅高必正等東援
邦傅久與東鎮搆隙且怨金堡之素善元
蔭也奉調赴梧意在修怨迎其意者遂以
事論堡等因杖堡及侍郎劉湘客給事丁

時魁崇正𤼵等遣戍之五月高必正亦至時赤心已死必正代掌軍政其黨張之壽四虎等一時物故必正疑邦傅藥殺之邦傅亦憾必正等久擾其境陰使其將姚春登連結土司以誅流賊為名會李來亨馬騰雲等調兵土司遂相讐殺必正怒歸罪邦傅率所部而回惟邦傅東出駐清遠馬吉翔守駐三水俱觀望不敢進廣州被圍日久以守城功進杜永和等為侯八月孫可望復遣使至梧自稱秦王且以不願改號為請付從官集議王化澄朱天麟等以為許之便嚴起恒文安之郭之奇以為不當許時兵部侍郎萬翱掌樞事徐振為兵科皆化澄同里故力主化澄議已允付矣

七月颶風盪舟求直言郭之奇言風变由滇封也議遂寢已而籍川黔者又至允可望請以蜀道西南嚴起恒難之會内江楊鼎和至梧力言王封之詐起恒說授鼎和兵部尚書又轉劉克珍為兵科給事而翱拒之說不行七月可望由雲南來襲貴州皮熊走清浪可望使白文選追執之奪其兵又使賀九義將兵襲遵義王祥師敗自刎死於是張先璧馬進忠等由湖南入黔皆歸於可望勢益強地與粵西相接矣十一月二日　大兵克廣州范承恩迎降杜永和率舟師下海奔瓊州五日定南王兵至桂林留守瞿式耜總督張同敞俱死之初長沙既破胡一清趙印選等南走粵衛

永各府盡不守式耜分布一清印選與焦
璉楊國棟等兵扼榕江既而全州復破榕
江兵盡潰一清印選走柳州璉走修江國
棟走慶遠報至國棟棄砲船夜發比曉從
官踉蹌追赴陳邦傅在清遠聞廣州失飛
帆先歸邀刼從官於藤江殺部郎潘駿觀
童英許三鳳等内閣王化澄吏尚書晏清



等俱走北流不得達馬吉翔李元蔭追及
於南寧從官稍集飢凍無人色括行槖併
吉翔所獻得四千金散給之胡一清趙印
選率滇兵駐賓州

八年辛卯南寧稱永曆五年

三月使編修劉茝赴黔封孫可望為冀王
至平越不得入先是可望以不遂意於封

切齒已久楊畏知曰秦固羡號然假何如真可望終不悅畏知固請遂至南寧議之可望使賀九義張勝張明志等將兵護衛實令求阻秦封者而甘心爲九義等數人盜殺楊畏知於崑崙關與嚴起恒議不合即舟中殺之投屍於水流三十里虎負之置岸上而去劉克珍吳霖張載述等俱被害霖載述本不阻秦封以霖嘗劾陳邦傳載述嘗劾朱天麟二人皆主秦封者也故并及爲於是始真封可望為秦王楊畏知留南寧可望召回黜殺之九月陳邦傳叛降於定南王南寧震恐議奔廣南自瀨灘癸舟追兵至六書里趙印選胡一清以敗卒同馬吉翔抵駐灘請棄舟從陸由土司

安平下雷歸順歸潮一路進發諸蠻各供粮餉併從官夫役孫可望既受秦封遣其將狄三品陳國能高支貴等來迎并致書從官曰南寧不守當走安隆從之是時可望已由遵義北擊于大海李占春於重慶敗之據有川東復遣王自奇劉文秀分道取黎州及嘉定獲袁韜武大定以歸總督



李乾德赴水死留兵守川西

九月壬辰安隆稱永曆六年

春二月永明王至安隆改名安龍府可望兵以銀八千兩米百石上供從官取給焉平西王吳三桂由漢中從定西將軍墨勒根蝦統兵入四川可望守將白文選走回雲南定南王孔有德守廣西以七百騎出

河池州回黔大軍駐柳州接應可望乃議入池使李定國與馮雙禮由黎平出靖州馬進忠由鎮遠出沅州會於武岡以圖桂林步騎八萬人劉文秀與張先璧由永寧取敘州白文選由遵義取重慶會於嘉定以圖成都步騎五萬人疏聞安隆封定國西寧王文秀南康王餘各加公侯從可望請也五月定國等追攻靖沅武岡皆下之定南王還守桂林定國由西延埠疾趨廣西我師遇於全州不利復敗於嚴關七月四日遂陷桂林定南王死之獲陳邦傅并其子曾禹送貴州殺之劉文秀陷敘州白文選陷重慶平西王等回兵保寧文秀由嘉定成都追至保寧　大兵出擊大破之

文秀等奔還全軍俱没可望請削其王爵
俾回守雲南九月李定國北取衡州自南
寧既敗胡一清趙印選馬寶曹志述等尚
留粵西屯聚山谷聞定國至皆相率來歸
民間亦多嘯聚以應者聲勢大振可望亦
至沅州使白文選張虎攻辰州府陷之殺
鎮守總兵徐勇湖南猝不意賊至長岳一
帶俱奔潰我
大清敬謹親王率大兵南下十一月三日
環定國於衡州城大戰竟日定國不能支
遂敗走王自率精騎追之去其大軍數十
里遇險遇伏為交鎗所中定國得收兵退
屯武岡
十年癸巳安隆稱永曆七年

春李定國復回廣州初定國自桂林失後不復東可望約東馮雙禮與爭鹵獲益相搆可望惡之其在武岡也使人召之赴沅議事將因其敗以為罪而殺之定國覺其意辭不行遂率殘兵五萬人走東安全州入粵可望自率兵追之我師雖失大帥固山佟用楨等仍進兵寶慶與可望遇於花街子可望將中軍馮雙禮軍左白文選軍右楊武馮萬寶在可望後我師望見可望龍旗盡力攻之殺傷相當可望忽自走入楊武軍諸營見龍旗走遂俱潰惟馮雙禮一軍不動我師鑒衡州之事亦不追各引還以武寶之間為界定國得據有廣西與馬寶等由懷集東攻肇慶圖之平南王尚

可喜率師來援相持不能克永明王在安隆日益窮促聞定國據有廣西且與可望有隙謂內監張福祿全為國曰秦王見待無人臣禮安危不可知得西府以兵迎庶脫於險西府謂定國也時內外多為可望耳目者惟吳貞毓由吏侍郎入內閣素懷忠憤福祿等與之商併約內翰蔣乾昌李



元開給事張鑴御史李頎胡吉瑞部郎徐極楊鍾趙賡禹蔡紳鄭允元周元吉朱議㶒朱東旦任斗墟易士佳等與謀以馬吉翔與內監龐天壽素善可望恐洩其謀乃議先移天壽於外又使馬吉翔赴南寧省墓至十一月密使林青陽赴廣西召定國入衛許封晉王復使周官申諭爲情詞哀

切定國受讀感激泣数行下軍中皆流涕
頌念凡事可望久未敢輕舉發有劉議新
者自行營回過南寧為吉翔言其狀吉翔
遂赴南寧留其弟雄飛在安隆覘動靜乍
聞議新言大讐曰不蚤自為地事發禍且
及我輩矣陰使提塘王愛秀報可望又誣
議新具疏安隆為他日左驗可望聞之大



怒使人邀林青陽周官執之并執馬吉翔
赴黔以待對理實厚待吉翔云
十一年甲午年安隆稱永曆八年
三月可望使鄭國王愛秀至安隆言定國
私通奸臣要脅封爵今使者已被執供明
乞查發同議者付之以報國主國主謂可
望也永明王謝曰事非內臣所敢為假勅

假寳外間多矣國等怒而出執吳貞毓械
繫之復率兵入内縛張福禄全為國而出
兵侍冷孟銋等請曰事急矣諸臣不足惜
恐併及於難奈何永明王曰我實不知何
所言鄭國等拷訊貞毓備嘗苦毒貞毓曰
我倫員為相凡事自主之上下無與者然
天壽雄飛已密揆同事者姓名先報可望



竟依數執之鍛鍊成獄福禄為國與張鑴
俱極刑蔣乾昌等十四人棄市貞毓以大
臣賜自盡皆慷慨賦詩安慰永明王而死
安隆人哀之後為祠以祀稱十八先生爲
可望憾定國益甚頗以方將兵在外不敢
輕樹敵仍厚養其妻子於安南定國亦防
可望襲之是年秋南攻廣東之高州府破

之雷廉俱為所有

十二年乙未安隆稱永曆九年

孫可望遣兵犯常德復敗歸永明王在安隆塗葺薄以處日食脫粟守將承可望意更相凌逼挾彈射馬直入其門文吏乘輿呵殿過之不復下改稱安隆爲安龍歲造開銷銀米冊報可望稱皇帝一員月支若干皇后一口月支若干隱忍延喘息而已李定國由高涼東攻陽春陽江臨之遂退回新會

十三年丙申安隆稱永曆十年

春新會被圍日久平南王請 大兵至擊李定國敗之喪亡殆盡率殘卒數千奔回南寧將由安隆入滇可望偵知之先使白

文選赴安隆候永明入黔永明毋子聞之哭從官亦哭白文選雖為可望用然心不直其所為對此心動因以情告曰姑遅行俟西府至可無危矣遂以與徒不集報可望陰留俟定國數日定國至遂奉之由安南衛西走雲南文選東回黔可望復使來人邀之定國已抵曲靖時守滇者為劉文秀與王尚禮王自奇等文秀亦素惡可望聞定國至佯與王尚禮等勒兵私以數騎迓定國曰我輩以秦王比董卓尤恐卓後復有曹瞞定國為之指天矢誓文秀遂與定國同奉永明王入雲南居可望府中賜李定國晉王冊寶號封劉文秀為蜀王白文選鞏國公王尚禮保國公王自奇夔國

公餘俱為侯伯又以定國記室金維新為吏部侍郎兼都御史龔銘為兵部侍郎馬吉翔工彌逢仍以文安侯入閣辦遣白文選還黔慰諭可望可望奪白文選所部兵并其聟國公印置營中然以妻子在滇未敢公然為逆也

十四年丁酉雲南稱永曆十一年

春使張虎送可望妻子赴黔以慰安之可望既無內顧乃舉兵及時可望所部至衆諸鎮自楚粵至者皆聚於黔從定國歸者不過敗卒數千人文秀所將留滇兵亦少忽有此变上下皆震恐然人心多不直可望馬進忠馬惟興馬寶以同姓相密又與白文選交密助定國從容為可望言文選

心膂舊人諸將才望無出其右者前特為
定國所脅使其心果外向必不敢復來人
來而奪其兵失歸向心試重用之必能為
國可望信之乃以文選為征逆招討大將
軍總督諸將前行自率大軍隨其後留馮
雙禮守貴州馬進忠以病留安順定國文
秀聞之亦自將至三岔相拒秋九月十四



日文選抵交水距三岔二十里輕騎奔定
國軍且言人心內向可一戰定也定國悅
請封文選為鞏昌王可望聞變欲回馬寶
佯為切齒曰吾乃為跛賊所欺要當手縛
之生食其肉且一人去何足輕重而以靡
大事耶文選前為賊時嘗戰傷其足醫人
截他人足以接之雖愈而跛故寶呼跛賊

云可望乃止曰兩酋齊出會城必虐囙使寶與張勝武大定間道襲雲南而身與定國等戰兵既交馬惟興軍先走大敗十九日可望奔回貴州張勝至省王尚禮謀翻城應之黔國公沐天波覺挾與入朝以兵守之王安等拒戰於城外張勝知有備亦馳回可望既敗定國慮會城有失使文秀



文選東追自引兵還救根本遇張勝於渾水塘大戰竟日敗之可望至貴州馮雙禮言追兵將及可望知人心已散遂挈妻子走長沙經畧洪承疇軍前降雙禮斷後掩其子女玉帛同文秀文選歸雲南論功封雙禮慶陽王馬進忠漢陽王馬惟興叙國公馬寶淮國公賀九義廣國公其黨附可

望者皆降級冬十月遣使間道赴閩封鄭成功為延平王

十五年戊戌雲南稱永曆十二年

春正月孫可望入京封義王二月遣楚蜀粤三路　大兵入黔李定國使其將劉國正楊武守三坡紅關諸要險防蜀使馬進忠等駐貴州四月二十四日劉文秀病卒



夔國公王自奇永壽伯關有才反殺總兵徐祐定國自率兵討之自奇為亂兵所殺執有才於永昌誅之內亂平而貴州已不守矣是月蜀兵至三坡劉國正由水西奔回雲南晦日克遵義楚兵自鎮遠抵黔馬進忠亦走五月蜀兵擊敗楊武於開州之倒流水七月粤兵抵獨山州十月三路兵

俱集信郡王奉命自北至會於養老堡戒
期入滇李定國受黃鉞爲馮雙禮等扼雞
公背圖復貴州別遣白文選將四萬人守
七星關抵生界次師示犯遵義以牽制蜀
兵十二月蜀兵遵義由水西以趨天生橋
入烏撒白文選懼棄七星關走回霑益泗
州城王官岑繼祿導粵兵入安隆定國使



懷仁侯吳子聖禦之敗績定國由盤江回
師拒戰連敗於安隆之羅炎涼水井撤寨
遂遁回十五日報至永明王先走
十六年己亥永昌稱永曆十三年
正月三日　大兵入雲南四日永明王至
永昌傳諭罪已李定國還黃鉞待罪自請
削秩不許二月白文選敗於玉龍關初文

遂自霑益追及定國留之斷後　大兵以二月二日出雲南十日追敗王國勛兵於普淜十五日至大理之玉龍關文選與張光翠陳勝等俱戰敗由沙木和走鎮康土司總兵李三貴被殺永昌聞之使沐天波馬吉翔等隨行走騰越李定國伏兵潞江之高黎貢山中十八日　大兵抵永昌二



十一日過潞江前驅遇伏不利遶有降人泄定國謀乃分精甲先蹂其伏處而大軍由正路上殺傷相當黃名望王璽皆戰死定國不能支後適騰越聞報承夜走入南甸為平陽侯孫崇雅邀刼資裝於道中二十六日抵曩本河十里即為緬境沐天波入諭始啟關猶勒從官盡棄所攜兵器而

後放入晦日至蠻漠土司思綿迎入土城蠻漠舊為宣撫司所屬永昌府自萬曆中始為緬有三月緬酋以四大舟來迎從官自覓舟江上得從者六百四十六人故珉王子及總兵潘世榮內監江國泰等九百餘人馬九百四十餘匹俱由陸期會於緬甸十八日至井亘李定國既敗於潞江走

孟定白文選走木邦已而文選以兵入緬緬使人至井亘求撤止兵文選戰不勝走回孟艮四月初三日兵至蠻漠復使丁調鼎揚生芳往止之因詢守關者已航海赴閩兵勿復來蓋緬人畏兵甚馬吉翔冀以此悅其志而不知其所惡也沐天波蒲纓王啟隆等謀乘間走戶臘二撤亦不許五

月四日緬復以舟迎五日發井亘七日至
阿瓦對江阿瓦即緬酋所居城也八月進
赭硜前陸行者潘世榮等被緬分給土人
為奴多自殺惟岷王與入十人後流入暹
羅云緬人於赭硜置草屋十間編竹為城
每日兵百餘護之從官各結茅散處蠻男
婦日來貿易初至饋獻頗豐後漸薄八月



望日為彼國朝會之期逼沐天波同往行
禮天波不從强而行馬吉翔李國泰等猶
以令節飲王惟恭家惟恭妃弟也有女妓
黎維新已老矣吉翔强之為黎園舞維新
泣下曰今何時頗猶為歌舞歡耶吉翔等
怒而撻之蒲纓家復縱博喧呼聲徹於内
時永明方臥病不能禁歎息而已九月緬

入進新稱命分給從官之窘者吉翔多私
其親故鄧凱以為言吉翔繫凱傷足十月
禮官請造庚子曆從之
十七年庚子
永明王在赭硜李定國白文選合兵攻緬
索之不得敗緬兵於瑞羊岳
十八年辛丑



李定國與緬戰於洞泊白文選助之復敗
緬兵緬終不肯出永明王從官資用盡竭
有數日不舉火者出金寶付馬吉翔碎之分
給人各數銖五月緬酋以老避位其弟莽
猛白代立索賀禮七月復來言三載供給
之勞索銀禮俱無以應是月十八日請從
官過河盟既出以兵圍之殺武臣沐天波

馬吉翔王維恭魏豹馬雄飛王啟隆蒲纓
王自京龔勳陳謙吳承爵安朝柱任子信
張拱極劉相宗宋宰劉廣銀宋國柱丁調
鼎文臣鄧士廉楊在鄔昌琦鄧居詔任國
璽王祖望裴廷謨楊生芳潘璜齊應巽郭
璘張伯琮內監李國泰李茂芳楊宗華楊
強益李崇貴沈猶龍周某盧某曹某等共



四十有二人其未亂而先病故者已亥則
潘琪齊環朱仲庚子則王名儒辛丑則瑞
昌王徐鳳翥劉盡忠與裔劉二監其遇亂
而自盡者故吉王及朱議㴾衞所官趙明
鑑王大雅王國相吳承蔭朱文魁鄭文遠
李暨白凌雲尹襄吳某嚴某內官陳德遠
等婦女之前後自殺者劉楊二貴人吉王

松滋王妃馬吉翔四女姜承德妻王氏王啟堂妻吳氏妾周氏王國望吳承爵之妻齊環之妻俱失其姓餘死者尚多惟鄧凱以病足內監蔣進朝李猶龍李國用以老病未行得免後進朝三人亦病死止凱生還為人述其狀緬殺諸人後有馳呼而來者云勿害皇帝及黔國公盖恐

本朝索之急留以獻也而天波已先死乃復詔天波所居室移永明王眷屬二十五人入居之并進衣食八月李定國以十六舟攻緬復為所敗覆其五舟乃與文選俱引還十二月朔我

朝大兵至白文選自木邦降緬以永明父子送於軍前明年四月二十五日殺之於

雲南六月二十七日李定國死於猛獵其
子李嗣興與劉文秀子劉震俱降惟鄭錦
在海外猶以偽永曆紀年非復故明子孫

刼灰録卷一終

# 刼灰録卷二

虞山蒙叟輯

## 亡國諸人事考

### 何騰蛟

何騰蛟其先山陰人戍貴州黎平衛所居有神魚井無魚也騰蛟生魚忽滿井五色巨鱗大者至尺許居人異之登辛酉賢書

起家南陽令時滇冦充斥至邑輙破走之後從廵撫陳必謙擊賊於安臯斬首四百級由是知名擢武庫主事累遷淮徐兵備道平土賊程肖宇王道善張方造等衆数萬福王立擢都御史廵撫湖廣當是時諸大鎮分擁重兵所在文臣結强藩交權相搆鬪湖廣新經献賊之亂寧南侯左良玉



據武昌兵衆而無紀遠近畏之騰蛟慷慨赴任日盡瘁邊事利害不問也未幾晉總督闖賊既敗潰出武関良玉畏其逼已毎欲引兵東下未有令值有自北來詐稱懐宗太子者江南君惡其惑衆收下獄遠近洶洶謂奸相馬士英欲殺之良玉乃與廵按黄澍上疏以討士英為名乙酉三月帥

兵三十萬內向向騰蛟百計阻之不聽先一
日左兵大掠城中人倉皇入督署避難者
数萬騰蛟以印授家人速持去自坐堂上
亂兵入飛矢集几案不為動良玉使人請
日公不行不强但一語而別騰蛟赴之既
登舟舟遂發使四裨將守之行四十里至
陽邏鎮騰蛟罵曰吾封疆重臣豈相從作



賊耶因自投於江守者懼誅亦赴水死騰
蛟順流数十里過漁者救之得甦標將熊
朝佐等及故士卒聞騰蛟在稍稍來集家
人亦持印至遂入大冶通山之間左兵東
下甫浹旬闖賊十萬衆自陝潰入自掠漢
武而東啣左兵之尾　大兵追闖者又数
萬水陸踵至計自荆河至皖城数十里間

日接陣格鬬紛拏散走四月良玉與黃得功戰大敗師潰蕪湖之荻巷後數日良玉死其子夢庚以父兵降闖賊被追會大雨四十日百川漲溢賊敗所在積屍成邱李自成僅引數騎馳入九弓山居民白捂擊殺之五月　大兵掠武漢諸城邑騰蛟自寧州間道入瀏陽向長沙時楚人相傳騰





蛟入水浮沉三晝夜不死有大黿負之登陸皆以為神爭相向從矣先是良玉操楚事騰蛟不能制乃請以知州章曠為監軍道傅上瑞為長沙道與督學道堵胤錫各練兵一萬至是皆以兵來會焉未幾舊鎮馬進忠張先璧盧鼎等亦次第來歸軍聲稍振七月唐王立於閩晉騰蛟尚書兼東

閣大學士封定興侯督師并以章曠堵蔭
錫為湖南北巡撫分駐湘陰常德為犄角
皆從騰蛟請也騰蛟令南陽時與王善故
所陳皆報可九月降闖賊之潰將郝永忠
王進才及良玉之標將王允成等兵十餘萬
堵蔭錫亦降李錦高一功等十八人營於
松滋之坪衆三十萬號忠貞營明年丙戌



騰蛟兵戰於岳州城下又戰於藤溪戰於
湖陰皆捷請加郝永忠恢劉左將軍張先
壁恢劉右將軍餘陞援有差江楚間民兵
皆結砦固守以應方謀大發兵犯武岳及
江西之袁吉會闖破贛州亦不守人心搖
動兵不果出十月桂王子永明王立於肇
慶丁亥正月　大兵定廣東王自肇慶奔

桂騰蛟與武岡鎮劉承蔭俱以兵赴難承
蔭遂使王走武岡承蔭者崇禎時為武岡
參將常鑄鉄棍自隨因以為號其後南北
多故乘亂截粵餉之解北者十五萬招集
士馬遂雄視湖南稱重鎮掛平蠻將軍印
嘗從騰蛟戰岳州一單先走後封賞不及
遂怨騰蛟至是以擁護功封武岡伯尋進
侯又進安國公　大兵入長沙騰蛟戰不
利退保衡州承蔭請召騰蛟辦事實以解
其兵柄諸鎮皆恐張先璧引兵趨武岡請
誅承蔭承蔭懼會騰蛟至諭解之先璧引
兵掠寶慶西去承蔭復喜既而以諸鎮請
仍以騰蛟督師出衡州而衡州之師已潰
惟郝永忠王進才以兵至餘皆降五月騰

蛟自斷退保永州巡撫章曠駐東安疽發背卒　大兵攻寶慶破之承蔭屢戰敗遂降永明王遂奔古泥　大兵還攻永州郝永忠等走騰蛟獨以胡一清兵力戰城下十餘日一清曰我外援已絕內儲復匱死守空城無益遂擁騰蛟決圍出北至全州郝永忠已集湖南潰兵數萬入桂林城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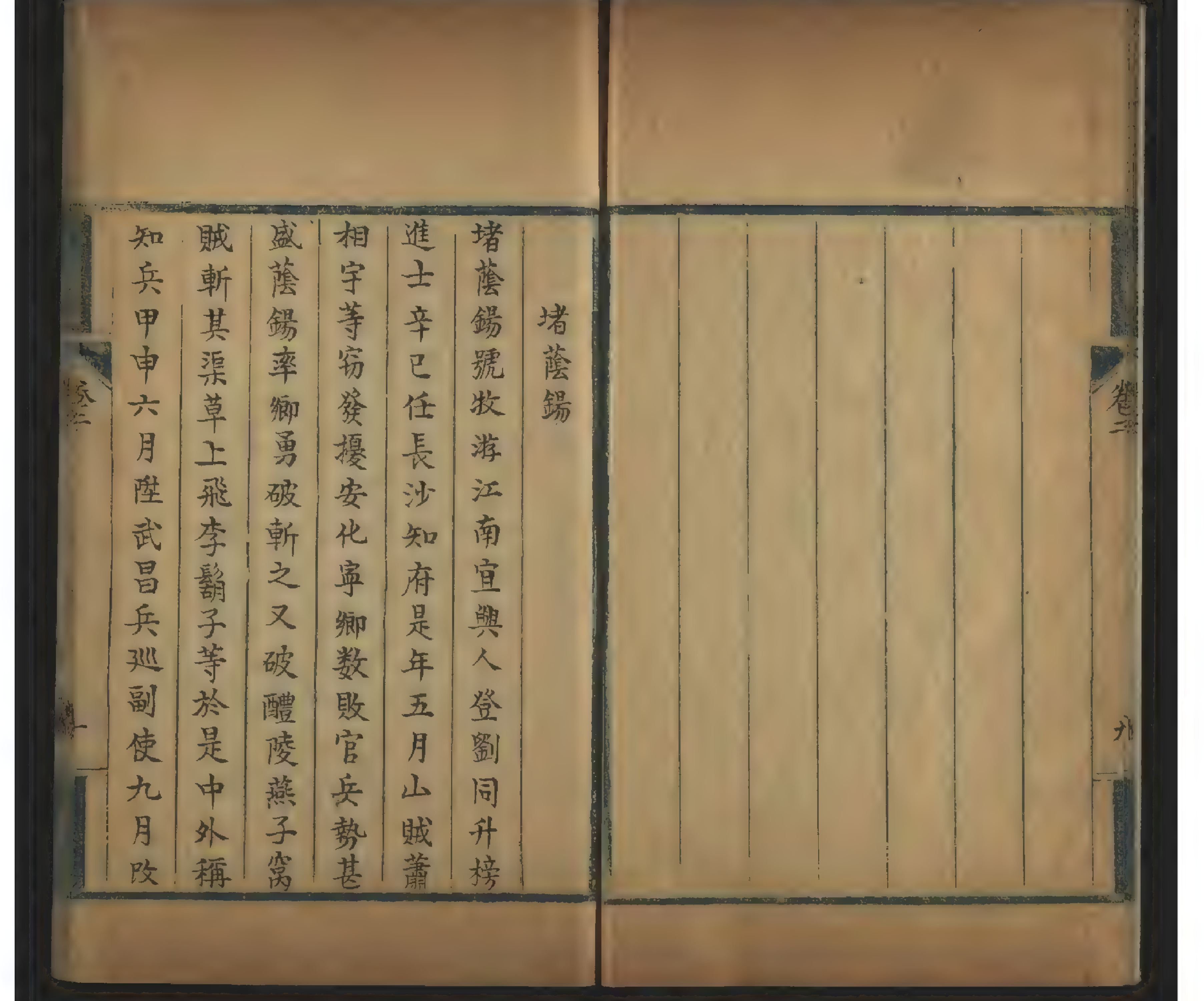


大沸公馳入留守瞿式耜分佈諸將自會城之北盡全州興安靈州駐永忠兵城東永寧義寧駐一清及趙印選兵其他鎮兵自將留會城一清印選俱自滇入初應陳賡御史募將三千人象十二隻至豫章隸江督萬元吉麾下及贛州陷元吉賡俱死一清走湖南屬騰蛟十一月永明王自象

州復回桂林戊子二月　大兵自全州至
興安刼永忠之兵大潰掠桂林而南王奔
南寧騰蛟方按師永寧聞報急引趙胡之
兵還保桂林會江西告変　大兵還駐武
昌騰蛟招集潰散得二萬人將出楚廵撫
堵蔭錫與馬進忠等亦攻下常德報至騰
蛟即出嚴関身先士卒大戰日月橋遂復

全州進攻東安破之於是舊鎮將次第自
山中以師来會圍永州三閲月克之乘勝
克衡州進攻長沙十一月堵蔭錫以忠貞
營兵自常德趨湘潭騰蛟相見甚喜時大
鎮聚湘潭者数十家最後馬進忠亦至與
忠貞營有舊隙會江西被圍趙赴援騰蛟
乃與蔭錫議自督進忠及諸鎮兵圍長沙

蔭錫與忠貞營援江西正月己丑為金王
師至湘潭進忠一清俱走騰蛟晩起營壁
皆空乃大慟曰五年督師心血嘔盡而所
成竟如是天也遂緋衣坐堂上不去執見
爲金王勸之降對曰王何患無降官降將
哉果以我爲血性男子何惜一劍遂不食
七日且死謂寺僧曰取一瓢河水飲我是
水自衡來猶吾軍之水也滌腸胃而死瞑
目矣遂遇害事聞贈中湘王謚忠烈子文
瑞奪情拜都御史監胡一清軍以病卒自
騰蛟死而其家之神魚井亦空無魚及黍
平破舉族見屠



堵蔭錫

堵蔭錫號牧游江南宜興人登劉同升榜進士辛巳任長沙知府是年五月山賊蕭相宇等窃發擾安化寧鄉數敗官兵勢甚盛蔭錫率鄉勇破斬之又破醴陵燕子窩賊斬其渠草上飛李鬍子等於是中外稱知兵甲申六月陞武昌兵巡副使九月改

本省督學乙酉春巡試湖南至常德會左
闖交訌以督師檄招兵萬人使偏將楊國
等分領之揔督何騰蛟走長沙分太湖南
北為汛蔭錫晉湖北巡撫還常先是李自
成既死其義兒李錦等十八部屯澧州界
上號三十萬遠近大震蔭錫欲撫之偵知
錦母高氏有智術軍事皆取決而高氏弟
一功所部二萬人為諸軍最乃集鎮將道
府議親赴其軍錦一功以鐵騎數十來迎
入營稱詔賜高氏命服賜錦一功蟒玉及
金銀器犒其軍皆踴躍叩首謝軍中命酒
蔭錫引卮論列數以臣忠子孝大義侃侃
數千言明日高氏出拜謂其子錦曰堵公
天人也汝不可負於是别部田見秀劉汝

魁賀籃李來亨等來謁皆如約受撫爲事
聞封高氏英淑夫人李錦左軍侯賜名赤
心高一功右軍侯賜名必正其他部爵皆
通侯號忠貞營加蔭錫總督侍郎賜敕併
鳳紐銀印以寵之丙戌二月李高等率兵
攻荊州凡旬有二日城且陷會大霧赤心
等蓐食帳中忽救兵數萬至飛矢如兩軍



大潰蔭錫急召楊國棟張先翠等分駐澧
州及回子河防禦明年三月永明王至武
岡封蔭錫光化伯辭不受五月　大兵下湖
南武岡破馬進忠王進才等俱走蔭錫亦
入永定衞及永保諸土司中十一月朱容
藩自稱監國招討副元帥建行臺於夔州
蔭錫泝三峽至夔見容藩責以大義容藩

懼自銷其副元帥印蔭錫還容藩後為于大海所殺戊子春江西金聲桓反　大兵自湖南回駐武昌蔭錫傳檄諸鎮俱出湖南四月馬進忠復常德王進才復桃源澧州石門各城皆下忠貞營亦克荆門宜城使來告捷請潰兵皆會五月進忠兵戰於牛皮灘又戰於麻河俱勝十月忠貞營高



必正等自㐮陵渡江分道数萬人趋武陵馬進忠之師繞城走初蔭錫自虁還如忠貞營約以騎三千赴常德助戰竟不止馬進忠既復常德晋封公因并加李赤心等為公赤心請取常岳自效實欲避敵而南也馬進忠悪之至是必正率輕騎数百突入常城出不意進忠佯設酒高會陰使人

具舟渡老營東去日晡進忠擁數千披甲
注矢出城走焚城中廬舍及瀕江船隻必
正輩亦怒請北還蔭錫恐有他變姑好語
撫之進忠掠益陽請縣而東忠貞營駐常
德歲饑乏食議進取長沙乃以監軍毛壽
登摠兵楊國棟守常德蔭錫自率標兵五
萬人及忠貞營東攻長沙不能克遂至湘



潭與何騰蛟會未幾而馬進忠亦至以前
隙不和騰蛟乃議留進忠兵攻長沙蔭錫
率赤心等援江右己丑正月　大兵至湘
潭進忠走騰蛟死之蔭錫東發至攸縣南
昌已破乃分遣堵正明尹具瞻將五千人
守永興陸士毅守安仁龔龍守攸縣自率
萬人及胡一清之師守衡州三月戰於草

橋兵敗走來陽將趙永興軍而永興永安攸三縣兵俱先潰正明士毅等及隨師之待詔潘誓中書舍人邵履正等皆死之蔭錫聞報走柳州中途遇敵幾危者數矣當午忽大霧夜行有螢大數萬隨照之以故得晝夜兼行達桂陽復為楚鎮曹志建所困志建鄭人封保昌伯有衆數萬屯三湘



之南界地險而僻得免蹂躪志建安之忠貞營兵敗過之大掠志建恚甚謂故蔭錫所招降也併憾蔭錫迎入龍虎関阻隨行將士五百餘人於関外一夜盡縛而殺之蔭錫寓佛寺中幾不得脫聞粵西明經何圖復方結寨楚粵界上使人告以難圖復率兵來迎因走赴之問道至賀縣圖復竟為

志建所殺六月蔭錫至肇慶召入閣三日
加督師大學士兼尚書賜白鏹四千錠使
調李赤心等於藤縣間率之至楚至梧州
部下散去者可三千人七月雲南總督楊
畏知為孫可望請封不得還過梧蔭錫疏
請封可望為平遼王九月期李赤心等不
至遣其營詰之赤心初敗於梧州戰馬鎧
鈦盡失士卒疲困入粵未久無意北出欲
使蔭錫代請高雷二郡以休息士馬蔭錫
不可數日竟拔而西散居南寧及賓橫之
間蔭錫恚恨病作刑部劉世俊劉國昌使
人來告願從出楚蔭錫悅親至潯迎之十
一月世俊國昌果至遣東下梧以待并檄
他鎮兵期以是月望日北發忽感寒疾草

草遺疏自為誄詞潯流湍急時舟居且夜半矣命從者解繫放舟曰吾荷國重任不獲免胄赴鬪馬革裹屍今斃命臥榻死有餘恨固不若自沉於江葬魚腹中耳從者力諫乃止以是月二十六日卒贈鎮國公謚文襄後改謚忠肅子世明亦以是年夏先卒於軍

## 瞿式耜

瞿式耜字起田號稼軒常熟人文懿公景淳孫也登萬暦丙辰進士為永豊令擢授給事中坐其師事下詔獄事解累官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江南既破唐王立於閩廣西為靖江封國舉兵爭立式耜密約總督丁魁楚揔兵陳邦傅邀於蒼梧執之閩封

魁楚平粵伯邦傳思恩伯式耜亦晉秩巡撫如故丙戌八月閩復破時何騰蛟在湖南兩粵山川無恙衆議立君咸以昭穆之序宜在桂乃共奉恭王之子永明王監國於肇慶式耜轉吏侍郎掌部事內監王坤以司禮竊國柄舊臣呂大器李永茂方以智等咸以事引去式耜每事駁正不少屈



爲十二月廣西破坤挾王西走丁亥正月朔至梧州魁楚辭赴岑溪縣路險從官散失隨行惟式耜一人二月至桂林時肇慶梧俱破　大兵先驅過平樂坤請召武岡鎮劉承蔭入援因入楚式耜泣曰東藩已失所存惟桂林一隅若復委而去之武岡雖金城湯池何能長久臣本起此以舉事

願與此地俱存亡乃以式耜為吏兵兩部
尚書摠督軍務留守廣西封焦璉為富州
伯鎮桂加陳邦傅為侯守昭平王竟赴武
岡焦璉自全州回未三日而　大兵亦至
衡入文昌門城中大恐式耜督璉且戰且
守自三月至五月曉夜立矢石中推衣解
食與士卒同甘苦故人無変志承蔭援兵

在城索餉而譁式耜括庫藏不足夫人邵
氏捐簪珥以佐之既而與焦主客不和意
嗛而去城幾破者數矣會陳邦彥等攻廣
州　大兵東回焦璉進復陽朔及平樂府
陳邦傅亦由潯復梧州廣西再定式耜之
力也秋八月武岡破王回次柳州長衡並
失何騰蛟等俱至桂郝永忠盧鼎諸鎮兵

雲集式耜籌畫糧糗日不暇給十一月壬自象州回桂林式耜與新輔嚴起恒並與機務而馬吉翔以錦衣指揮與焉何騰蛟仍督師出全州戊子二月郝永忠之衆潰於靈川入桂林大掠王倉卒走南寧何騰蛟方犒兵永寧聞变馳回潰兵已飽掠避數去式耜為亂兵傷足卧騰蛟至相持痛哭招集散亡焦璉胡一清趙印選等兵尚数千人復入城守禦戰於城下與甘棠坡嚴關俱捷焉　大兵回楚是役也桂林危同累卵非式耜忍死鎮定嶺西如破竹矣事既定晋式耜少師封臨桂侯賜精忠貫日金章併銀幣以旌其功焦璉等皆晋爵五月李成棟叛以東省来迎式耜請留桂

不得入自南寧至肇慶成棟與陳邦傳新
舊爭寵文臣亦互相左右水火日深式耜
以擁戴舊臣每事持正東西皆藉以為重
焉四方人士來歸者咸以桂林為援下未
幾成棟死騰蛟被執勢益不能支至庚寅
正月南雄破永明王復西走陳邦傳擁兵
東下金堡等被杖於梧州式耜疏救不聽



十一月五日定南王孔有德入嚴關諸鎮
兵皆潰式耜出令招撫不復聽衣冠坐署中
江陵張同敞號別山故相居正孫也以總
督監胡一清軍於靈川已而走矣中道聞
瞿公安在曰尚在城同敞曰安可使留守
獨殉社稷遂回趨式耜署曰事迫矣公將
奈何式耜曰封疆之臣知有封疆耳同敞

曰然君恩師義同敞當共之遂笑留與式
耜飲家人泣請出危城虢召諸鎮再圖恢
復式耜揮去不聽厥明被執見定南王式
耜以死誓不復一言同敞大罵左右白棓
擊之左臂折扶出同幽於別所軍中壯其
節間遺以酒食同敞慷慨縱飲為詩歌
題壁墻上俱滿式耜聞一和之閏十一月

十七日遇害絕命詩云從容待死與臣亾
自古忠臣自主張三百年來恩澤久頭絲
猶帶滿天香二公既死前給事金堡已為
僧矣上書定南王請收瘞許之吳江人楊
蓺為具衣冠棺殮瘞之於城北門之園事
聞贈式耜粵國公謚文忠贈同敞江陵伯
謚文烈臨難詩世多有不具載

陳子壯

陳子壯南海人年二十二登萬曆己未科一甲第三名進士授編修天啟中魏璫秉柄子壯父熙昌以給諫疏璫罪廷杖謫戍子壯亦以甲子浙江鄉試録誹謗黜崇禎初起用累官至禮部侍郎糾唐藩不法時議以宗室授文武官又力言不可忤旨下

卷二

獄遣戍乙酉起江南禮部尚書復忤時相
馬士英罷歸江南破桂恭王方避亂寓梧
州發檄子壯遠近言桂王神宗子光宗弟宜
立時唐王已立於閩廣督丁魁楚以子壯
人望也集多官議之子壯持前議益監海
道湯來賓讓子壯曰如公議閩立一君粵
復亦立一君內自為斂蚌鷸即無死誰為
之漁人者議遂寢後魁楚以擒靖江王功
封平粵伯湯來賓進浙閩提督以人望亦
召子壯入閣辭不行丙戌冬桂王子由根
監國以子壯前議即其家拜大學士太保
兵部尚書節制江廣閩楚軍務會唐王弟
聿鐭至廣州自立子壯未果行十二月
大兵克廣州唐王死明年春　大兵出廣

西前兵部侍郎張家玉兵科給事陳邦彥及新會王興高凉崔良樌湖陽賴其肖等前後聚衆攻克各州縣夏六月子壯起於南海之九江村與邦彥約攻會城提督李成棟方東擊家玉會城空虛故指揮楊可觀楊景曄及子壯壻前知州梁若衡等結花山降盜三千人謀陰召子壯期以七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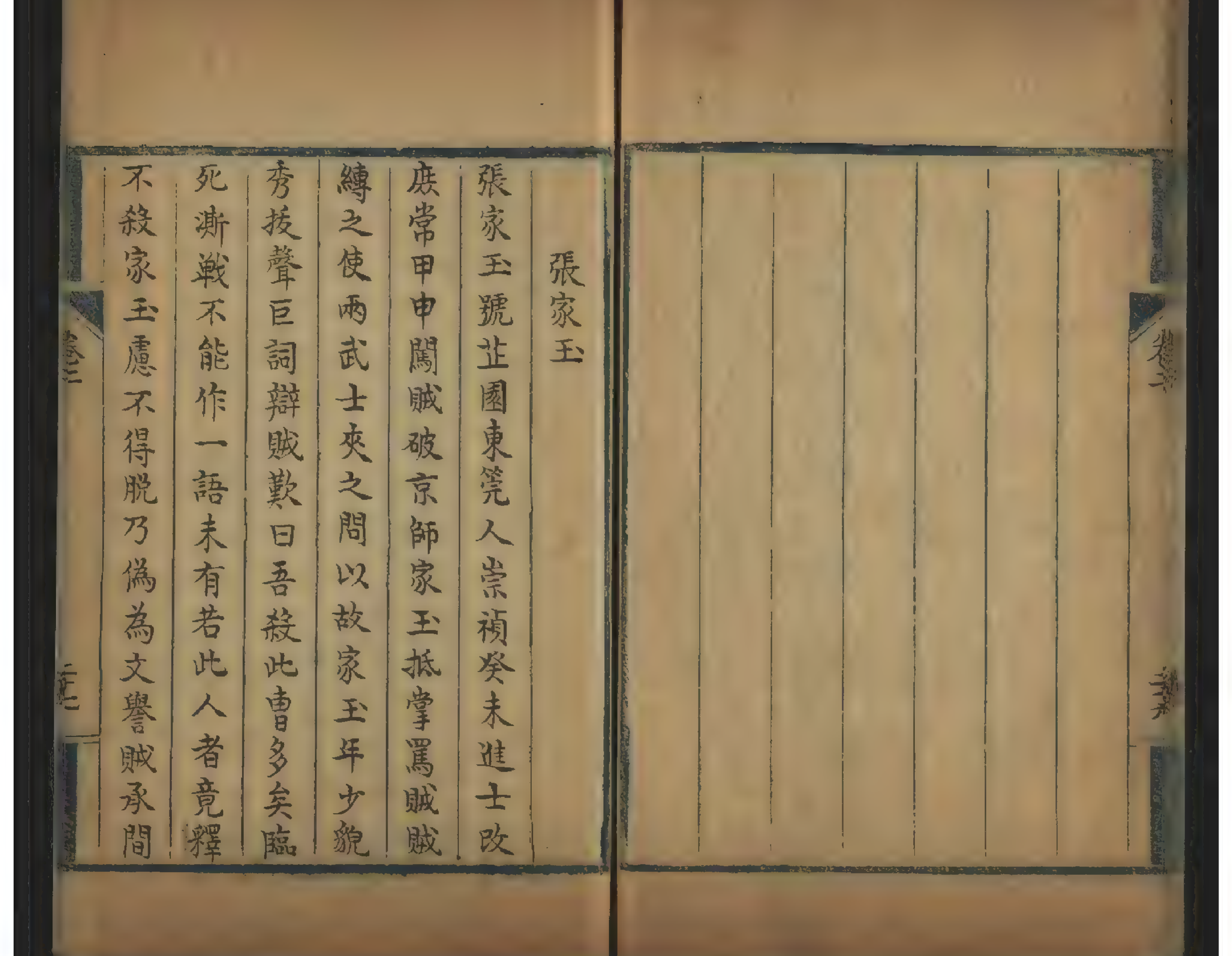


七日兵至內外舉火應子壯喜甚先二日率水軍薄城諜者入郭被執事露可觀等皆死子壯兵駐五羊驛李成棟已破家玉兵於新安趨歸擊敗之子壯奔還九江前御史麥而炫破高明迎子壯入居之十一月李成棟入高明子壯而炫與前知縣朱實蓮俱被執摠督佟養甲寘於館厚享之

既而以犯旗示子壯曰不處公極刑則威不立遂衣以赭袴鼻之遊城內外遍更集諸降紳燕飲聚觀有奮足蹋子壯面大唾罵者臨刑舉酒屬諸紳曰畏否諸紳以頭搶地曰敢不畏左右皆掩口笑子壯身被數十刀呼高皇帝烈皇帝不絕口與而炫等同日死於市子上圖亦在獲以家僮伯



卿請寸斬以贖主人之孫得免死戊子春李成棟叛子壯弟給事子付上書請卹得贈番禺侯諡文忠子上圖蔭錦衣指揮使





張家玉

張家玉號芷園東莞人崇禎癸未進士改庶常甲申闖賊破京師家玉抵掌罵賊賊縛之使兩武士夾之間以故家玉年少貌秀拔聲巨詞辯賊歎曰吾殺此曹多矣臨死澌戰不能作一語未有若此人者竟釋不殺家玉慮不得脫乃偽為文譽賊承間

南走金陵會柄國者方借周鐘等案以傾
東林諸君子而家玉鐘同館又出周文忠
公鳳翔之門益惡之竟羅織削籍居錢塘
與總兵鄭鴻逵副使蘇觀生等同護唐王
至閩人立之遂相觀生以家玉為侍講尋
兼兵科監永勝伯鄭彩軍彩駐邵武家玉
先驅抵廣信戰許灣頗捷遂解福州之圍

丙戌正月復圍於新城力戰得出加僉都
御史開府廣信與鄭彩議不合自請回粵
招募八月至鎮平諭山賊黄海如等降其
衆数萬簡精鋭萬人為武興營餘散遣之
遇大軍於兼山坂聞上杭敗信兵心已解
兼餉盡潰回東莞居大父喪蘇觀生走唐
王弟聿鐭立於廣以兵部侍郎召家玉辭

不拜十二月廣州破巡撫佟養甲素聞家玉名遣副使張元琳即家玉召之家玉衣冠出見責元琳以大義元琳固癸未與家玉同為庶常者也歸報養甲復飛書諭之家玉答書有孔門高弟太祖孫臣如玉其人者可以不賢之招招之乎生殺榮辱惟公命家玉既義不屈其受業師林洊復力



贊其起兵會焦璉到滘二卿以被掠與官兵相攻擊殺數百人家玉與其渠何不九莫子元等約以大舟來迎家玉出舊賜幢蓋麾葆鼓吹登舟襲東莞城入之執其新令籍紳李覺斯等家以犒士騰檄遠近所在嘯聚以應時丁亥之三月十四日也十七日官軍至大戰於萬家祖遂復東莞家玉

走到滘摠兵李成棟攻到滘三日破而屠之家玉祖母陳氏母黎氏妹石寶俱赴水死妻彭氏被執不屈断肢體而死家玉走西鄉大豪陳文豹家聚兵二千人保境奉家玉進克新安縣殺千餘人四月十日官軍攻西鄉不克而回家玉遣兵襲東莞戰於赤岡五月復自率兵攻東莞不利退回

西鄉成棟大軍至攻圍数日互有殺傷已而舟師敗家玉走夜經萬家祖視其家廟已燬祖墓發掘張氏族屠戮殆盡拜哭而去張氏為唐殿中監九皐之後宋末遷居東莞地倚大江面四百三十二峯先輩所謂必生大忠孝人主持名教者十七傳而生家玉同邑李覺斯以家玉籍其家恨之

剌骨倡為厭勝之說燬廟發塚且踪跡張氏族屬所在輒指而戮之幾無噍類爲西鄉亦隨破陳文豹等俱見殺家玉至鐵崗得姚金之陳穀子等衆各千人遂走十五嶺復得羅同天劉龍李啟新等衆三千人先是家玉遣兵攻龍門縣陷之至是入龍門進攻博羅亦陷之并陷連平長寧西城

勢復振攻惠州三日不克克歸善縣還屯博羅官軍攻之家玉走回龍門募兵旬日間得萬餘人家玉幼好擊劍任俠多結山澤之豪故所至翕然嚮而復起至是分其衆列龍虎犀象四營進攻增城入之十月成棟至增城馬步兵萬餘家玉分兵為三鼎足相救且倚深溪高岸以自固大戰十

日力盡而敗成棟圍之数重諸將請血戰潰出家玉曰矢盡礟裂欲戰無具將傷卒死欲戰無人天明俱受縛矣丈夫立天下當犯大難事至已壞烏用徘徊不决以頸血濺敵人手哉因起遍拜諸將自投野塘中以死懷銀章一篆曰正大光明閩賜也時年三十有三官軍得其屍集諸紳驗視之李覺斯再拜賀曰是已某知其一齒缺以銀鑲之髮可長二尺三寸今是然死無疑矣蓋以為快云然家玉父兆龍弟家珍仍為人所匿覺斯不得蹤跡也明年以思恩侯陳邦傅給事李貞請家玉謚文烈父封增城侯少保大學士如家玉官家珍廕錦衣僉事其先後從家玉而死者為師林

潛從弟有光有恒及鄧棟林韓如淡楊光
遠等數十人粤中人言家玉常乘一黄馬
神駿趫捷每臨陣風沙慘淡作勢怒鳴以
鼓士氣及家玉死馬亦自躑死溪水云

刼灰録卷二終

# 刼灰録卷三

虞山蒙叟輯

## 陳邦彥

陳邦彥字巖野順德人乙酉間以諸生走金陵上政要三十二策惟奸沮不用唐王得其策讀而偉之至閩即家授監紀推官而邦彥已登是科賢書蘇觀生薦改兵部

職方主事監廣西狼兵至嶺聞变勸觀生東保惠潮不聽會丁魁楚等已立永明王於肇慶蘇觀生前與魁楚不睦撤兵回至韶使邦彥赴肇稱賀且覘動靜也魁楚聞觀生兵回恐見偪挾王西走梧州邦彥至桂太妃垂簾南向坐永明王西向坐魁楚侍勞苦邦彥即改授兵科給事令面慰觀生召之入輔迨邦彥東歸而觀生已迎立唐王弟聿鐭於廣州邦彥不敢入貽書觀生報命且勸其與魁楚併力勿國中自鬬貽漁人利也觀生不能從竟搆兵於三水縣初戰廣兵敗再戰大同嶠廣兵以海舟詐降肇兵敗邦彥遂去隱高明山中未幾揔兵李成棟破廣州聿鐭及觀生皆死先

是贛州揔督萬元吉使族人萬平募兵於
粵得余龍等千餘人未行而贛州破余龍
無所歸聚甘竹灘為盜殘兵依附者至二
萬有餘肇慶揔督朱治澗使監軍鄧研聡
招之既至與督標兵不和譁而歸研聡與
年俱死於亂李成棟既定廣丁亥春進攻
肇慶俱克之走治澗殺魁楚前驅至平樂

邦彥聞之扁舟入甘竹灘說余龍乘虛攻
廣州龍許之邦彥亦於高明起兵與龍由
海道入珠江會城空虛巡撫養甲飛騎走
桂林召成棟回揚言便道取甘竹灘龍等
屬所在遂退回於是陳子壯起兵九江張
家玉起東莞霍師連等起花山皆園聚徒
衆與邦彥相應邦彥寄家玉書曰成不成

天也敵不敵勢也方今北師風鶴桂林累卵得幸制毋西潯平之間庶可完葺是我致力於此而收功於彼也家玉然之邦彥復遣其門人馬應房與余龍攻順德余龍戰敗應房被執義不肯屈遂赴水死應房者前鶴慶守義祥之子也四月余龍再戰於黃連江亦敗死邦彥乃棄高明收餘衆



數千人別猶龍門下之前者攻廣州佟養甲得降人知其謀出自邦彥訪求其家所在急率衆捕之獲其妾何氏并子和尹虞尹於肇慶厚待之為書以招邦彥邦彥不復書但判其楮尾曰妾辱之子殺之身為忠臣不私妻子也養甲壯其為人乃善養其妾與二子後郡紳李星一舉人杜璜以兵

攻肇慶始殺之璜等不勝亦死之七月與
陳子壯密約圖廣州子壯先至謀洩內應
者遇害子壯欲引去違邦彥兵至因謂子
壯曰李成棟方攻張侍郎於新安聞省警
必乘舟急還邦彥伏禺珠洲側伺其至以
火舟從蘆葦中衝之公以大艦遮其西使
不得去克城在此舉矣望青旂而來旂者

吾師也計定成棟果以戰船數百過禺珠
洲勢甚盛邦彥火船少衝之頗間其數舟
成棟引而西邦彥尾之會暮夜子壯不能
辨旂色疑皆敵舟也陣動成棟順風追之
遂大敗邦彥欲回攻城城中已有備乃疾
引兵攻下三水擄胥江與霍師連會前湖
南道黃公輔御史連城璧等亦攻下新會

新寧八月清遠指揮白常燦殺知縣何甲以迎邦彥因橫江樹柵絶嶺東餉道成棟還師擊清遠霍師連以舟師遏成棟成棟縱火燒師連舟兵亂破柵而入師連戰死邦彥常燦與太學生朱學熙嬰城守時民兵起者數千家惟邦彥一軍最強嘗分出以救民兵之敗者至是精銳盡喪外無救



者踰日城陷常燦死邦彥猶率數十人操兵戰肩受三刃不死走朱氏園學熙已自縊於堂中邦彥哭拜畢索筆題其壁曰無拳貫勇何餉何兵聯絡山海喋血會城天命不祐禍患是攖千秋而下鑒此孤貞逆被執摧督佟養甲使醫來視瘡邦彥却之餽食亦不食在獄五日惟慷慨賦詠或投

以紙輒隨筆而滿所詠有未遑兮多艱時哉不我與我后兮何之我躬兮良苦之句九月二十八日以磔死監視者肝肝忽躍起擊監視者面遂驚悸數日死邦彥既敗家玉子壯亦隨没逾年得贈兵部侍郎子恭尹能以詩文世其業

## 李元蔭

李元蔭榆林人本姓賈為李成棟養子因冒其姓成棟少時從高杰為群盜以勇決聞及杰封興平伯成棟掛鎮徐將軍印守徐州杰為許定國所殺成棟亦以徐州降會故趙王由挾與黃蜚起九湖成棟擒蜚走趙王授松江總兵從定國入閩由漳州

與巡撫佟養甲入惠潮時蘇觀生方擁立唐王聿鐭於廣州與肇慶兵戰於三水不復東顧成棟兵薄會城城中人猶以為招來海上群盜遥呼之成棟兵免冑示以辮髮乃大驚謀守堞成棟兵奪門而入執聿鐭與周益遼諸王俱殺之觀生自縊時丙戌十二月望日也明年正月成棟分兵取南韶親攻肇慶克之遣裨將楊大福張月取高雷廉三府閻可義渡海取瓊州自率兵向廣西二十九日下梧州二月遣杜永和襲丁魁楚於岑溪殺之盡據其資以還進攻平樂先驅及桂林會粵東亂起會城被圍佟養甲遣人告急成棟遂東回徃返攻擊自春徂秋始獲定而西省之平梧以

及海北之高雷廉等城俱失屢被責問明年戊子春江西金聲桓王德仁以密封書約成棟時佟養甲已授兩廣總督成棟雖晉秩例當受節制自恃功高恥為之下王德仁圖贛州急養甲趋成棟與署布政袁彭年等密議於三層樓既定語養甲曰今出城數十步皆賊安能遠行計惟急改名

號以安人心耳養甲愕然莫可奈何成棟遂叛遣使赴南寧一時喜出望外封成棟為惠國公晉養甲尚書封襄平伯養甲懼禍及盡以所部授成棟六月成棟使其將羅成耀以黃金千兩白金十萬及綵旂舟楫迎永明王於南寧至肇慶拜成棟翊明大將軍以其子元蔭為錦衣都指揮掌綵

綸房事擢袁彭年為左都御史先是廣東
都司馬吉翔為錦衣從永明王入武岡因
内閣缺員得與票擬圖富貴者爭趍之其
在南寧陳邦傅駐兵潯江上下倚以為重
因以其子陳曾禹為錦衣比吉翔而邦傅
亦以復欽廉功加封思恩侯矣至是成棟
封公邦傅意不滿乃亦晉封邦傅慶國公
并其中軍胡執恭為武康伯成棟聞之亦
為其下杜永和閻可義郝尚久羅成耀黄
應熊楊大福張道瀛等七人請封皆得伯
爵而元蔭亦錦衣侍衛比陳曾禹元蔭
修整大雅喜與士大夫交袁彭年又素負
時望掌臺綱於劉湘客丁時魁金堡蒙正
發等皆與之善持論侃侃專以尊主權別

流品斥黨援為事遠近望而畏之因有五虎之目五虎者袁虎頭劉虎皮丁虎爪金虎牙蒙虎矢也冬十月成棟攻贛州不克時　大兵已至南昌金聲桓召王德仁還救贛州守禦已固成棟至高進庫擬兵擊敗之退避南康縣十一月獲佟養甲間使以聞殺之己丑正月南昌破聲桓德仁俱死二月成棟兵敗於信豐自斷後披甲渡河馬蹶沉水死贈寧夏王謚武烈五月以杜永和為總督守廣州閻可義守南韶未幾死以羅成耀代之加元蔭車騎將軍封南陽伯領兵宿衛六月楊大福為亂於梧州元蔭召至縊殺庚寅春正月朔日

大清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至

南雄羅成耀自韶州潰歸十四日韶州破
永明王西走梧州留元蔭與馬吉翔等守肇
慶羅成耀走高州為亂元蔭復以計殺之
入情恃以少安初成棟父子方寵陳邦傅
居西粵為金堡等所排積怨刺骨會其下
徐彪亦叛之忠貞營李赤心等又自湖南
潰入粵散處賓横之間邦傅不能制威望
日損東事急召之赴援非其意也頗欲籍
以洩前忿將至梧群情洶洶遼西撫缺衆
議推劉湘客兵侍郎程源論其比黨堡等
四人皆杖戍惟袁彭年先以憂去得免爲
邦傅兵抵三水竟觀望不敢進　大兵薄
會城杜永和等與元蔭弟建捷力戰拒之
永和等進為侯建捷封安肅伯廣州城三

面臨水戍棟在時復命築兩翼傳於江外為砲臺水遶之地險守固攻圍一閱月不能破偏將范承恩謀內應決砲臺之水大兵籍薪徑渡遂得砲臺迺以內攻十二月二日城破屠之承恩降永和等由海道奔瓊州元蔭弟建捷奪圍至肇慶陳邦傳等師俱潰於三水隨聞桂林亦破梧州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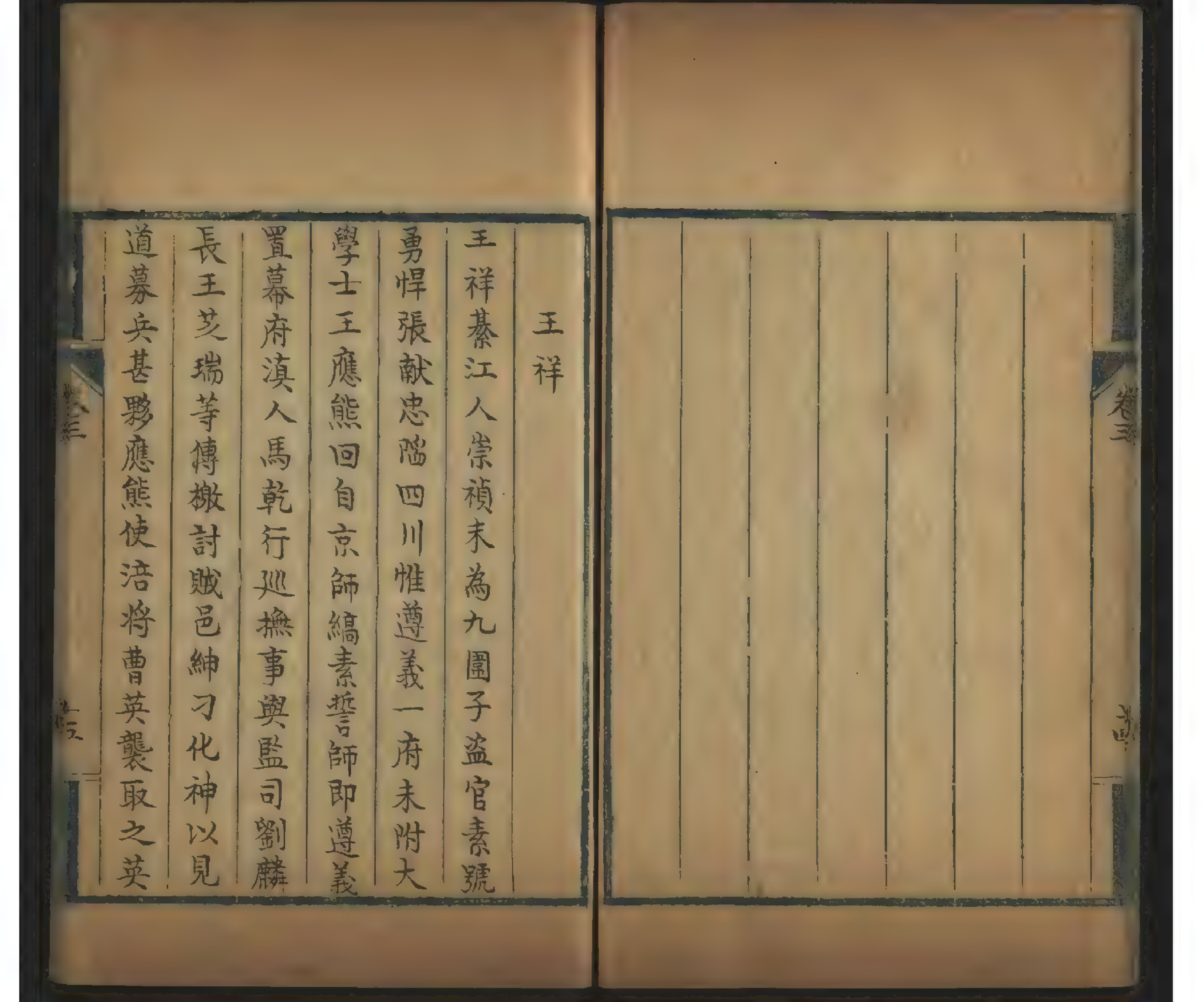


臣夜奔邦傳遣兵邀結各官於藤江明年春元蔭在肇慶其下亦多謀為變者不得已與弟建捷俱奔南寧伏地痛哭哀慟左右會孫可望遣賀九義等將兵至殺內閣嚴起恒等元蔭忿甚請出靈山收高雷之兵迎主入海至欽州之防城為土兵王勝堂所執送靖南王不屈左右挺下元蔭笑

曰鴞獲不具何有於挺又令作書招永和
元蔭笑曰杜將軍善兵窮海素有丈夫氣
乃招之耶王義之使其故人往招之曰將
軍昔未受國恩耶元蔭大慟曰某昔不過
師府一親人耳今爵通侯司禁旅狼狽被
擒計惟一死報國豫讓不言之在前乎吾
父侯於九泉久矣故人曰李果將軍父耶



元蔭曰岐陽黔寧俱以養子自奮子母多
言遂與弟建捷及前鋒將李用朝俱被難
投屍海中明年瓊州破杜永和等俱降



王祥

王祥綦江人崇禎末為九圍子盜官素號勇悍張獻忠陷四川惟遵義一府未附大學士王應熊回自京師縞素誓師即遵義置幕府滇人馬乾行巡撫事與監司劉麟長王芝瑞等傳檄討賊邑紳刁化神以見道募兵甚夥應熊使涪將曹英襲取之英

閩人與部下涇陽李占春項城于大海等俱以材武稱遂收復重慶屢破献忠兵祥亦出師綦江與相犄角祥威望不及英而幕府委任過之丙戌十二月既望 大兵至西充誅献忠孫可望等南奔過重慶擊曾英殺之是月抵綦江明年正月由遵義入黔祥等走永寧山中 大兵下蜀巡撫

馬乾行先於内江被難芝瑞麟長皆從間道歸應熊卒於永寧之畢節衛祥於永寧赤水間招集潰兵與賊之散亾者聚至數萬入進攻遵義復之曾英既没李占春于大海收殘卒屯涪陵賊袁韜為 大兵擊敗由順慶南下占春等避之東走夔州將赴荆命會宗室朱容藩自肇慶奉令入蜀

取道施州衛溯江西上遇占春大說之復回時　大兵陸行新鎮盧光祖以舟師泊河灘所得皆曾英舊兵不意占春等猝至戰不利　大兵北還順慶占春乘勝至涪結營州屬之平西壩三面阻水號萬將營大海屯忠州花陵河摠督李乾德亦以袁韜武大定兵返入佛圖關據重慶而祥據



有遵義各屬邑并重屬之綦江內川遵義故播州地饒裕而深阻蜀紳士避亂者多歸之戶口充廣祥以是獨雄於諸鎮中以御史錢邦芑言封祥為平寇伯平寇前曾英封號也祥復得之一時以為榮李于等弗服也遂袁韜與占春爭長相攻祥惡占春之強恩與韜合一日誘占春計事伏兵

殺之占春殺守者逃歸以是諸鎮不和日尋干戈公闘怯而私闘勇不足與有為也

武岡之變相傳永明王已被執朱容藩在夔州自稱楚世子監國招討副元帥諸將皆賀李乾德惡之未幾故相呂大器自黔抵遵義王祥具櫜鞬郊迎事之甚謹容藩聞大器至亦使人以千金來迓大器北行先過占春營具言永明王無恙容藩乘機潛竊當得罪不宜輒受其爵號占春以為然遂不復事容藩李乾德亦傳檄聲容藩罪容藩益窘乃北依三譚以兵攻石柱司占春救之容藩兵敗走忠州為追兵所殺乾德與袁武等俱西赴犍為與楊展合呂大器遍歷諸鎮太息謂乾德曰楊展志大

而疎袁武忍而好殺祥亦懦庸而不足伏蜀事其尚可為乎遂回黔至獨山川發背卒而祥又與黔鎮皮熊搆隙皮熊者初名羅聯芳守黔以巡撫范鑛薦授總兵孫可望由遵義趣黔破熊兵於烏江熊走平溪可望入滇熊自平越收兵復黔破土賊蓋二等以功封定番伯遵義鐵王祥赴黔告

羅熊以為伺虛實者也阻之部下因而截奪其貲祥思舉兵圖黔省三日兵敗而還熊因陳祥越境相侵之罪請約諸鎮會討諸鎮反垂涎遵義各率兵攻祥大小十餘戰不能克而去惟黔兵連勝深入相持月餘黔兵乏食熊子文英為兵主不能撫循其下氣益衰戰敗文英引軍走祥悉銳乘

之黔兵大潰爭渡溺烏江死者三萬餘人
祥亦上疏自理復使使和解之會盟於南
江罷兵修好於是思南銅仁湄潭各郡邑
皆歸於祥蜀縉紳程源梁應奇韋延泰等
先後赴肇慶皆言祥雄武可大用乃封祥
忠國公熊亦封匡國公蓋並藉為西藩障
滇寇也已丑冬孫可望由滇赴黔皮熊不
能禦走清浪衛可望使白文選追執之釋
不殺復使使與祥約盟或曰可望以好會
來當許之不聽可望怒使文選將二千人
赴永寧守將侯天錫迎文選詐以危言報
祥曰滇兵二十萬已渡烏江期會師夾擊
矣祥懼召諸將與謀將軍李定者最驍勇
衆服之定曰二三年來日操刀同室雖提

亦貽今發兵拒可望勝則窺西南不幸而
敗不失為忠義之鬼他何所云祥猶豫不
決私計自真安州入龍武彭水之間據險
守隘引李于為唇齒乃裹其文綉金寶珠
玉之屬作竹夾三千背使牙將負之先行
衆心盡解多迎欵可望可望疾發兵掩擊
之祥倉猝夜走牙將已先知其貲去比曉



失妻子從者僅百餘騎追者之馬蹶不能
行祥率死士數十人短刀突戰殺百十餘
人瘡重自刎死明年可望將盧名臣下涪
州李占春戰敗於野猪寺口與于大海俱
順流下楚降皮熊居黔中其壻張然為水
西宣慰安坤帥至

康熙元年壬寅有常金印者自稱開平王

後至水西與坤謀叛
王師至擊滅之並執熊翁壻是時熊年已
八十有餘矣義不肯屈大肆辱罵遂絕食
四十日而死一時哀之

## 楊畏知

楊畏知字介甫寶雞人舉陝西鄉試第一
名崇禎庚辰以保舉特用歷官雲南副使
分巡金滄道乙酉秋武定土司吾必奎作
亂連陷綠豐廣通等縣進攻楚雄府破之
畏知監軍復楚郡郡人請留畏知彈壓遂
申大理移駐爲時阿迷土司沙定洲奉調

會勦至省而必全已擒定洲已十二月朔入黔國府為亂廵撫吳兆元不能討且許為請代鎮沐天波走楚雄畏知納之定洲率衆西追畏知與天波計曰郡城新破瘡痍未復賊以方張之銳來攻必見陷同死無益公不如走永昌據重山之險比賊越楚而西躊躇於大理蒙化間需数月而後定吾守禦既備傳檄四出賊欲趨永則恐吾斷其後路欲返攻則公隨之首尾夾擊撲滅可期也天波遂走永昌明年春定洲至城下門已閉畏知從城上語之曰若無急黔國公耳今已西矣若待定永昌回將朝命已下則當以鎮道禮相見今順逆未分吾不能為不義屈也且若不憂迤西諸

司受黔國檄而合從見討爭定洲恐失天
波遂與畏知盟而去分遣其黨王朔李自
芳等攻大理蒙化屠之畏知秉間撤郭外
居民盡入城請四野築隍陴檄調漢土官
兵姚景各郡俱響應定洲聞之不敢至永
昌而回攻楚雄畏知守具既集屢攻不能
下一日畏知坐城樓賊發巨礟擊樓烟燄

所指正罩畏知賊相慶謂必死須臾烟散
則畏知端坐無恙惟進賢冠失左翅耳因
驚歎以為有神助畏知視賊懈輒出奇兵
奮擊所殺傷甚夥至是始引去先是定洲
變起倉卒諸土司以撫軍故觀望未敢傷
及聞畏知倡義於是寧州祿永命石屏龍
在田嶍峨王克猷等皆聚眾不與通定洲

恐阿迷有失東還攻石屏在田走破寧州
殺永命至嵋峨克猷逃死於路迤東既定
乃復還攻楚雄分兵為七十二營每七營
各為一大營統之環城濠為久困計畏
知守禦益堅逾年不能拔丁亥春孫可望
等至雲南定洲解圍還戰大敗遁歸阿迷
可望入會城巡按御史羅國瓛宗室朱壽



琳死之先是唐王在閩聞畏知拒賊事已
晉都御史督滇師可望等亦聞其名既入
滇分遣李定國東追定洲而已與劉文秀
俱西出畏知率兵至祿豐之啟明橋拒戰
不勝赴水水淺不死踞而罵可望下馬慰
之曰聞公名久矣吾東為雲南討賊公能
共事當相與扶明室非有他也畏知瞪目

視之曰賊紿吾耳可望曰不信當與折矢誓畏知曰果爾當從吾三事一不得仍用僞西年號二不得殺吾民三不得焚廬舍掠婦女可望皆許諾乃與同南回楚雄西畧大理各郡使劉文秀至永昌以天波歸迤西八府皆得免屠戮爲畏知也既回省臨安任僎倡議尊可望爲國主此時已破



兩粵亦被兵音問阻絕乃以干支紀年鑄興朝通寶錢畏知憤甚頗念已同之徒死無益惟日稱道忠義以動其下有所忤輒鼓掌謾罵賊怒多欲殺之有知之者以爲此忠臣也李定國劉文秀尤愛之可望與劉李輩本儕伍一旦自尊大苦無以相服每事多扞格因時憶畏知言且聞肇慶已

有君李錦李成棟等皆受爵號私計倘假
我王封可以制同類惟吾所欲為矣畏知
又朝夕述前約己丑始定議遣畏知同永
昌龔彝赴肇慶過黔為皮熊所阻久之始
得假道至粵進可望表請封王兵科金堡
首言異姓止有贈王三百定制不宜壞自
今日衆皆以為然畏知曰不與無益蓋彼

固已自王也一旦降號公侯而能欣然受
命者此純臣之節寧可望於若輩若因其
向義破格明恩猶幸收用於萬一旦法有
因革今時異勢殊土宇非故猶必執舊法
耶議數月不決臨發乃賜一字親王章而
無封號畏知西過梧遇堵蔭錫曰可望業
自王雲南今賜之印而無國名是猶靳之

也激猛虎而使噬人柰何蔭錫然之為補
牘入始封可望為定遼王加畏知尚書龔
彝侍郎而行武康伯胡執恭者故陳邦傅
中軍駐防泗城州地與滇近聞可望欲求
封先使人以書通約許封為秦王可望悦
執恭謂奇貨可居即具疏報聞且謂機不
容遲臣宜便已鑄印填空勅賫行矣執恭



至滇可望郊迎甚恭所部額手交賀儼然
以秦王臨其下矣比畏知回而始知其詐
頗深恥之曰為帝為王我所自致何藉於
彼而屑屑也更易徒為人所笑耳仍厚持
執恭屏畏知所賫纂不用也庚寅春粤東
告警自肇慶遷於梧可望使至因復議滇
封內閣嚴起恒持不可兵侍郎楊鼎和助

之且以為不臣其入則不受其貢并所進白金玉帶等物俱卻之可望怨益深秋九月自率兵至黔去粵益近十一月東西兩會城並失烽火逼南寧西竄無地更使劉茝封可望為冀王可望仍不受畏知曰秦冀等耳顧假何如真可望終不聽畏知私念勢迫矣主憂臣辱吾無所逃罪李定國等亦咸勸可望趣畏知行以始終之畏知行未至可望先遣賀九義張勝張用志將兵赴南寧求阻秦封者而甘心焉劉和起恒等俱被殺南寧鼎沸始真封可望為秦王畏知至痛哭自劾語多侵可望遂留南寧可望聞之益怒使人挾之回黔畏知見可望大罵曰賊終不可與為善我乃為賊

所誤負不義名於天下死有餘責除頭上憤擊其面可望怒命殺之畏知為人忠義激烈每陳說順逆輒傾其座人與可望相從久心諒其無他雖出一時之怒猶冀左右必有救者然賊令嚴每怒咸屏惕莫敢出聲久之乃自令勿殺則已無及矣平時戮人地距營門可十里計為時尚未至頋畏知行數步輒坐不去曰此即吾死處何行為故途未半而被害可望深悔之後杖其左右之不言者并行刑者畏知雖死而李定國卒奉永明王之滇閱一年始亡國人以為猶畏知所啟云畏知贈少保謚文烈楚雄人至今祠祀之

刼灰録卷三終

# 刼灰録卷四

虞山蒙叟輯

## 楊展

楊展蜀嘉定州人崇禎辛未武進士為四川摠督中軍張献忠破成都展被執遂脫其縛入江中泗水而下至嘉定献忠定蜀陞嘉定為府既而曽英等兵起展亦乘間

入犍為殺偽令以從事州人開門納之獻
忠既誅餘賊散走時蜀地殘破已甚歲飢
適　大兵北還諸舊将稍稍收復保境以
捷書報肇慶遥受爵號嘉定近省而險展
復善於撫衆遺民及賊之潰敗者相率歸
展有衆至数萬人先是張獻忠之去成都
也輦金銀沉諸江有知其處者展使壯士
乘巨筏探求之数月獲大鏹以鉅萬計民
間飢饉癘疫相仍斗米價至三十金飢莩
載道或父子相烹食乃遣使百輩赴黔楚
告糴前後入米数十萬石自卿先生以下
及弟子員具贍資與朝夕居處農民給牛
種口米使擇田而耕壯而願戎事者補予
伍月銀米使操兵戰百工雜流各以其藝

就食孤貧無告者廩之於是巴蜀孑遺賴以全活者甚衆是年秋大穫展遂雄視全蜀矣川人走四方者述展慈愛莫不流涕戊子封華陽伯得錫予視他鎮有加旌之也展既地廣兵衆然性矜尚文墨不務攻戰取舍任情至引賊自助卒為袁韜武大定所殺袁韜獻忠之别部也有罪當斬率所部數百人走後聚衆益多號姚黄十三家賊所過焚殺與獻忠等督師王應熊招降之請授副將使守順慶武大定為渠賊小紅狼之别部以材武稱降於揔督孫傳庭傳庭敗死大定聚衆南中　大兵至戰敗潰走興安踰廣元與袁韜合衆數萬人謀寇秦而官兵擊之大敗喪失婦女錙重

幾盡乃收餘衆萬餘人棄順慶而東過涪入山由武彭以趨黔之婺川既而李占春等復涪韜等亦返鬬至佛圖關與占春會於重慶爭長不和巡撫李乾德奉命督餉四川在袁武軍中李素善占驗夜觀星象與韜言宜有急兵是夜占春果襲之有備不能克擄乾德家口而去次日復還之韜



等既與占春構隙且重慶兵多食少乾德乃遣人說展與合兵展大喜與袁武約為兄弟居之犍為供億資裝日相望於道久之展復與占春通問袁武請乞無已展不能悉應遂有隙乾德屢諷展經營川北展不能聽乾德度展終不可與有為而謂袁武等驍勇足資也袁武輩亦曲意事乾德

遂與謀殺展而併其衆會袁韜生辰具舟親以牛酒資幣致祝并犒其師袁武治酒高會展以甲士五百人長刀自衛入夜犒從者酒五百人皆醉遂於坐擒展因之別室尋殺之發兵圍嘉定諸將奉展夫人及子景新等誓死以守久之城中飢人漸異志王祥曹勛李占春等發兵救嘉定者皆



敗去於是內應者以城降夫人自縊景新北走而展士馬財賦盡歸於袁韜武大定矣衆論具不直乾德宜賓樊一蘅貽書誚讓之事聞切責乾德問展死狀他鎮舉上書請會師致討會粵東湖南喪師事已

庚寅孫可望據黔將圖蜀乃為展私寃聲乾德及袁武等罪惡遣其將王自奇等將

兵三萬由川南進別遣劉文秀精甲萬人由滇渡金沙江踰大小象嶺過大渡河出黎州取曹勳以襲其後而袁武不知也方悉力拒王自奇於川南月餘文秀由黎雅趋嘉定袁武撤師還救王自奇尾擊之袁武之師大敗舉就擒乾德自沉於水死



沐天波

沐天波黔寧昭靖王英十一世孫也崇禎三年父啟元卒天波襲封黔國公掛征南將軍印代鎮雲南末年蜀乱叅將李大贊守武定贊貪墨數以事侵土司吾必奎遂反調土司兵征之沙定洲者安南土司沙源之子娶阿迷普名聲妻萬氏兼有兩家

之衆素懷不軌乙酉十一月奉調至省必奎已先誅定洲留省不去都司阮韵嘉恭將袁士弘張國用等皆與之私黔國鎮滇久家饒裕滇人於錫聞饒希之游天波門下多所逋負被譴每見定洲輒誇沐氏金寶以動其心遂以臘月朔入天波第蜂擁焚掠天波從小竇出走西城母陳氏妻寳



氏走城北普吉林曰吾輩皆命婦不可為賊汚全家舉火自焚死寧州土知州禄永命亦奉調在省方率兵與定洲巷戰阮韵嘉等謁巡撫吳兆元請發檄止兵撫定焉天波望救不得遂由楚雄西奔永昌定洲追之至於下關楊畏知據楚雄傳檄討賊定洲乃回前者流寇初起石屏土官頰左

田與副將許東淳皆奉命往楚隸揔理熊文燦麾下張献忠在穀城孫可望等赴幕府與龍許相迫隔献忠敗可望等走黔龍許在石屏為定洲所攻亦西走使人間道赴黔迎可望告以滇亂曰假大義來討全省可定也可望等乃詐稱黔國夫人弟焦侯請兵復仇滇人受沐氏世恩憐天波無

罪見攻聞之惟恐其兵來不速也及至始知為可望等殊失望監軍楊畏知禦之兵敗被執復說以反正乃稱為黔國復仇如初且以書告天波天波使其子忠顯報之可望使劉文秀同至永昌以天波回省明年李定國至阿迷執定洲萬氏歸磔之天波具衣冠謝復家世之仇可望等以勛舊

禮待之亦不復假以事任也丁酉李定國自兩廣敗歸過安隆奉永明王至雲南天波以世臣受寄心膂其冬孫可望力犯使其将張勝間道襲會城時李定國俱出禦惟王尚禮在城與勝通謀為内應天波覺之誘之同入朝以護衛兵守之天波素善流星鎚經乱每攜袖中是日恐左右有变



出鎚舞縱横擲擊觀者皆披靡尚禮俯首歎曰吾已為檻中虎不復煩公攘臂也既而定國奮力破走可望擒張勝凱歸論功白文選馬惟興馬寶等皆進爵次及天波天波辭曰吾世受國恩常慮無以報寧敢望新秩乎蓋久知國勢已去自分以身殉使其子分贊各土司曰庶存先人祀於萬

一先是沙酉之變陳焦兩夫人俱自焚惟侍女夏氏歸其母家得免兩經变乱義不辱剃髮為尼此天波回念其節遂使掌家政亦不復娶已亥春　大兵至滇天波并棄夏氏獨身從入緬夏氏自縊兵乱死者相撑柱為鵶犬所餐血肉狼籍而夏氏屍棄十餘日無敢近者事平得收瘞咸以為



節義所感云天波既行以二月二十六日抵曩本河緬人守関使天波先入宣諭緬兵聞黔國公来猶下馬羅拜盖其世德入人久矣晦日至蠻漠天波與國舅王惟恭典璽監李崇貴謀曰主入緬我輩宜奉少主進茶山可調度諸營即在内亦籍以為重使緬人有所憚維恭入言之王妃不可

遂止三月二日緬酋以四舟來迎從行丈武別走陸道者九百餘馬人稱之於是從行者愈少十八日至井亘二十四日緬使人傳語述萬歷時事并出神宗璽書合今篆差一分以爲僞天波出已印比之無差乃服蓋緬自萬歷時已絕朝貢措兵故也居井亘月餘天波與蒲蒲纓王啟隆集樹



下議緬待我情日薄後事正未可知不若及今走戶臘一撤出孟養以圖生計爲馬吉翔所阻計復不行及白文選等兵至亦爲吉翔差官所卻五月遷赭硜誅茅以居八月緬酋使入請天波入見蓋蜑俗八月十五日爲節歲屬國皆來朝欲天波至以誇示外蠻也天波不肯行强遣之既回慟

哭告從官曰前在井亘不聽吾言以至有
今日之辱我不屈身則主已在虎穴何以
保全嗚呼誰使我至此耶明年庚子秋七
月緬又來請天波辭緬使曰此行不似前
當以客禮相見至則果如所言乃因定國
等分又至僞爲恭敬耳辛丑五月莽酋弟
莽猛白代亦索賀禮七月使人誘從行者



過河議事及至以二十人執一人無得脫
者惟天波出袖中鎚擊殺十餘人而死是
時同死者馬吉翔而下四十有二人而其
先以病卒與婦女驚竄自縊者不計從行
之文武盡矣天波三子其二先病卒獨忠
顯在石屛隨其婦翁龍世榮出降居雲南
無恙是年四月有梅道人者與張琦尹子

鑛等謀逆僞為忠顕書致寧州禄昌賢事
發琦等伏誅忠顕度不免謂其妻龍氏曰
吾且蹈不測汝妊已四月脫生子可無絕
先人後乃令内官滕九德僕曰君愛引之
出詐言進香東嶽寺遂浮舟至昆陽州忠
顕遠入京即以使婢夏蓮為龍氏真龍氏
乃存昆陽居六日復走匿新興滕飛熊飛





蛟兄弟家八月產一男名為神保
康熙四年三月新興土酋王耀祖等謀逆
聞神保在作檄移諸蛮以玉幣迎龍氏母
子入山期子成立以為主数日戰不利遷
之冲白乃家人令曰君愛别藏神保於滕
氏六月俱捕獲之解京忠顕先在京尚無
恙至是併逮訊爲嗚呼沐氏雖不血食覩

其舉家殉國可不愧世臣焉

## 李定國

李定國延安人與孫可望劉文秀艾能奇俱少從張獻忠為賊獻忠兒畜之因冒張氏獻忠僭號於蜀置平東撫南定北安西四將軍而定國以安西為號獻忠死可望等至重慶從曹英南走綦江衆無主欲散始相與尊可望聽受約束丁亥正月陷貴

州三月入雲南定國可望分兵畧定迤西囘省在籍御史任僎倡議稱可望為國主設六卿鑄興朝通寶以干支紀年可望欣然欲以帝制自為矣群賊本起等夷以一時無主權相統屬非心服也定國尤崛強每事相牴忤可望怒因他事執定國於演武場杖之百既復起持定國而哭曰吾以大辱吾弟願弟改心與共濟大業勿相戕也定國再拜謝請自擒沙定洲以贖罪由是恨可望己丑楊畏知說可望歸肇慶請王封胡執恭自思恩入滇矯封可望為秦王可望始奉明朔會肇慶敗永明王走南寧可望以秦封非真歸怨執政使賀九義賊殺嚴起恒等於南寧迎永明王置之安

隆府以兵守之凌逼百端無復人臣禮相傳其疏詞云人或謂臣挾天子令諸侯不知彼時尚知有諸侯諸侯亦知尚有天子今天子已不能自令臣更挾天子之令以令於何地令於何人其放縱無君類如此庚寅定國受封為西寧王東攻靖州武岡皆克之遂䧟廣西敗定南王執陳邦傳等



北取永州衛州楚粵之間歸附者日衆不復受可望約束可望怒自至沅州使人邀與計事將殺之定國率兵回廣西永明王使使封定國為晉王召之入衛定國感激誓以身報可望聞之益怒殺安隆與謀者吳貞毓等一十八人定國愈恨可望丙申十二月定國敗於新會馳回安隆奉永明

凉水井等處敗歸遂西走永昌永明入緬甸定國伏兵於磨盤山原名高黎貢山大戰不能勝走至銅壁關結營招集散失士馬使高允臣先行馳報永明為緬人所殺不得達定國率衆駐孟定土府聞白文選在木邦移兵南島與之會先是定國敗於安隆文選在七里閣亦潰歸留大理之玉龍閣斷



後追兵之文選自沙木河出右甸鎮康不與磨盤山之戰定國見之頗以相尤文選不悅及議所向定國曰我兵入緬緬人若供饋必相拒於境擊之禍結恐釀不測不如擇近邊險要地暫息士馬益招集散亡兩人相為犄角緬外憚我兩人在內者可無恐且得覘雲南動靜連結土司為後圖

文選曰兩人俱在外則在内者危不如我入緬護衛在外事王自任之文選竟率所部由錫泊磨盤入緬定國知文選不與同心亦移屯孟艮數月兵稍集沅江土司那嵩與降將朱養恩許名臣高應鳳等謀應之事急守雲南者率師圍元江定國方與孟艮搆兵不能救那嵩等俱誅死賀九義

自南寧間道奔至孟艮妻子在雲南守者使其妻作血書付家人李啟雲至孟艮招九義九義受之不以告定國定國勢已敗見其黨多降益懷猜忌金惟新等皆杖死有以九義事告者因伏甲召九義飲執而杖殺之散其兵兵皆怨禆將何起龍率之走至蔓谷河入滇降白文選抵擁會江使

人諭緬皆被殺因渡江擊之大敗緬衆緬使人僞約許移城給之陰召兵兵既集以巨礮擊文選營文選不能支且糧匱乃回見定國於孟艮定國曰曩不用我言今仇怨已結在彼者危矣庚子九月八日與文選俱發自孟艮分道入緬定國由右文選由左期以冬會於洞武道乏糧士馬相續



死亡十月中定國至洞武見沿江多船議欲分兵乘船渡江至豬磴迎永明王自率兵攻阿瓦以制緬使毋來爭其下靳統武曰分兵力单不如全力攻緬緬破自送還吾主矣乃俱望阿瓦而進遇緬兵於瑞羊岳擊敗之緬城三面阻江惟一面通陸自文選還後并鑿之引水為湖留堰三匝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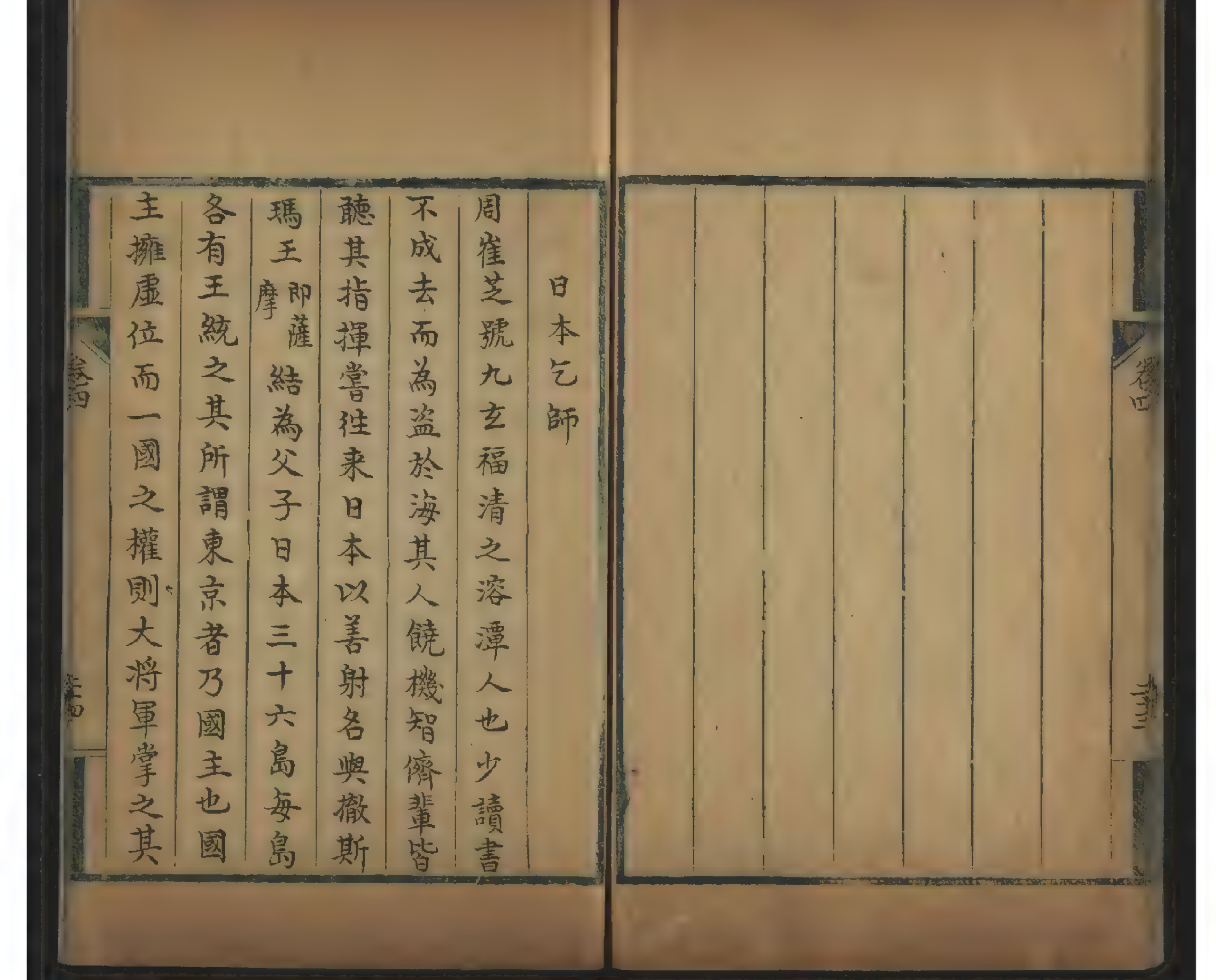
木城其上定國抵南噶喇江為浮舟以濟使人諭緬出永明即回兵緬酋不聽乃進屯同泊離緬城八十里文選屯衆腿離緬城百十里緬入於木城之外更立木城出兵守之明日木城兵復前另立木城以守城內復出兵守舊木城步步而前漸與定國營相近乃大出兵與定國戰前隊皆蒙



定國戰不支白文選赴援合力死戰大敗緬兵天炎士渴不能追緬仍入城以守定國護緬目不殺善待之諭令還永明終不聽謀渡江回豬磴前洞武船皆已藏匿使其下赴馬得粮井角造船其下自相攻殺出降復使兵守江橋亦皆焚橋走定國計益窮五月緬酋爭弒其兄自立盡殺從官

馬吉翔等四十二人定國以十六舟渡江擊緬不勝復其五舟八月十八日與白文選俱引兵洞武五日至黑門坎文選軍在後其下勸之多道出雲南且以賀九義事動之文選遂引而北定國覺使其子嗣興隨文選以觀去向文選部下勒兵回向嗣興嗣興怒亦向迎之定國遽使召嗣興還曰吾弟兄數十人今惟存一吾耳何忍更相戕吾前所以使爾隨之者冀其悔悟欲仍與吾併力也既勒兵相向念已絕矣任彼自為主盡吾事可耳遂率所部東向九龍江而進文選北行遇吳三省留屯錫泊大兵至缺四字復走茶山馬寶等追及之遂出降而緬亦竟獻永明王於軍前定國

在永定府聞報東走景線壬寅五月至猛良臈士馬死亡殆盡定國乃置醮自述平生所為如天命已絶願速死毋徒為勞人未幾而雲南四月二十五日之信已至定國遂病于六月二十七日卒於軍八月子嗣興自慢怯降與劉文秀子震艾能奇子承業俱入京師受職孫可望死其子襲王封一代後亦降為公





## 日本乞師

周崔芝號九玄福清之溶潭人也少讀書不成去而為盜於海其人饒機智儕輩皆聽其指揮嘗往來日本以善射名與撒斯瑪王（即薩摩）結為父子日本三十六島每島各有王統之其所謂東京者乃國主也國主擁虛位而一國之權則大將軍掌之其

三十六國王如諸侯之職撒斯瑪王於諸
島為最强與十將軍為首尾崔芝既熟日
本故往海中無不如意微行至家為有司
迹捕擊獄三年賄吏得解為盜如故久之
招撫為華黃閘把摠稽察商舶乙酉秋除
武皇帝加水軍都督副黃斌卿駐舟山其
冬崔芝遣人至撒斯瑪王訴中國喪亂願
假一旅以齊之存衛秦之存楚故事望之
將軍慨然約明年四月發兵三萬一切戰
艦軍資器械自取其國之餘射足以供大
兵中華數月之用自長岐島至東京三千
餘里馳道橋梁驛遞公館重為修葺以待
中國使臣之至崔芝大喜益備珠璣玩好
之物以悅之叅謀林籥舞為使斯以四月

十一日東行簫舞將解維而斌卿止之曰大司馬余煌書來此吳三桂乞師之續也崔芝怒而入閩福州既破鄭芝龍議降安昌王恭擣尚書張肯堂侍郎朱永祐忠威伯賀君堯武康將軍顧乃德皆言不可崔芝涕泣而謂芝龍曰崔芝海隅亡命耳無所輕重所惜明公二十年威望一朝墮地為



天下笑請得效死於前不忍見公之有此舉動也抽刀自刎芝龍起而奪之後數日芝龍竟去丁亥三月崔芝克海口鎮東之城遣其義子林皐隨安昌王至日本乞師不得要領而還戊子御史馮京第謂斌卿曰北都之變東南如故并使其東南失之者是則借寇之害也今我無可失之地比

之前者為不倫矣斌卿於是使其弟孝卿同京第往至長岐島其王不聽登陸始有西洋人為天主教者入日本日本倭佛教人務排釋氏且作乱於其國日本發兵盡誅教人生理於土中者無筭驅其船於島口之陳家河焚之絕西洋人往來於五達之衢置銅板刻天主像於上以踐踏之囊橐中有西洋物即一錢之細搜得必殺無赦當是時西洋人復仇大舶載砲而來與日本為難日本講解始退退一日而京第至方戒嚴於外國京第即於舟中朝服拜哭不已會東京遣官行部如中國巡方御史禿頂坐籃輿京第因致其血書撒斯瑪王聞長岐王之拒中國也曰中國喪乱我

不遑恤而使其使臣哭於吾國吾國之恥也與大將軍言之議發各島罪人京第還日本鑄洪武錢數十萬盖其國不能鼓鑄但用中國古錢舟山之用洪武錢由此也孝卿假商船留長岐長岐多官妓皆居大宅無壁落以綾幔分為私室每月夜每室懸琉璃諸妓各賽琵琶中國之所未有孝卿忘其為乞師而來者見輕於其國其國發師之意亦荒矣已丑冬有僧湛微自日本來為蕩胡伯阮進述請兵不允之故且言金帛不足以動之誠得普陀山慈聖孝太后所賜藏經為贄則兵必發矣進與定西侯張名振上疏監國以濯波將軍阮美為使上親賜宴十一月朔出普陀十日至五

島山五島山與長岐相距一程是夜大風
黑浪兼天雨紅魚乘定上下船不知所往
十二日見山舵工驚曰此高麗界也轉帆
而南又明日乃進長岐凡商舶至國例撥
小船譏出入名曰班船阮美喻以梵筴乞
師其王聞之大喜已知船中有湛微者則
大駭初湛微之在日本也長岐島有三大



寺一曰南岳寺中國北僧居之一曰福州
寺閩浙廣僧居之一曰日本寺本國人居
之南京寺住持名如定頗通文墨國人重
之湛微拜其位下湛微所能不若其師而
狡獪多變乃之一島名腰泉者其島無中
國人來往不辯詩字之好醜湛微得妄自
尊大惡札村謠自署金獅子尊者流傳至

於東京大將軍見之曰此必西洋人之為天主教者流入吾國急捕之以其為江西僧逐之過海日本不殺大唐僧有犯法止於逐舟住則戮及同舟湛微欲以此舉自結於日本阮美於是始知其為所賣也遂載經而返然日本自寬永享國三十餘年母后承之其子復辟改元義明承平久矣其人多好詩書法帖名畫古奇器二十一史十三經異日價千金者捆載既多不過一二百金故老不見兵革之事本國多忘倫豈能渡海為人復仇乎即無西洋之事亦未必能行也

刼灰録卷四終

# 刼灰録卷五

虞山蒙叟輯

## 書趙一桂事

趙一桂者不知其邑里崇禎甲申三月以省祭官署昌平縣篆謹以愚愚後事竣列其狀申州畧曰職於三月間署昌平縣嗣接准李㯝昌平州屬宮吏即動帑銀募夫

開工營塟崇禎帝及周后梓宮四月初三
日發引到陵奈昌平州庫如洗又塟日促
監塟官禮部主事許作梅束手無策職與
義士孫繁祉劉汝朴等十人歛錢三百四
十千僱夫穿故妃壙方中羨道長缺一字
十三丈有奇深三丈五尺督工四晝夜至
初四日寅時見壙宮石門工匠以招丁鑰
匙啟門入前殿陳設樂器中間石案一懸
萬壽燈二旁列紅紫綵綺繒等左右列侍
宮嬪生存所用器皿襲衣等物無一不備
左旁石牀一牀上疊氍毹數重衾褥整備
又啟中羨門內大殿九間正中石案一懸
萬壽燈二其陳設衾褥如前殿田妃棺槨
厝其中偏右邊時先帝梓宮至陵停蓆棚

陳設猪羊金銀紙錁祭品率衆伏謁哭盡
哀奉梓宮下職躬領夫從奉移田妃柩於
石林右奉移周皇后梓宮石林左然後奉
安先帝梓宮居中夫君后於無事之日棺
槨如制職見先帝有棺無槨遂移田妃槨
用之梓宮前各設香案樂器等物懸萬壽
燈二乆之事畢掩中羡門外羡門及石門

復於初八日職率諸人祭奠號哭震天移
時令昌平民百餘人畚土起塚又築塚墻
高五尺餘周圍三十餘丈為先帝建陵殿
三間繚以周垣使故丁守陵寢禁樵牧雖
三代開國無以復加竊計一時斂錢諸人
皆屬義士孫繁祉係生員捐錢五十千耆
民劉汝樸錢五十千白紳錢三十千徐魁

錢三十千李某錢五十千鄧某錢五十千
趙永健錢二十千劉應元錢二十千楊某
錢二十千王正行錢二十千合三百四十
千嗚呼甲申大禍天崩地塌傳聞烈皇帝
大行舁至東華門外道旁梓宮盖以蓬厰
老宮監三四人坐其旁諸臣進東華門投
揭報名趣足新命梓宮咫尺無一人往謁



即或有騎馬前来者揚鞭疾趋過之曽不
足當一睨而趙一桂以省祭官孫繁祉劉
汝樸等草莽布衣相率斂錢營葬莫醊號
哭令諸臣聞之當咋舌愧死入地矣昔元
僧楊璉真伽發宋陵寢唐珏林景熙夜往
收遺骸瘞蘭亭山後種冬青樹二株為作
冬青樹引記其事至今四百餘年目為義

士斯人高義寧遠出珏景熙下哉友人缺
三字康熙初客京師嘗遍謁昌平諸陵譔
肅松缺四字至趙一桂事云得之州署故
吏牘中語可聽信言皆親切不幸遭逢百
六躬殉社稷草草謁塟此所以藁塟先帝
及周皇后梓宮吏失其詳輒據一桂語稍
加潤飾以光典籍又按許作梅河南新鄉



人庚辰進士官行人從逆賊為禮政府屬
一桂不知賊偽署官號故仍稱禮部主事
其禮政府不詳何人嘗見甲申野史載襄
城伯李國楨執政力爭三大事又稱藁葬
梓宮惟襄城伯一人徃返昌平即自殺今
以一桂事考之襄城未嘗至焉似屬可疑
而爭三事及自殺亦似傳偽寧都魏禧載

襄城事與野史亦頗異同云而傳賛畧曰
李國楨亦戚畹揔督京营兵餉戎政乃當
城破後披甲降賊帥張能能督輸銀数萬
兩而國楨宅為他賊所據無所得賊拷訊
兩脛俱折國楨夜解所縶緣自縊而死他
書載國楨死在帝葬後誤矣此禧得之友
人缺五字事王世德時蓋與國楨同執云



## 李自成

李自成米脂人小字缺二字民懷遠堡之
李繼遷寨父李守忠母缺一字字無子既
以姪李自立為嗣矣禱於華山神缺六字
破軍星為若子而生自成父母異之呼為
缺四字時萬曆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巳刻也缺五字偁與酒家傭日沉醉主者

逐之業鍛又不成歸農家貧木而臥年二十餘執役銀川驛時関中連歲饑軍餉缺額積一百三十八萬復以科臣請裁驛站銀充餉自成蕉無賴嘗逋著姓父子母錢屢被箠執数犯法邑令缺二字賓械而遊於市妻韓氏故娼也與縣役蓋君祿通自成殺滛者與姪李過亡命投甘督梅之煥部下梟將王缺一字王國為兵國奉調過金縣兵譁自成縛縣令索餉并殺國遂反是時宜川王左掛神木王嘉胤靖邊神一元接踵起延安各立名號安塞人高迎祥者於自成為甥舅亦糾逃兵饑民為亂自成往從之有八隊闖將之目自成其一也迎祥自號闖王

卷五

自成之困於巴西魚復碣山也憂其下有異心一日偕劉宗敏張鼐入缺四字中太息曰人言我有天下分若盍卜之於神吉則缺二字不則急殺我以降宗敏本藍田鍛工多力為盜魁故自成以此試之宗敏曰諾再拜三卜之皆吉起而曰我今死生從若矣遂歸殺其兩妻諸賊亦有殺妻子願



從者杞縣舉人李嵒者初名信尚書李精白子也常出家粟千石賑荒人德之爭稱李公子因亂請督撫扞衛鄉里權宜窃兵權以報其所不平仇家緣他事文致為通賊令亦惡其市名得衆遂執而錮之獄民之德之者曰李公向活我今遇急乃殺令破械出之往投自成自成禮重之改名岩

盧氏牛金星者亦舉人也以磨勘被斥與其邑醫何剛善綱先遊晉為賊所得以善醫親幸介牛金星以見自成與謀議帳中車優及女陙者亦盧氏常在帳中供奉車優逃歸遇牛之叔俱言金星通賊狀亡何金星歸窃妻子宗人執首官以車優為徵坐斬後得減死論聞自成出河南謁



見大喜初自成無大志所至屠戮百姓保搗壁不肯從李岩教以取天下宜拊循以收人心倡為迎闖王不納糧之謠教兒童傳歌之相鼓動而金星進所善卜者宋献策身長尺餘上讖記十八子主神器自成悦始過城不殺且以所掠散饑民民多歸之

自成初稱老府奉天倡義文武大將

軍尋進大元帥分其衆曰標營領兵百隊曰左右前後營各領兵三十餘隊標營白幟黑纛自成獨白鬃大纛銀浮屠左營幟白右緋前黑後黄纛各隨其色五營以序直晝夜他營次第休息巡徼嚴密人不得逃逸者磔之連營百里竟日不得越禁行囊勿藏白金精兵許携妻子戒旁漁生子



棄不育收男子十六已上四十以下為兵一精兵許容私從為之主芻掌械司磨執爨少者十餘人駝驢少者十餘載過城市不令處室廬寢興一布幕製綿甲纍綻三百層輕厚矢礮不能入一兵倅馬三四冬則掠茵褥藉其蹄曰恐惡寒也剖人腹為之槽馬以此餵芻若虎豹軍止即出

較騎射日站隊及晡方畢夜四鼓蓐食以
聽令所過值崇岡絕坡騰而直上毋得旁
踰水惟黃河阻轡淮泗涇渭人皆足踞馬
背或抱鬣緣尾呼風而前馬蹄所壅闕水
而不行下流淺不盈尺步兵蹇裳徑涉臨
陣列馬三萬名曰三堵牆前者返顧後即
殺之戰久不勝馬兵佯敗退之則步卒之
伉健者長鎗三萬擊刺若飛馬兵回合無
孑遺矣其攻城也束手降者不殺不焚守
一日殺十之三二日殺十之七三日屠殺
人束諸屍馬燎謂之打亮城將陷步兵萬
人周堞下防縋城者馬兵徼於外承其隙
廵之張献忠至殘忍所攻城一門陷則一
門可迯自成若覆舟於海無噍類由其法

嚴故也諸營校所獲騾馬者上賞弓矢鉛銃者亞賞幣帛次之珠玉為下自成不好酒色脫粟粗飯與其下共之羅汝才妻妾数十被服綾綺帳下女樂数部嗜酒烹羊豚厚自奉自成常嗤之曰此老傭多嗜花不足数也

甲申正月朔李自成稱帝於西安國號曰順其名更曰自成改元永昌造甲申曆以李繼遷為不遷之祖曾祖李世輔父守忠俱追謚為皇帝母曰皇太后立劉氏為皇后陳氏為貴妃　賊入京後拷訊諸臣以索賄群賊益驕各鎮降者皆奴隷役屬之以是人心不附平西伯吴三桂聞变入至豊潤回駐山海関自成執其父吴襄并降

將唐通遺書招之不從自率兵向永平攻
之不能克三桂密請大兵繞出其右合擊
賊遂大潰竄還京師盡殺吳家三十八口
二十八日丁亥悉衆西走五月初二又敗
於定洲城外斬其偽果毅將軍谷可成左
光先負劍走牛金星以自成為不足輔頗
有鞅鞅心而李岩固勸自成以不殺者也



其在京師劉宗敏居田弘遇故第李岩居
嘉定伯府宗敏日殺人而岩於士大夫
無所拷掠又嘗以大義脫懿安后於危而俾
之從容自死軍中多稱之宋献策極與之
善定洲之敗鹿邑考城柘城諸縣令為丁
叅將所誘執送江南人言河南全境皆復
為明守自成大驚與其下謀之岩曰誠予

臣以精卒二萬馳至中州彼郡縣必不敢動亦可得而守也自成領之牛金星言其有異志勸自成除之明日金星以自成命為盛具與岩帳飲伏壯士於幕後三爵後并其弟牟執而戮之自成既西徙三晉縉紳富戶以入關留降將陳永福府尹韓文銓守太原身率軍過河駐韓城為策應自




成性本好殺為衆意所矯强詐稱仁義以煽惑愚民既兵敗輒復狼强自成住韓城二十五日鞭撻縣官斬斮掾吏召里甲而刑劓之發壯夫為丁多所造作徭役繁興米豆芻茭責之民者萬端韓人莫必其命又發漢中兵西攻漢中遣降將馬科畧四川保寧二路遂棄山西歸秦怪風作於西

安鹿譙象魏俱敗乙酉二月
本朝大兵至潼關破世耀死自成欲返據
延安聞唐通引大兵從黄蒲川西渡谷英
李過俱潰逃知西安不能守令田見秀開
府庫任軍士分持而去其所存之倉廪則
盡數燒之自成於十三日率兵出東門至
藍田由商州龍駒寨一帶至武岡以入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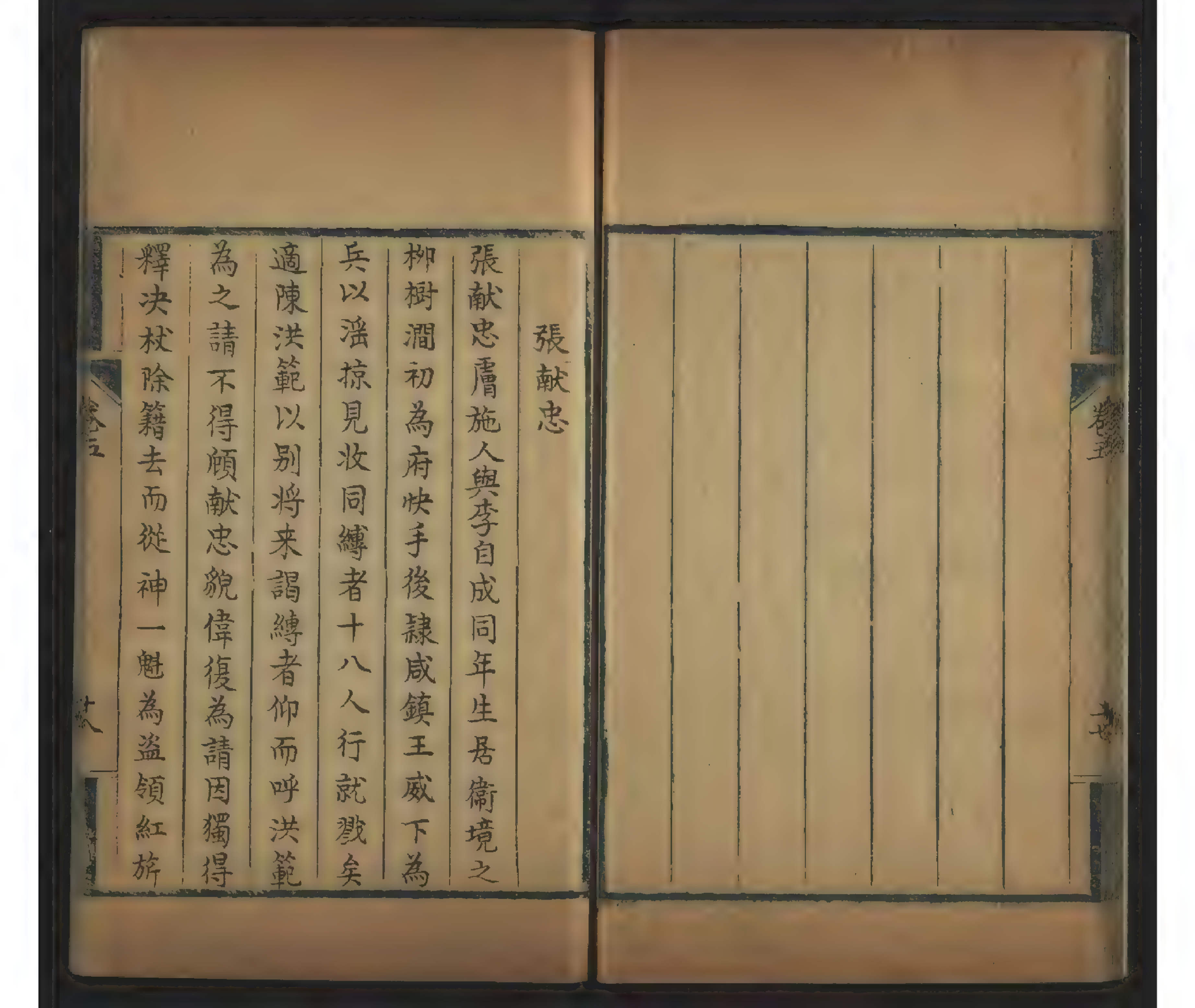
陽其婦女之細弱而凍死於七盤坡者數
萬有餘田見秀之焚積也自成意欲并以
爇宮室市里會其巳去見秀歎曰秦人饑
留此米活百姓止燒東城一樓追及自成
於商州地方曰巳盡焚矣是時宋企郊等
皆於道亡牛金星亦留後而從其子於襄
陽自成至武昌左良玉時巳率衆東下武

昌城内虛無人爲自成偕其妻高氏李錦
姪李過及妻之弟高必正并其諸將田見
秀袁宗第劉體仁劉芳亮張鼐吳從義牛
萬才等猶皆從之其衆尚有數十萬分為
四十八部居武昌城中五十日改江夏為
瑞符縣設偽令運銅炭鑄永昌錢謀奪舟
南下取宣歙一帶郡縣曰西北雖不定東



南詎再失之正在將發之時而陰霾四塞
暴雨烈風軍營之中旂鎗盡折乃以四月
二十四日改路啟行於由金牛保安走咸
寧蒲圻隨從士卒沿途大肆殺掠及過通
城忽命其下四十八部先發自成令嚴兵
行無敢有返顧者通城有九宮山一名羅
公山山有元帝廟是日山民賽會以盟謀

扞衛閭井自成止以二十騎殿又訶其二十騎盡行止於山下而自以單騎登山入廟見帝像伏謁若有物壓之者不能遽起其時村中之人咸集疑以為刼盜因而取所荷捶碎其首爲既斃而腰下見有金印一方且所穿者皆非常衣服村人大駭從山後小路悉数逃去二十騎訝自成久不出跡而求之則已血肉虀分矣自成既死其下李錦高必正等為亂錫所招敗逃楚粵間湖南嶺表咸受其荼毒云





張獻忠

張獻忠膚施人與李自成同年生居衛境之柳樹澗初為府快手後隸咸鎮王威下為兵以淫掠見收同縛者十八人行就戮矣適陳洪範以別將来謁縛者仰而呼洪範為之請不得顧獻忠貌偉復為請因獨得釋决杖除籍去而從神一魁為盜領紅旂

先驅有力多詭譎同夥威尊事之
甲申十一月十六日獻忠僭偽號稱大西
國改元大順以成都為西蜀置偽東閣六
部等官取士試一塲用經書文論策表各
一判五取龔濟民等若干人時應召者不
下数千濟民以名稱賊意得狀元又探花
熊某者什加縣童年六旬矣禮部上其策



内有云西蜀一隅遊其中如井底蛙等語
賊怒其訕已立磔之下令某軍民遊交雖
父子夫婦同室不敢私語冠婚喪祭不用
樂不飲酒黄昏即閉門就臥不得張燈犯
者上下九家連坐置邏者日以数千計偽
為乞丐貿易往来民間如織凡嬉戲譁笑
咸指為偶語縛送王尚禮所株連動以百

千五日一點驗有事不到者按為奸民殺
之連坐其鄰籍其家婦女入為官奴城內
人不得出入者給年貌牌并於左頰記印
比出或誤抹去雖有牌執為間諜送於到
兵馬司煅煉殺之無虛日偽宮中夜為鼠
所撓漏三下忽傳令兵夜各殺一鼠而詰
朝交轅門無者以首獻是夜兵皆毀屋窖

地取之轅門之外鼠成京觀其以無鼠之
戮者亦千餘人或云成都城至今少鼠賊
之餘威云除城內道寬十丈今縱如矢橫
可容五十騎毀民之居傳檄州縣先是十
月中李自成使馬科由階文襲蜀至保寧
閬獻忠已據成都不敢進獻忠使張文秀
前驅自督驍騎隨其後過梓潼之文昌廟

仰視其題曰此張姓吾祖也從官進諛比
於李唐之者子因上張亞子尊號曰始祖
高皇帝題詩以輝耀百姓謂文昌子孫宜
王蜀偽大學士嚴錫命以下皆恭和刻石
爲丞綿州馬科迎擊敗之俘其衆得蒙古
兵一千五百有奇献忠大喜號綿州爲得
勝州命文秀駐廣元扼漢中入蜀要路能
奇駐保寧馬元利駐順慶張可望進川南
惟遵義一府未下川東重慶自献忠行後
仍為曾英所復李占春于太海等助守之
而揚展起嘉定郭勛起黎州所在屯聚献
忠進兵攻重慶敗於多功城攻嘉定亦敗
衄二年乙酉李自成敗回閬中遣使賀珍
代馬科取蜀張文秀在廣元聞之遽出漢

中遇珍兵三千人騎不過五百豫設伏邀擊文秀大敗奔回會自成為大兵追急遂東出武關不至蜀獻忠乃盡撤廣元諸路兵回成都定功罪可望本姓孫文秀本姓劉定國本姓李能奇本姓艾皆獻忠養子冒張姓雖計功罪賞罰然心寵任之俾各掛將軍印節制文武可望為平東監十九

營文秀為撫南監十五營定國為安西監十六營能奇為定北監二十營四將軍之始此更擢白文選為前軍都督代定國另設水軍左右督以王復臣王自羽領之盡戮所降馬科下蒙古一千五百人於成都南門江中使文秀繫故給事吳守英殺之時大學士王應熊還自京師即遵義置幕

府誓師達州僉事馬乾行撫院事初龍文
光禾至衆議推之以代陳自奇以忌至中
兹復循前議傳檄討賊學道王芝瑞涪州
道劉麟長所在響應順慶道葉可續知府
史覲宸亦據城越兵獻忠攻破之可續覲
宸死保寧從李從彥殷承祚等亦為獻忠
所殺西充江鼎鎮被執至成都强授以禮

部侍郎鼎鎮回寓集全家七十九口縱火自
焚死之獻忠怒令拾其骨揚之南江中復
召成都五衛指揮千百戸應襲者赴成都
命為尚書龔完敬考選日未午指揮柴子
槐賫偽勅至令盡殺之完敬伏地不能起
子槐徑自擒殺畢復命言狀汪兆齡曰完
敬腹誹當誅獻忠頷之既而兆齡至偽兵

部見茂草不治前所殺各弁血染尚存因疏劾完敬不敬献忠命剥皮實以草全家與害當時為賊脅就官如天吳繼善輩皆全家不免不特一完敬也献忠居蜀毎晝夜見鬼物宮中婦女多被所揶揄有死者玆不説又聞大兵追李自成南下乘間入秦汪兆齡勸其盡殺蜀民即日先屠成都

時九月望夕月明如晝令兩賊共縛一人出南門臨江斬之無得免者自十五至十七日止水壅不流巨艦數百牽引之彌月始達之腥臟聞数十里至老弱婦女以巨索約之至江滸驅令自投呼號震天城内金帛推積群賊莫敢私取盡令王尚禮庫藏之欲屠外郡恐民知而竄復謀之汪兆

黔先召諸生又釋道醫卜堪輿之流許赴
逯授職檄至有托故不赴及身至而妻子
不與偕行者皆誅之民畏賊皆至令盡入
城居大慈寺中兆黔日至寺查閱偽兵馬
司周行邏伺有躡足偶語者殺之十一月
九日忽云歲暮聽回籍肄業届春再集次
日兆黔戎服至令賊各持一牌上書某府
紳士以次至寺門群賊皆介冑挺刃分列
衢左右人由刃下行至濯錦橋獻忠自擐
甲坐橋上甲士數千屯橋下諸人羅拜未
畢命揮刃催之推隨橋流至日乃盡誣以
反逆檄各道械繫其親屬至成都凡三十
餘萬盡殺之中道被刑迫赴水自縊者不
計三年丙戌正月十日復檢各衞軍及各

營新兵年十五以上者殺之各路會計所殺
衛軍七十五萬有奇家口不計兵二十三
萬六千有奇家口三十一萬自成都北威
鳳山起至南門桐子園綿亘七十餘里屍
積若喬岳十六日乃出僞令命張可望等
四將軍分道出屠川民得男手足二百雙
者授把總女倍之官以次進階童稚手足
不計所遇幼男女或棄道旁襯馬足或擲
空中以刃迎之為戲不計止許壯男女手
足寅出酉還有一卒日殺數百人立擢至
都督嗣後賊營中公侯伯甚多皆屠川民
積功所得也五月回上功疏可望一路殺
男五千九百九十八萬女九千五百萬文
秀一路殺男九千九百六十餘萬女八千

八百餘萬能奇一路殺男七千六百餘萬女九千四百餘萬獻忠自領者名為御營老府其數自計之人不得而知也又有振武等二十餘營分勦川北川南約不減可望等所殺之數而王尚禮在成都復取近城未盡之民填之江中蜀民於此真無子遺矣殺人既盡分兵燒毀其城郭室宇及



積聚等物陰使邏者隨之有一人一椽一粟未盡者其將與兵皆剥皮以狥遺慘殺者又不下數萬於是決意北行命偽工部尚書勒碑紀績嚴錫為之撰碑文既成獻忠命以碑面北立錫命爭曰當南面賊大怒杖之百有二十臏棄沙磧中三日而死獻忠將行惡其黨太多與汪兆齡謀多置

邏者以伺察營伍諸營猶習故態角射酗酒縱博戲笑怒罵邏者至輒收治並及其家是日所殺即十餘萬人於是無敢出一言者邏者無所得乃於夜或踰墻穴壁入伏霤下及床第幕幃間竊聽但有笑語即躍出收繫并其家賊嗜殺出天性偶夜靜無事忽云此時無可殺者遂令殺其妻及



愛妾数十人惟一子亦殺之令素嚴無敢諍者晨興召諸妻妾左右以告則又怒其不言舉左右奴隸数百人悉殺之嘗怒目視一童子辟易病二日死其殘虐如此又禁不得私藏金銀至兩者家盡誅十兩者生剥其皮人或沉井中或窖幽室搜獲亦按連坐法告捕者即以其家妻妾馬匹給

之於是豪奴捍婢爭訟其主偽揔兵温自讓不忍無辜戮其下棄妻子遁去偽都督張君用等俱以搜括無功坐訊庇謀逆剝皮死其家口部落盡斬於南河七月二日賊以前法所誅尚未盡復召諸將於演武亭計五月所上功疏陞賞至則下偽令殺之張文秀馬元利偽恭將賀斗遊擊胡明



守脩王四逆文秀元利與盧名臣等俱以疎縱被杖餘官目五千七百餘員俱剝皮剝者從頂至尻刻線裂之張於前如鳥展翅率逾日始絕有即斃者行刑之人坐死賊殺人既多恐衆叛之兆齡告以詐為天旨以惑衆是月雷電交作諱傳天旨降大畧謂世人搆惡應罹此誅愚人信之既下

期起行令各營有妻子無馬匹者攜至營門點驗既集令各自殺其妻不忍者夫妻就戮其殺而含淚及有慼容者俱斬之於是殺夫婦又六七萬然後令劇成都城至平地燒城中營室自八月六日至二十日火炎不絕灰燼中有糗糧未盡者令舁出江棄之更使人下水躧踏使入沙泥二三



尺而後止有顆米浮於水土之上者殺其人使文秀載數年所掠珍寶兼金九巨艦百餘赴彭山縣江口沉之恐為駕舟者所得盡殲諸人於水後為楊展撈取以賑川南殘民皆此日所沉物云九月十六日獻忠發成都男婦尚五十餘萬由漢川金堂綿竹前發或有老病不能疾行者按籍不

到誣為亾走殺其親屬每日行百里屍連
百里行七八十里屍連七八十里又立過
隊之法各營男婦初行使向已前貫魚而
過或三留一或五留二所留過畢遂殺之
所殺男婦又數萬至西充縣使王應龍督
衆於大山中伐木造船山距河四十里負
舟而趋或為林木巨石所阻不能遽進者



殺之并及其五長又今赴山取粮人負二
大斗乘騾馬者倍之不及升合者殺之至
所存僅五六萬人意尚不止日吾奉天帝
命殺此作孽男女自始至今已及十之七
恨其三未盡迨十一月望以後即一人不
殺矣盖至期而賊伏誅云先是賊下都督
劉進忠牧川兵最多慮誅及自保寧率所

部北走漢中遇王師至進忠迎降為嚮道
南行過献忠西充盐亭界上是日大霧彌
空咫尺不相見群賊方朝行営中聞甲馬聲
殊不意兵至献忠自介冑彎弓上馬出視
至鳳凰坡正值進忠指示大兵曰此逆献
也群射之献忠甫引弓左脇已中矢急回
馬走矢交集於背遂墜偽提督王尚禮指



揮賓名望千戸胡守貴馳至氣已絶矣尚
禮負其屍走騎追之急乃棄之献忠已死
張可望汪兆齡等猶率偽文武東西鵲立
望献忠還忽萬馬塵掩中営可望等方失
措驚竄大兵四散俘殺以道險不復窮追
可望得收集餘黨尚數千人家口萬餘由
順慶南奔前経献忠所殘戮之地千里無

烟火所至殺馬而食馬盡食人至靴韉鍬轡皆充行粮絕粒十餘日尚日馳百餘里至渠河張奇能率兵百餘護家口断後遇曾英兵千餘出偵探奇能出不意奮擊走之還報可望定國文秀等各驅殘卒同追至重慶江北時可望等騎不滿千餘皆殘悸之餘弓矢脫落曾英意輕之盡移江中戰艦於南岸出奇門南鄭坪等處望見賊衆各下馬偃臥知計已窮或勸英出輕騎数千從下流襲賊大營而令正兵渡擊賊當首尾不能顧縱不盡殲亦可使落胆去英不聽曰彼死命也急擊之徒傷吾人馬吾僅守南岸彼殘卒將饑死否即自遠竄待其奔逸而誅之易盡耳張文秀望重慶

人烟稠集車馬輻湊各兵士縱飲市肆無防禦意語可望曰彼恃長江而設設備易視吾等所棄也且我兵敗無粮不飽者已十餘日矣與其餓死寧與決一戰乎若得数舟艤岸岸可登也蓋文秀素善泅入水行如履平地頃刻可数十里言訖即左持弓右持箭口啣利刃躍入水中履水而往



其部落徐湖楊世國傅法呂布陳勝等五人從之同入江至潮天門忽沉溺不見南岸兵望見皆大笑以為自赴水以死耳文秀等水中断大舟鉄纜穴艙而入立殺数人船上兵出不意盡為文秀等所殪乃舉艙内婦女錙重盡棄江中遂掠一大船回北岸可望等皆羅拜稱賀遂壯士百餘人

被甲持長矛鈎牌弓箭火藥等登舟遶岸上下衝突轉戰南岸兵但望風披靡曾英督左右將領駕大舸數十繞圍可望舟於江心而自持盡弓立桅後為王自奇射中洞胸墮水軍既失主帥遂大亂四散走奔潰可望等盡渡江英兵十餘萬頃刻瓦解重慶城內居民經献忠殘敗之後英所漸次



招徠者不下二十餘萬至是復遭慘殺所獲錙重糧食不貲前此饑餓將死者今復生矣戰甫畢汪兆齡單騎至賀曰四將軍今日之戰樂矣故主身屍何處張能奇持弓矢叱之曰若一圖圓死因我等破靳永城生若以若世家子孫若為相不謂若一意殺人以固寵我等戮力疆原收獲諸健

兜為若數四言殺之殆盡即川民効順於我主上擬賞金帛以固結之若必欲取而盡殺之今日之敗從萬死一生幸復至於此皆若所致也若之肉軍中不足食也今當誅若以謝三軍兆齡未及應已為奇手中矢所中併睛墜馬可望等爭至前舉刀砍為肉糜而死在重慶數日燒城内屋毀



其城望綦江而南所至殺掠如故十二月二十七日在綦江衆無主欲散可望詐言獻忠婢老腳遺腹生子與衆同盟輔孤共尊可望受約束惟偽都督張成功偽總兵王十萬偽都指揮閔索不附閔索先遁可望收成功十萬各責百八十棍衆遂帖然而獻忠之婢老腳所生實為無後也丁亥

正月三日發自綦江十日抵遵義守將王祥已走官民迎入城秋毫無犯十二日自遵義趋黔將由黔入粵西遣滇之土司龍在田與計名臣者前率土兵援楚與賊在穀城時有舊好歸滇方為沙定洲所困因招可望赴滇行至烏江黔撫范鑛揔兵皮熊遣副將楊吉率黔兵三千營南山頂亦拒江為守文秀等復設而渡如渡重慶江直抵南岸楊吉不戰而潰可望因驅兵於兩山伐木一夜成浮橋天明衆盡渡直奔貴陽皮熊聞烏江師潰先走平越范鑛等走定番諸苗乘機入會城掠二日可望等至又大掠三日始招安数日由威清平壩入雲南皮熊與范鑛復入居貴州遵義亦為

王祥所復可望等既破沙定洲雲南尊可
望為國主仍為献忠立廟奉祀然可望文
秀定國能奇等各復已姓亦不復冒張氏
矣

刼灰録卷五終

刼灰録卷六

虞山蒙叟輯

誅逆爰書

刑部等衙門　題

為遵　旨會議事河南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刑科抄出本部等衙門題前事抄部送司該本司署司事主事楊鳳翥同本司

主事袁文新王汝受會同湖廣道監察御
史曹谷山東監察御史吳尚默大理寺左
寺左寺正何京右寺右寺副喻思慥貴州
清吏司署司事福建清吏司員外郎康承
祖會議得犯人三名曰魏忠賢年六十歲
係直隸河間府肅寧縣人係淨身男子於
萬曆十七年間選入　皇城歷轉司禮監

太監捴督東廠官旗辦事客氏年四十八
歲係定興縣人侯二妻選乳進　内封奉
聖夫人崔呈秀年五十五歲係順天府薊
州人中萬曆癸丑進士歷陞兵部尚書案
魏忠賢先曾冒爵寧國公今問斬已處决
姪魏良卿客氏先曾冒濫都督今問斬已
處决男侯國興崔呈秀在官男崔鐸各前

後招稱魏忠賢平生狡險異常先年伏侍
先帝青宮些些小慇懃巧結寵愛嗣 登大
側身禁密就不合踞掌東廠印信恣意作
惡又不合串同阿乳客氏關通線索百般
扇惑任憑出入 詔旨宮闈外庭事權隻
手握定敢有觸忤應時殄滅又不合嗔怒
左都督御楊漣等同工部郎萬燝露章交



攻罪惡先將萬燝矯 旨廷杖一百棍爪
牙內監多人擁門揪髮棍毆推剌不日身
死鉗制九卿科道緘口吞聲廣布戳番四
處捉打事件無端風聞小事動輙擅用數
百斤大枷立枷九門等處枷死不下百十
餘人復遣緹綺逮繫楊璉左光斗周朝瑞
魏大中袁化中顧大章王之寀周宗建繆

昌期夏之令等着令錦衣衛田爾耕鎮撫
司許顯純非刑酷拷羅織成招先後斃命
身無完膚備極慘毒又唆蘇杭織造心腹
内監李實揑疏紊論都御史高攀龍巡撫
周啟元順昌黄尊素李應昇等飛遣驍悍
緹綺激变地方高攀龍投水身死啟元等
四命刑斃　詔獄又將無影詩句逮繫楊



州知府劉鐸百計誣害密串腹弁張體乾
谷應選飄空揑坐呪咀斬絞立殺五命又
將番役搜拏傾同寅孫文豸舊書謅章内
有訕諷字樣硬坐妖書梟斬又誘吳養生
義男首忤黄山課稅坐陷養春全家斃獄
又將吏部等官高尚書張問達等揑坐贓
私追比又將守法無罪官員耿如杞唐紹

堯等無辜逮問坐贓懸罪又串客氏索取
皇親張國紀米石不遂捏佔皇府將國紀
家人立枷斃死数命多方揺動　中宮竟
咬腹黨劉志遜梁夢環誣劾國紀徑逐回
籍致遺　國母憂憤時忠賢兇狼熾發日
咬捕弁楊寰孫雲鶴將平民平空提拏較
絞立枷致死十命惡焰熏天震動　宮闈

為因客氏悍妬與　懷寧宮主母　成妃
李貴人及　裕妃馮貴人不睦忠賢誠恐
二妃漏泄奸詭事情不思主母分尊輙大
逆不道欺瞞　先帝即時矯傳假旨將
裕妃逼令自縊寃慘彌天又不合借名内
操身典禁兵蓄養死士千餘陰謀不軌擅
將山將海宣大等鎮設立心腹内監数十

員役鎮守所有咽喉地方兵馬錢粮漕運處處布置私人李明道等便其呼應又不合同客氏將　內府財物　乘輿服御及祖宗歷朝代傳國庫奇珍異寶令伊姪魏良卿與客氏男侯國興搬盜一空堆積私家填屋充棟見奉　旨抄沒各城陸續進內冊籍可據又假　旨傳客氏廕子部擬



一廕尚嫌其少再添一廕比崔呈秀先任淮揚巡鹽御史貪污被先任左都御史高攀龍叅論罷職勘明追贓得見魏忠賢專權擅政亦不合青衣小帽哀求庇飾忠賢即矯　旨召復原官又不合故意遠交結近侍倖奴顏婢膝結拜忠賢為義父又身為義子尊稱忠賢尚公祖爺等名號出入

禁闥招權納賄引用匪人把持　朝政謀
洩私怨與忠賢計殺高攀龍等多命假借
門戶名色排陷善類重則辟遣輕則削奪
以背後議譏怒吏部郎中蘇繼毆嚇令自
縊以布政丘志充買官銀三千兩誣卸之
禮部尚書李思誠削籍追贓抱寃莫訴黃
緣巡視工程驟躐工部尚書兼御左都御

史訃聞母憂不肯回籍奔喪乘機　先帝
彌留兵部員缺不由會推藉忠賢矯　旨
陞補又不合將令革任未到官伊弟崔凝
秀冒陞浙江摠兵又將先存今故娼賤樂
戶蕭惟中濫推　欽黜盜雲車營都司呈
秀兄弟奸黨中外掌握兵權要柄忠賢外
應先期安排串同別案問斬孫如列曺代

何等稱頌忠賢功德敘建生祠僭與文廟
並峙傾動海內人心又令其腹黨參將靳
廷桂為天津守祠官遊擊錢體乾為河間
府守祠官都司張夢吉為蔚州守祠官百
戶沈尚文為浙江守祠官到處獻媚勞民
傷財動費百萬有忠賢逆姪魏良卿初援
錦衣衛指揮歷陞都督冒封肅寧侯伯尋
冒太師寧國公敞建府第廣撥莊田頒給
誥券又將伊姪四歲乳臭魏良棟冒封太
子太保東安侯三歲乳臭魏鵬翼冒封太
子少師安平伯魏志德都督同知魏希舜
左都督魏希孔世襲左都督魏撫民尚寶
司卿魏希孟世襲指揮同知伊親楊文昌太
子太保左都督楊陰昌都督僉事馮繼先

都督同知傅之琮都督同知董芳名都督
僉事楊昌祚都指揮使王祿都指揮使俱
皆冒支俸祿輒敢勒石立碑安豎司禮監
公署心猶未足又唆使腹黨豊城侯李承
祚疏請比徐達例封兩公世爵崔呈秀在
官長男崔鐸冒廁生員倖中順天鄉試又
將在官次男崔鐙濫授錦衣衛指揮使三



男崔鑰濫廕錦衣衛指揮僉事猶復藉口
叙功等項名色與忠賢冒濫廕襲恩賞不
計其数種種不法惡蹟貫盈隨該禮科都
給事中吳弘業雲南道監察御史楊維垣
前後交章叅劾該兵部抄出　聖諭朕御
極以来深思治理乃有逆惡魏忠賢擅竊
國柄蠹盗内帑誣陥忠直草菅多僉狠如

虎狼本當肆市以雪衆寃姑以從輕降發鳳陽覊巨惡不思自怨輙敢將素蓄亡命之徒身帶凶刃不勝其数環擁隨護勢若叛然朕心甚惡着錦衣衛即差的當官旂前去扭解押赴彼處交割明白其經過地方着各該撫按等官多撥官兵沿途護送所有跟從群奸即時擒拏具奏勿得縱容



遺患若有疏虞責有所歸爾兵部馬上差官星速傳示各該衙門遵行特諭欽此欽遵又該司禮監傳出　聖諭朕聞去惡務盡御世之大權人臣無將有位之炯戒我國家明懸三尺嚴繩大憝典至重也朕覽諸臣屢疏陳列逆惡魏忠賢謟天罪狀具已洞悉窃思　先帝以左右微劳稍假恩

寵忠賢不思盡忠報國以酬隆遇專一逞
私植黨沽惡作奸盜美國柄擅作威福難
以枚舉略數其概將　皇兄懷寧公主生
母成妃李氏假旨革奪至今含寃未雪威
逼已封裕妃張氏立致捐生雖死九原其
目未瞑借旨擅將敢諫忠直之臣羅織削
奪慘毒備至又復串同心腹酷刑嚴拷誣



捏贓私立斃多命他若謇諤痛於杖下柔
良苦於立枷臣民重足道路以目而奸惡
乃身受三爵並崇五等極人臣未有之榮
通同客氏表裏為奸黨　先帝彌留之時
猶復叨恩晉秩無有紀極全賴　祖宗在
天之靈海内蒼生有幸天厭巨惡神奪其
魄二犯罪狀次第畢露朕又思忠賢等不

止窺攘名器紊亂刑章將我　祖宗蓄積
庫貯傳國奇珍異寶金銀等物朋比盜竊
幾至一空何物神奸大膽乃爾本當寸磔
念　梓宮在殯姑置鳳陽即將二犯家産
着錦衣衛同五城及緝事衙門親詣住所
將一應家貲莊田及違禁等物盡數籍沒
入官逐件從實開列来看其原籍違式服
舍等項着落有司填查的確具奏如有隱
匿蒙蔽等情許據實糾察一併連坐亦不
得株累無辜其冒濫弟姪親屬俱發烟瘴
地面永遠充軍嗚呼大奸脫距國典用彰
事釐於辟情罪允孚特諭欽此欽遵又該
吏部等衙門太子太師尚書等官旁壯釐
等題為遵　旨會議事奉　聖旨逆黨崔

呈秀賀國忠親通内擅權雖死尚有餘辜
着法司按律確議暴著其罪以垂永戒該
衙門知道欽此欽遵又該刑部等衙門太
子太傅尚書等官蘇茂相題為遵 旨會
議事奉 聖旨奸惡魏忠賢串通逆婦客
氏恣威擅權逼死裕妃馮貴人矯旨革奪
成妃名號憸毒異常神人共憤朕與昭雪



復號以慰 先帝在天之靈其戕害縉紳
盜匿珍寶未易枚舉當由崔呈秀表裏為
奸包藏禍心謀為不軌仰賴宗社有靈陰
謀隨破二兇天殛人心差快乃五虎李夔
龍等附權驟擢扤鋒勢熖赫奕逼人五彪
田爾耕等受指怙威殺人草菅幽圄纍囚
沉冤莫白其元兇客氏魏忠賢崔呈秀早

定爰書虎彪俱照各官前後究疏着法司
再行依律擬罪以伸國法該部知道欽此
欽遵通抄到部送河南司又該保定撫按
拏解逃犯魏志得魏良棟等到部批送貴
州司收問間又該順天撫按奏稱蕭惟中
病故緣由在案隨該本司牌行薊州提解
崔呈秀冒濫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次子



崔鐙到司該本司呈堂移咨　都察院照
會大理寺請官會審間蒙批河南司會同
貴州司行奉此案呈本部咨行都察院照
會大理寺委官去後隨准都察院劄委湖
廣道監察御史曹谷山東道監察御史吳
尚默大理寺劉委左寺左寺正何京右寺
右寺副喻思熾各職名前來該本司署司

主事揚鳳翥同本司主事袁文新王汝受
會同湖廣道監察御史曹谷山東道監察
御史吳尚默大理寺左寺正何京右寺副
喻思愷貴州司署司事福建司員外郎康
承祖行提魏良棟崔鐙等一干人犯於
都城隍廟逐一研審各犯招與魏良卿等
初招無異會議得魏良卿掃除官奴客氏



輿臺猥婢也一徼扈蹕之寵親臣自命一
恃青宮之愛祼母為功忠賢藉客氏以窺
伺禁闈客氏藉忠賢以立威外庭於是謀
合連環奸同狼狽怙勢弄權無所不至口
傳 詔旨手握斜封逢之則富貴立得犯
之則玉石俱焚塞諫諍之路仗馬不留杜
指摘之門戚畹頻剪緹綺四出海宇騷

幾成反汗之勢鉗綱横加忠良駢首頓結
飛霜之慘寶玉大弓盜歸私室銅符鉄券
盡付傭奴甚且矯草貴嬪甚且逼死賢妃
甚且搖動 中宮罪狀如斯已不勝誅矣
乃名位逵於尚父祠宇過於素王忠賢之
無將也 冊號雖曰奉聖擅寵幾於稱尊
客氏之無等也借操練之名棄釁瑕於肘





腋假整飭之說擁重鎮於要津陰養死士
陳兵自衛如 聖諭所云素蓄亡命之徒
身帶兇刃不勝其數環擁隨護勢若叛然
此其包藏禍心尤為叵測豈臣子所忍言
耶昔趙高煽虐不聞倚長舌之奸王聖恃
恩未有腊刑餘之毒此三兇者陰謀相濟
幾令 廟社危疑逆惡並逞已見神天震

怒干紀犯順罪莫大爲信稱千古之窮奇
允當一朝而並磔者也合引謀大逆者律
二犯同謀凌遲處死崔呈秀梟獍其心犬
豕其行士類比為跖蹻班行稱為猲狢始
以呈身入幕暫寬饕餮之誅既而蒙面還
臺益肆炰烋之氣借門户之混名剪除異
已仰逆璫之鼻息引用士人奔競自是而



成風讜諒因之而避色苞苴充斥肺腑昏
迷請託公行紀綱掃地攄柏臺之長箝制
言官擅樞密之尊把持軍府金穴擬郭況
之藏豪奢丐鄧通之寵呼吸潛通於禁地
嚬笑必窺線索暗度於掖庭威福立見斯
為乞靈播惡之尤矣毋死不聞濁亂數年
之　朝政兜作孽驚惶一世之人心人知

呈秀之纖跡醜形見忠賢而畢露而不知
忠賢之兇鋒毒焰因呈秀而益張也虎噬
實云盈貫雉經猶未蔽辜相應比照交結
近侍官員律斬至如魏良棟魏鵬翼魏志
得魏希舜魏希孔楊文昌魏撫民楊陰昌
馮繼先傅之琮董芳名楊祚昌王祿魏希
孟一十四名身同廝養纖毫無効於公家



冠類沐猴恩廕濫膺於下賤碑名臚列逆
惡彌彰又如崔鐸身為敗種名玷賢書席
權勢而幾諫不聞受豢養而政圖安在崔
鏜崔鑰黃口孺子冒濫錦衣逆孽之禍未
央厚毒之報甚速以上各犯黨緣有禁投
畀何疑自應仰遵 聖諭發烟瘴地面永
遠充軍第其中魏良棟年僅四歲魏鵬翼

年僅三歲崔鏜年僅七歲崔鑰年僅三歲
蒙蒙未視貿貿無知加之世襲怨若富貴
之逼人惟彼元兇實害無辜之赤子倘於
此四犯者憫彼無知寬其一面是尤 聖
朝浩蕩之仁施於法外非臣子所敢輕議
也將魏志得等取問罪犯十七名魏志得
年六十五歲魏良棟年四歲魏鵬翼年三



歲魏希舜年二十一歲魏希孔年三十一
歲魏撫民年十一歲魏希孟年十二歲楊
文昌年十六歲楊陰昌年十二歲楊祚昌
年九歲馮繼先年十九歲傅之琮年十三
歲董芳名年九歲王祿年三十歲俱河間
府蕭寧縣人崔鐸年二十五歲崔鏜年七
歲崔鑰年三歲俱順天府薊州人各招同

議得魏忠賢等所犯魏忠賢客氏俱依謀
大逆者律皆凌遲處死決不待時崔呈秀
依諸衙門官與各官交結黨緣作弊扶同
奏啟者律斬魏志得魏良棟魏鵬翼魏希
舜魏希孔魏撫民魏希孟楊文昌楊陰昌
楊祚昌馮繼先傅之琮董芳名王祿崔鐸
崔鑰崔鏜俱係冒濫弟姪親族各遵 明
旨俱發烟瘴地面永遠充軍招送兵部定
衛拘僉妻解發遣照出魏忠賢崔呈秀俱
已自縊魏忠賢仍應戮屍凌遲崔呈秀仍
應斬首合行原籍各撫按於河間府及薊
州各處行刑客氏身屍無憑查戮聽候明
旨發落未到崔凝秀候 旨另結魏志得
等通取批回附卷餘無照該本司會同道

寺官等將逆犯魏忠賢等各照罪議擬明
白等將魏志得崔鐸等行提前來問擬各
前罪案呈到該部臣等會同太子太保都
察院左都御史臣曹思誠大理寺署寺事
左少卿臣姚士慎等將魏忠賢等議擬前
招并審魏志得崔鐸等各照前情明白會
看得人臣無將將則必誅況刀踞之餘役



乎魏忠賢挾 先帝寵璽籍制中外交結
客氏睥睨 宮闈其大者如嗔怒張國紀
則立枷而殺數命且連縱鷹犬必搖動乎
中宮私憾 成妃 裕妃則矯詔而草封
御至摧抑難堪竟甘心於非命夫且不知
上有 君父矣其於臣僚何有於是言官
死杖大臣死獄守臣死於市曹縲綺四出

道路驚魂告密一開都民重足生祠遍海內半割素王之宮諛頌滿公車如同新莽之世　至尊在上而自命尚公開國何勳而數分茅土尚嗾無耻之穢侯欲騈九命疊出心腹之內黨遍踞雄邊至於出入禁門陳兵自衛戰馬死士充滿私家此則路人知司馬之心蓄謀非指鹿之下者也天討首加寸磔為快客氏妖蠱食月翼虎生風　輦上聲息必聞禁中搖手相戒使國母常懷乎憂憤致　二妃久抱乎沉冤先帝彌留之時詐傳廕子尚以除一為嫌私藏見籍之贓絕代珍奇皆出　尚方之積通天是罪盜　國難容若崔呈秀則天類鴟鴞衣冠狗彘誰無母子而金緋蟒玉

忍不奔喪自有親父而婢媵奴顏作閹乾子握中樞而推弟總鎮兵權盡出其家門位司馬而仍總蘭臺立威欲箝乎言路睚眦之仇必執威福之焰日薰總憲夙仇廹爲池中之鬼銓郎乍嚇驚懸梁上之環九逆豎之屠戮士紳皆本犯之預謀幃幄邊娼挾妓歌舞達於朝昏鬻爵賣官黃金高

於北斗假山水泮遊釜魂消雖已幽快於鬼誅仍當明章於 國法其餘魏良棟魏鵬翼魏志得等十四名及崔鐸崔鐙等或赤身徂儈或黃口嬰兒濟惡而玷賢書無功而纓世爵均應投於荒裔以大快夫群情既經該司會同道寺等官議擬題前來相應題 請合侯 命下本部將逆犯魏

忠賢崔呈秀行原籍撫按魏忠於河間府
戮屍凌遲崔呈秀於薊州斬首各行刑訖
撫按具本奏 聞客氏身屍併請 勅示
發落仍將問過罪案用定爰書頒布中外
曉諭其魏志得等俱遵照前旨發烟瘴地
面永遠充軍各犯 誥命通行追奪奏繳
內魏良棟魏鵬翼崔鐸崔鑰四名統候 聖

明裁奪施行緣係逆犯蚤定爰書事理臣
等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崇禎元年正月二十六日具題二十七日
奉 聖旨覽奏逆惡魏忠賢掃除廝役憑
藉寵靈睥睨宮闈荼毒良善非開國而妄
分茅土逼至尊而自命尚公盜帑夷兵陰
謀不軌串同逆婦客氏傳遞聲息把持內

外崔呈秀委身奸閹無君無親明攘威福之權大開縉紳之禍無將之誅國有常刑既會議明確着行原籍撫按魏忠賢於河間府戮屍凌遲崔呈秀於薊州斬首其客氏身屍亦着查出斬首示衆仍將爰書刊布中外曉諭以為奸惡亂政之戒魏志得等俱依前旨發烟瘴地面永遠充軍誥命概行追奪其魏良棟魏鵬翼崔鐙崔鑰既係孩稚無知准釋放以彰朝廷法外之仁

刼灰録卷六終

刼灰録卷七

虞山蒙叟輯

開讀傳信

魏大中之被逮也故吏部郎周順昌家居吳門順昌素號清介慷慨負大節生平以忠義自矢當大中過吳順昌周旋累日與同臥起臨別泛瀾即以女許配其孫而間

談及中朝新貴輒敢切齒痛詈人人皆屬
目之逆璫每遣緹綺出必使人尾而陰伺
其後既目睹順昌與大中握手繾綣狀而
以逗留既久緹綺促大中行語侵順昌順
昌張目叱之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
子耶若曹歸而語忠賢我即故吏部郎周
順昌也因呼忠賢名詈不絕口觀者相顧
咋舌其語聞忠賢後大中下獄御史倪文
焕即以締婚一事叅順昌削籍矣忠賢恨
未已而先是御史按吳及中丞之撫吳者
毛一鷺皆以禮文間與順昌有隙前撫臣
周啟元疏叅一兵備憲臣托疾請告得
旨啟元削職乃謂疏實順昌為之於是織
造內臣李實以擅減原題袍段數目追論

啟元之悞運且謂其托名道學引類呼朋各立門戶而周宗建繆昌期周順昌高攀龍李應昇黃尊素等為之干請吳民深恨切齒先已因山西巡撫何景擬戍張慎言疏忠賢矯
旨謂周宗建贓私狼籍及行撫按追比久不回奏而聽其逍遥無忌繆昌期已經削奪仍補服黃蓋開館招賓皆



遣緹綺逮問實疏上忠賢復謀及崔呈秀等謂不盡逮無以立威於是乃復逮啟元等五人實之上疏也從浙至吳傳聞中丞張箎為款水陸珍異以數百品計實不下一箸中丞頗愧而最後乃啜一甌茗中丞歡始以順昌事進且旁及吳中二三縉紳欲一網盡之而實但聞忠賢之恨順昌故

不敢有所蔓引或云疏乃中朝借實名為之實與中丞皆不與聞其事秘莫知也是時緹綺皆挾忠賢叱咤風生所至守令為之除館治饟丞尉以下小不當意即廷笞之至與撫臣抗禮撫臣事之惟謹而其所逮繫家索金錢動數千計皆立破昌期宗建等行未三日而緹綺之逮順昌者復至吳

吳中沸然順昌之里居也樂為小民理冤抑達於當路諸凡輕徭緩徵之事必順昌為之倡首至窮交寒士激揚援引不惜齒頰以故士民深德之驟聞其被逮不勝冤憤欲以身代口語籍籍皆咎中丞聞報之日晝晦怪風暴雨連五日夕如注平地水深數尺順昌家居城外委巷中蓽門蕭寂

使至吳令陳文瑞素重順昌舁騶從冒雨夜往告之故順昌顔色不變坐談良久令請順昌入治裝順昌自被放後好學書喜為人揮灑不倦比入簡視圖籍為僧濡筆寫一署額妻子環而相向哭順昌不為動語亦不及私質明順昌對令盡粥二盂始改囚服呼肩輿入觀者枳道皆失聲既入



公署候命署鄰督府中丞寀遣人覘之見百姓無少長蟻附而至皆願一識周吏部有詛有祝其詛者目中丞為奸黨青衿之士各走泥淖自朝至於日中昃絡繹載途中丞恐授意邑令請順昌至邑傍署具飲食洗沐士民則亦從之邑署署隘不能容皆淋漓庭中不忍言退順昌家固貧無擔

石儲而緹綺之勒索不已順昌又誓不與
一錢乃士民願為傾貲以助即居平非好
義者咸無所吝至有不言姓名投金而去
者貧士貸修脯不足解敝衣質庫中得少
直即以為贈緹綺聞之愈益欲饜其橐遲
三日始宣詔是日復大雨衆聞宣詔後順
昌且就檻車傾城而赴皆執香以送煙漲



蔽天號冤之聲震聞數十里邑令借順昌
出邑署衆遮道車不得前順昌褰帷好謂
之曰勞苦諸父兄之愛我而顧我少留此
國法也不可須臾緩吾與諸父從此訣矣
衆乃益大慟自邑門至使署不一里而遙
每數步衆必尼之使不前踰時乃達既至
使署衆益集署門未啟署逼邇城闉衆登

城環立雉堞皆滿香焚雨中如列炬城上
人呼則城下人應之城下人呼則城上人
亦應之聲愈震順昌亦出不意再拜請解
散而衆不為動時師儒耆者咸會稍有昌
言欲走闕下上書為順昌稱寃者錦衣之
千夫長及緹綺居署內皆惴惴欲速中丞
入以自强時兵使者張孝守寇慎及令文
瑞皆心知順昌寃相顧作慘然色又以民
心洶洶故先以告巡按御史徐吉御史至
前驅呵殿如平居御史見景色稍異戒無
辟人比中丞至衆三呼奇寃皆迭應署門
左設兩使者位諸生將待其入坐朝守令
後欲申伏闕上書之請而中丞猝欲畢事
甫至即令啟門士民遂蜂擁先入時雨小

止地濘泥沒膝諸生皆已不顧既入仰視
堂上設幃幕儀杖二錦衣列侍皂衣鵠立
指揮四顧傍若無人而最下則置扭鐐具
為被逮者蒲伏之所諸生益下不勝憤至
有仰天長號有呼
太祖高皇帝者語雜不能辨然尚未有抗
言執詞以申所欲請比兩使者入一太學
生文震亨迎而告之曰今日民情士心如
此明公獨不為青史計思所以自愛乎中
丞顰蹙而語曰固常思之今且奈何生曰
為今之計惟有請緩問讀明公據實上聞
謂士民所以迫切呼號者非有他意欲徼
曠蕩之恩以吏部下撫按行勘如干請有
據而後令就逮即死且不恨中丞固無意

聽之而以其言直遂強露欵曲態曰為吏
部上疏固當但諸生特未審耳以
聖怒如此即上疏能保其有濟乎生曰固
也若以
聖怒則何辭之有今者實出忠賢矯 詔
而殺天下賢士大夫以快其私憤夫忠賢
流毒不止一方受禍不止一人特吏部為

諸生素所心服實見其苐以口語賈禍故
不避斧鑕為之請命今者疏上明公稍為
親切其言幸而得請則吏部再生之日即
明公不朽之年即不得請而直道猶存人
心不死明公獨不可留此一段清議以逆
折奸人之胆令稍知顧忌乎中丞無以應
苐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不聞君臣之義所

逃今　詔旨在卽　君父在也群聚而譁
豈人臣禮耶生日夫豈惟詔旨在將
二祖　十宗實式憑焉睹忠賢矯竊至此
必且速殛之且明公固諸生曩日所北面
事者倘奉明公之教得立王堦方寸地有
如今日之事必以死爭批鱗折檻豈異人
任明公奈何教人諂耶聞諸道路微知

所自起故欲明公始終之今日之舉為明
公非為吏部也時御史傾聽久見生言激
烈徐語之曰諸生弟無譁當商所以善後
者而中丞曰若然且開讀生曰明公之言
直相紿耳開讀之後惟有一去去則惟有
一死何益為時緹綺以目相視耳語謂生
何為者而訶中丞不以法繩諸生生乃語

中丞曰諸生今日業已身殉矣明公棄一官諸生棄一身事將有不可知者明中不聞吳中往事耶當汪直橫時遣內臣王敬乘傳至吳令諸生抄錄方伎書諸生不聽敬令有司逮至驛欲辱之諸生持挺伺而擊諸途敬走匿竟以身免尚書王恕時巡撫江南疏奏歸曲於敬敬正法諸生獲免而生又聞王振之橫也惡祭酒李時勉守正傳旨荷枷國學門國子生數千人走闕下欲得振而甘心焉振懼時勉得釋今此曹縱虎而翼將衆怒如水火何恃而不恐正為明公故保全之耳緹騎聞之皆靡退而中丞復語曰即欲上疏當俟入臺具草生曰明公一入臺猶得令諸生望見顏色

耶必此地拜疏而後可御史乃趨中丞慨然曰龍逢比干亦人耳今日吾兩人當勉為之而兵吏者從旁慫恿亦甚力事業有緒矣時生與兩使者互相往復衆環聽如堵墻兩使者直立泥塗中上則肩相摩而下至足不能履地不復具威儀矣甚囂衆竟不審使者與生作何語日已亭午緹綺見議久不決手鋃鐺擲之地有聲琅然大呼囚安在衆怒忽如山崩潮湧忿然而登攀折欄楯奮擊一轉瞬間已見緹騎及千夫長皆抱頭東西鼠竄升木登屋或匿廁中或以荊棘自蔽衆搜捕之皆搏顙乞命身受重傷無一得免其踰墻而出者墻外人復痛箠之或蹴以屐屐齒入其腦立斃

於是中丞御史臺察守令不復相顧諸生見事敗壞皆糜然出而當搶攘間中丞幕府將佐統騎士至一卒恫愒衆遂欲奪刃刃中丞兵使者立捕此卒鞭之以徇衆稍定而守慎令文瑞素能得民為溫言解諭衆乃聽中丞出是日也微守令與兵使者中丞幾殆時衆皆出一時憤激非有郡輿成



羙亦不審事已決裂時不知所終會日已旰而緹騎之至浙逮黄尊素者舟過城下乘傳至驛道聞城中有變不信為然挾勢需索如故而驛卒已心易之皆偃蹇不應緹騎怒而詈則亦詈怒而擊則亦擊而其至市中市酒脯者强賈市中人亦執而擊之且周呼於城上曰緹騎復至矣於是衆

皆乘勢走胥江城下焚其舟投其槀於河而所齎駕帖遂失不知所在緹騎廹皆泅水過西岸西岸多田父以耰鋤代梃逐之緹騎生長北地素不習水抱片木浮沉數里外至僻處仍敢登皆困甚而衆亦已散則日抵暮矣是夕天乃霽月色皎然如白晝郡邑人入署從血肉中扶傷痍者起皆



奄奄氣息僅屬聞人聲稍厲則股栗求救中丞乃發符召衞士介而環使者以護之而順昌亦一夕再徙之别署中以宿爲順昌至是已無生還之望第一死足千古矣次日稍辨色吳中鄉大夫以非常舉動素服而謁兩臺及兵使者求所以敉安地方計中丞則已夜要御史入臺從燈下草疏

告変五鼓遄而出對鄉大夫意甚悪曰鼓亂之衆諸老先生蚤出一言即鎮定矣盖意謂鄉大夫實使之要疏既上將行有司必欲得首事者以報乃以疑似捕顏佩韋等十三人下獄而逮具爰書謂誰為聲㧕號召者誰為傳香盟衆者誰為閭里驍勇同悪相濟者誰為張皇狂吽聲聞遠邇者皆子虛烏有之案甚至有先期出後事歸而亦被執諸人當訊無一語自辨第曰以周吏部之賢而受禍若此吾儕小人當為之死又何言皆談笑入獄中丞遂十日三上疏欲以擒獲亂者功自解疏益祕而御史微洩之謂此曹皆狗私倡率非有公憤以實吳民切齒痛恨之語而竟不及號寃一

字僉謂中丞之心死已久矣時衆尚誓死
不肯令順昌就逮謡言四布且大書而揭
之通衢謂衆必與俱命於是守令皆就順
昌謀揚言候旨乃發而俄以一夕調兵水
陸振旅夤遣就道千夫長及緹騎之倖存
者皆以得生出金閶門為慶守令與順昌
乘舴艋小舟先行渡關泊曠野間乃敢宣



詔從草莽畢事比明而衆覺之則順昌出
已久矣時忠賢所遣伺事之人在吴者踉
蹌從間道星馳入長安上变曰江南反矣
盡殺諸緹騎矣次至者曰已刼順昌而監
旗城門晝閉矣又次至者曰已殺都御史
矣并絶運道而刼運艘矣忠賢聞之大恐
以答呈秀跪而數之曰若語我盡逮五人

而今且激變東南東南財賦地也失之則
異日吾何以成大事呈秀惶怖叩頭請死
忠賢叱之出呈秀廹欲自縊家人環守之
而李實聞变亦閉門哭目盡腫比中丞疏
至首輔故吳人病悸不能出次輔當代擬
而忠賢至閣尚强缺一字厲色語曰　上
震怒甚必欲盡誅為亂者次輔語之曰公
誤矣夫京師仰江南漕粟以百萬計今運
期在邇地方有变正當示以寬大而復以
嚴旨激之脫果有他故誰任其咎忠賢不
應而入而閣臣之從政新者意獨不謂然
當票擬從次輔手攘疏握筆欲書而意緒
忽奭然不能措一語忠賢促之廹次輔乃
復取擬得　旨謂順昌逮至　朝廷自有

酌量處乃小民無知何得擁衆號呼幾成鼓噪如本日解散姑不深究等語盖已明示撫按可以寛政結局比中丞再疏至得旨謂愚民狂逞致擠傷旂尉則不欲以殺使者名也而中丞三疏至乃云緝獲首難狂民地方帖服且有天網不漏輿情共憤等語忠賢遂謂信然不復有激變之虞而



會次輔以病卒首揆出視事有所指授於是漏網渠魁之　旨下錦衣大帥田爾耕亦遂疏及諸生而前御史戲語吳人之官於都者曰周吏部遂真為扶餘國主耶盖深恨之也時吳中日夕狂駭謂將有坑戮之事富家皆盡室徙　中朝之議亦必欲於三吳起大獄先及諸生之抗言者緹騎

亦具書姓名以入業行遠矣而忠賢方與其黨密謀　宮中時地忽震動當坐處鴟吻無故自墜所幸二小璫皆擊死俄頃有聲如震雷西北起振撼天地黑雲乘之歘蕩壞民屋室数里無存巨石從空飛注如雨男女死者以数萬計驢馬雞犬皆盡斷臂折足破顱缺臭者枕籍街衢咸滿王恭

廠舊置火藥發驚象象狂走民人遭踐踏死者又無筭時司天占候據實以告曰地中洶洶有聲是為兇象其地有殃地中有聲混混其邑必亡又曰地鳴者天下起兵相攻婦寺大亂忠賢即杖殺之時以司天小臣而能執藝事以諫賢於稱功頌德者遠矣變小定錦衣大帥復以吳中事請忠

賢以變故心畏命姑置之而順昌竟忽死獄中至死罵不絕口涸而出其屍糜爛不可復辨傷哉行道復傳　旨密令中丞即殺顏佩韋等五人餘各戍遣督學使者亦降斥諸生有差姓名俱別有紀中丞復恐生变不敢顯戮於市紿而縛之以屬兵使者使者流涕而斬於使署前行刑前一日

復暴風大雨如遠順昌時拔木殺禾稼摶激太湖水漂沒民廬溺死者無數大江泛濫者數日夕人皆謂怨氣所致而且知忠賢與呈秀業欲盡逮諸黨人殺之實以吳中為首故緹騎先行金數千於錦衣大帥欲以改收捕冀得遣而苛歛不貲自吳中事起天怒人怨相為感召忠賢既有戒心

而緹騎亦相戒不敢南指即黃尊素駕帖已失弟行撫按逮而已天下皆謂吳中一擊賓比博浪推云

朱文學

文學諱祖文字缺二字完夫其別號也世為檇李人祖先應募禦倭功最累陞都督大將軍世襲蘇州衛指揮以廉勇聞文學幼孤母勵節撫之搆集講讀文學長而行端方頴異雅不好武被服躬行有古人風弱冠補博士弟子痛母志節未揚不遑寢

食吏部郎周公順昌初未識文學文學會文太史（名震孟字聞起）為孝廉時與文學習讀其母貞操持節吏部聞而憐之慨然為白當道得類題取　旨部牒下郡而文學始之乃為之感泣搏顙願為公死無何吏部忤璫被逮變起倉猝都人士惶懼不知所為文學念此行必無全理願相隨視其後事

以圖報慮家人或相阻勸遂不復歸與吏部同宿公所中夜從容謂吏部曰公灑然就道良善然事未可知脫有緩急誰可告者吾當先往為地吏部首肯良久曰徐銀臺（名如珂號念陽）肝膽如雪必能相濟傾侍郎（名宗孟號巖叟）新缺二字中意氣不薄可與計事此外則定興之鹿（名善繼號乾岳）吳橋之范（名景文號質公）

熱腸急難一言相諾生死不渝皆可告者文學遂別去先走都下此吏部未至有以滅門事中吏部者得銀臺力辯而解至槖饘薄鬻之事侍御已先為之所矣已而懸賕数千文學私幸旦夕告完或得議獄緩死百計丐貸都門不足則走定與不足則走吳橋冒暑单騎間関千餘里逗留数十日据摭稍就而吏部已斃獄矣吏部畢命之日文學夜宿野店有聲魂然精誠相感豈其誣耶文學微服僻處偵察動静每一感動聞者凄惻凡往来津渡出入禁門特遭邏卒徼倖獲免亦危矣然以自滞長途弗獲視殮有違初心遂至欝以死彌留之際猶以吏部後人為念嗟乎文學之所以

報吏部者不已至乎而摠為一念孝思所激夫以文學之至性篤行固足以不朽矧其附青雲之士哉

## 五人傳

五人伊何皆吳門閭巷人死殉周吏部者也曷為乎殉之枉論至於死也吏部清剛得人語在本傳及諸記事中時有顏佩韋者家千金聽父兄賈已獨從諸少年遊遇不平事及毫惡有所魚肉輒代直之或岸衆共擊里中咄咄然未嘗習吏部也吏部

被逮為丁卯三月望士民震駭喧聚競割貲贈行而緹騎因遲之以饕橐自是衆日益聚十八日吏部囚服出候宣　詔佩韋傳香盟衆誓於市曰欲衛周吏部者從吾其素所與有力人馬傑已每晨擊柝號召一時執香從香萬餘兩中如列炬至西署見陳械具金吾氣張甚韋即率先向兩臺

使訟吏部寃顧以身代而楊念如故業鬻衣及牙儈沈揚雖素好義皆不習吏部并不習佩韋時亦偕衆求疏免逮哭聲幾崩城隅跪乞至午不起緹騎怒傑復從旁攘臂罵魏忠賢不去口緹騎叱曰斷而舌遂將繚鐺擲堦作聲大呼囚安在衆大噪曰此東廠矯　旨安得爾爾緹騎猶以械擊

沈揚而吏部與夫周文元聞難泣詈三日不食至是直前奪械緹騎復傷其額於是衆如山崩海立競呼毆皂衣者而若輩出不意咸負傷鼠竄矣一人匿署閣驚墮念如立格殺之一人踰垣仆或以屐蹴其腦亦斃中丞不能制至調兵自衛是日矯旨逮黄尊素御史者亦過吳門驛騷郵傳横



攫民間物河干聞城内之毆緹騎也亦毆之緹騎鳥散燔其舟駕帖燼焉是時逆閹邏卒相望於道聞变間道歸白閹或言蘇殺大吏或言蘇人擄城截漕閹亦稍阻中丞兩疏猶傳票寬旨諭安而中丞献媚不止捕諸無辜屬吏五人挺身自承卒疏姓名請論首撲遂擬漏網渠魁之 旨竟論

决西署前然自是金吾亦絶遺矣方五人初縶圜中人慰之曰當國者吾鄉貴若必無恙佩常歎曰鄉貴方父事奄試觀諸縉紳狴犴刺刻屍血狼籍吾儕足當承歡一臠乎吾寧從吏部死不願向此姦得生也圜中皆泣下未幾吏部訃至五人哭失聲嗣後每聞啟獄鍵輒喜曰取我輩赴市矣



比臨刑相顧鈌二字延頸以受上下為之流涕前一日暴風大雨太湖水溢久之劾吏部之倪御史敗常晝見五人戎裝帶劍入其室須臾旌旆數十導吏部來庭中石井欄忽自飛起轟聲大震而去咸謂伯有灌夫未足比異也五人死年餘而中丞暴死逆奄伏誅虎丘借祠癈吴之賢士大夫

請五人首塟其址碑為五人之墓焉

五人碑記

五人者蓋當蓼洲周公之被逮怱於義而死爲者也至於今郡之賢士大夫請於當道即除魏閹廢祠之址以塟之且立石於其墓之門以旌其所為嗚呼亦盛矣哉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塟焉其為時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貴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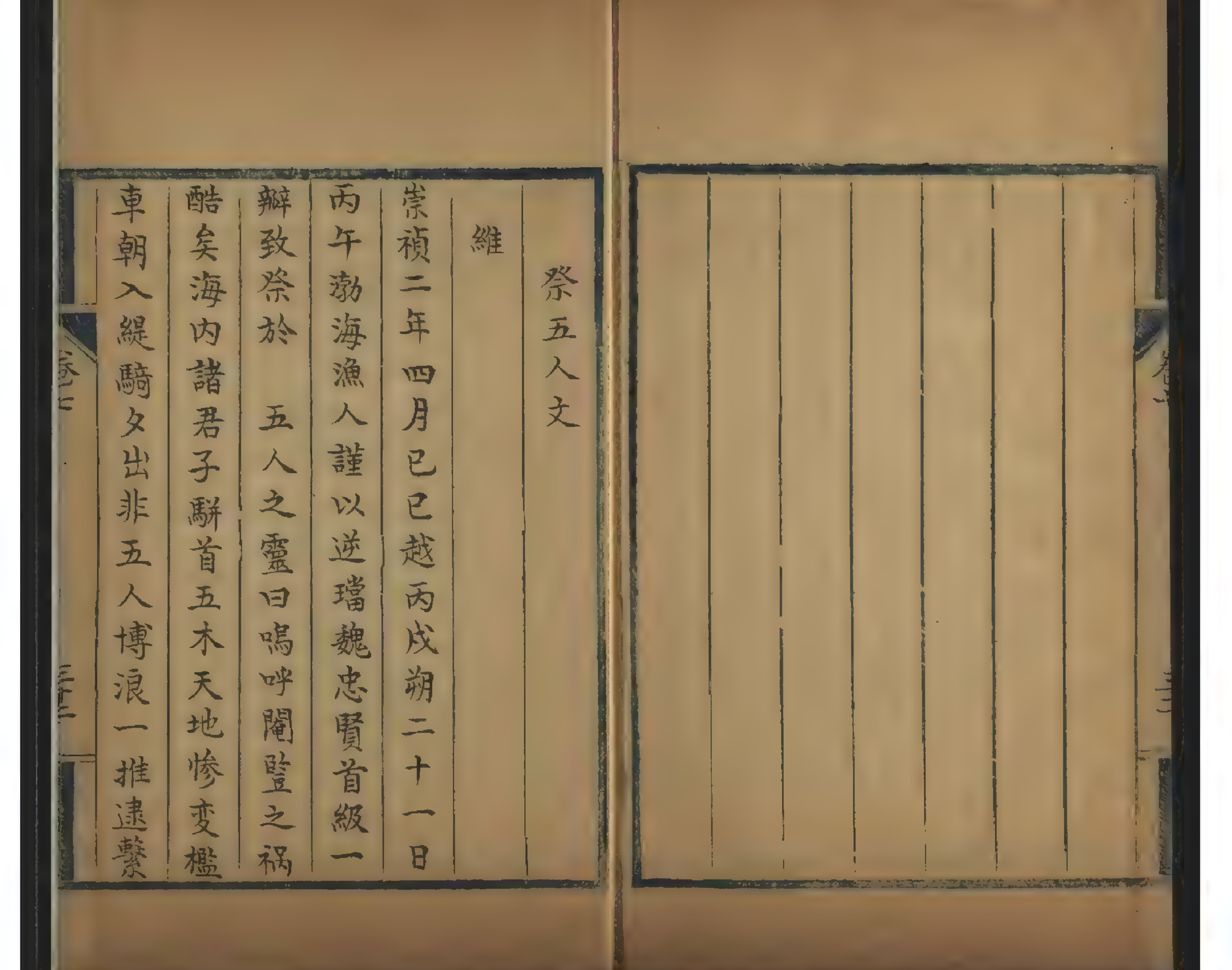
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沒不足道者亦已眾矣況草野之無聞者歟獨五人之皦皦何也予猶記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五社之行為士先者為之聲義斂貲財以送其行哭聲震動天地緹騎按劍而前問誰為哀者眾不能堪扶而仆之是時以大中丞撫吳者為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始也吳之民方痛心焉於是乘其厲聲以呵則噪而相逐中丞噤不敢出聲而緹騎有死者既而以吳民之亂請於 朝按誅五人曰顏佩韋楊念如馬杰沈揚周文元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然五人之當刑也意氣揚揚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譚笑以死斷頭置城上顏色不少變

有賢士大夫發五十金買五人之脰而函
之卒與尸合故今之墓中全乎為五人也
嗟乎大閹之亂縉紳而能不易其志者四
海之大有幾而五人生於編伍之間素不
聞詩書之訓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亦曷
故哉且矯 詔紛出鉤黨之捕遍於天下
卒以吾郡人公憤一擊不敢復有株治大



閹亦逡巡氣奪非常之謀難以猝發待聖
人之出而投繯道路不可謂非五人之力
也由是觀之則今之高爵顯位一旦抵罪
或脫身以逃不能容於遠近而又有剪髮
杜門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賤行視五
人之死輕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
義暴於 朝廷贈美謚顯榮於身後而五

人亦得以加其王封列其姓名於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無不有過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領以老於戶牖之下則盡其天年人皆得以隸使之安能屈豪傑之流扼腕墓道發其志士之悲哉故余與同社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為之記亦以明一死之大匹夫之有重於　社稷也賢士大夫者同鄉因之吳公太史聞起文公孟長姚公也婁東張溥記





祭五人文

維

崇禎二年四月巳巳越丙戌朔二十一日丙午渤海漁人謹以逆璫魏忠賢首級一瓣致祭於　五人之靈曰嗚呼閹豎之禍酷矣海內諸君子駢首五木天地慘变檻車朝入緹騎夕出非五人博浪一推逮繫

有已時哉或曰使諸君子藉口明哲將没
世不稱使五人縮朒閭井卒與草木同腐
三代以下患不好名耳嗟夫此豈知五人
者哉當逆璫時呼吸生死非明道見道顧
能霆雷飈發一往不顧如是耶丈夫至性
勃發五體塗地豈復為身後名而身没卒
以名報好事者亦震其名而相與表出之

此忠臣烈士之心所以闇没而不盡白於
世也五人之名彰彰在人目耳吳中賢大
夫顧題之曰五人之墓不賢之義之而人
之不名之氏之而五人之嗟夫是能知五
人者矣余人也五人死而不椎心扼腕裂
眥流血者非人也逆璫磔死河間余閒行
取其頭屬在官府不能得則斬漸祠偽像

首以祀諸君子耳鼻口目人各一竅餘一目以視五人咄哉逆閹今而後見五人矣逆閹之目抉矣五人之目瞑矣余曰五人之死如昨日耳不旋踵而目忠賢磔河間目良卿斬西市余無愧乎人哉敢薦一竅於五人尚 饗

刼灰録卷七終

# 㓨灰録卷八

虞山蒙叟輯

偽太子

崇禎十七年五月戊子朔越三日庚寅福王監國於南京壬寅即皇帝位辛亥詔輔臣吏可法訪大行皇帝梓宫并太子二王七月庚寅起復丁憂左懋第為兵部侍郎

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加前都督陳洪範
太子太傅往奠先帝山陵訪東宮二王消
息齎大明皇帝致北國可汗書以行辛亥
巡撫淮揚御史王燮疏言據北京逃回未
任陽春縣典史顧元齡稱傳言皇太子卒
於亂軍定王永王俱於賊走之日遇害於
王府二條巷吳揔兵宅內老吳揔兵亦被

害吳揔兵者三桂也十二月己巳陳洪範
自北歸疏言流冦聞
大清兵至先弑皇太子止挾二王馬上行
兵敗永定二王遇害而懋第畱疏云臣奉命
訪東宮二王消息沿途訪問有言流冦向
山海發兵入皆見同兩皇子出者有言流
冦山海敗回在通州西門上見一位有父

老涕泣進果進履者有言流寇西遁時挾
一位在馬上出城者十一月二十三日守
門官口稱先皇帝皇太子到禮部隨令人
察覘皇親周奎太監賈應庚不認有認者
皆被殺而百姓猶以為真臣覊閑此地不
能面問真偽云弘光元年三月四日丁亥
上召保國公朱國弼大學士馬士英王鐸



前東宮講讀官劉正宗李景廉諸臣入武
英殿諭曰鴻臚寺官高䕫箕密疏稱有北
來皇太子已往浙江朕念先帝之子即朕
之子遣內臣馮進朝至紹興追回昨遣內
臣李承芳盧九德審視回奏面貌不對語
言閃爍卿等可會同府部大小九卿科道
及舊日東宮講讀官前去辨驗於是百寮

承旨詣錦衣衛掌衛事都督同知馮可宗私寓各服錦繡携有朝服吉服擬辨驗真即以東宮禮朝見入賀上先傳到待罪東宮講官方拱乾戴平頂巾直領衣大帶與俱可宗私寓堂屋三間前除宏敞面池左右回廊各有隙地一男子憑小几南向坐約十七八歲百僚叅差入堂戶多嘖嘖私語或言皇太子有虎牙二或言眉長於目今非是也大學士王鐸至東宮講官拱乾正宗景廉近前立鐸指拱乾問是誰曰方先生拱乾默然指正宗景廉問不識也正宗問講讀何所曰文華殿問講讀先後曰先講問書做字樣曰所寫字詩句忘之矣問字寫幾行曰摹十自寫小字問講案上有

何物曰忘之矣東宮講讀實在端敬殿先讀後講書倣寫孝經講案上有牙籤金尺一非所對刑科左給事戴英前曰先帝廷鞫吳昌時於中左門携皇太子出視所立何地有何事何語曰誰吳昌時又曰忘之矣問嘉定伯姓名不能對英抗聲曰汝是詐冒以實告當救汝鐸曰假冒子即跪地



曰求公等救命左都御史李沾授以紙筆供稱高陽縣人王之明駙馬都尉王昺姪孫家破南奔遇高夢箕家人穆虎教以詐稱皇太子沾受之即日百寮回奏上召入曰朕念先帝身殉社稷側耳宮中望卿等奏至果真即迎入大內仍為皇太子誰知不是聲淚俱出感傷久之沾奏入偽太子

拱手上不顧沾三奏上徐命取視付法司是日夢箕其疏稱妖奸已露正宗英各疏請究主使越二日庚寅薄暮上傳訊僞太子以次日奏聞逮夢箕家人穆虎從杭州来猝被執檢得夢箕姪高成家報左都御史沾命御張孫振何綸夏繼虞至大理寺後堂鞫之孫振以家報中有二月三日往



楚往閩語入奏壬辰華鴻臚寺少卿高夢箕職命集百寮會訊之明夢箕虎於廷九在籍官在京舉人在監在學諸生耆民俱入視之明坐地上京营卒数十人環坐守之上訊夢箕夢箕仰天歎曰一念癡忠天地可鑒不意為無賴子所誤罪合一死但更勿借題則國家幸甚訊虎與之明供無

異詞訊未竟忽有靖南提塘於訊所出黃
得功刻印末上疏云先帝子即皇上子若
即為處治東宮諸臣識認亦不敢出頭取
禍遂入奏上命禮部將會審王之明一案
曉諭天下已亥三法司覆訊之明夢箕虎
於大理寺堂究主使虎不承請逮高成上
命該衙門將王之明加意護養勿驟加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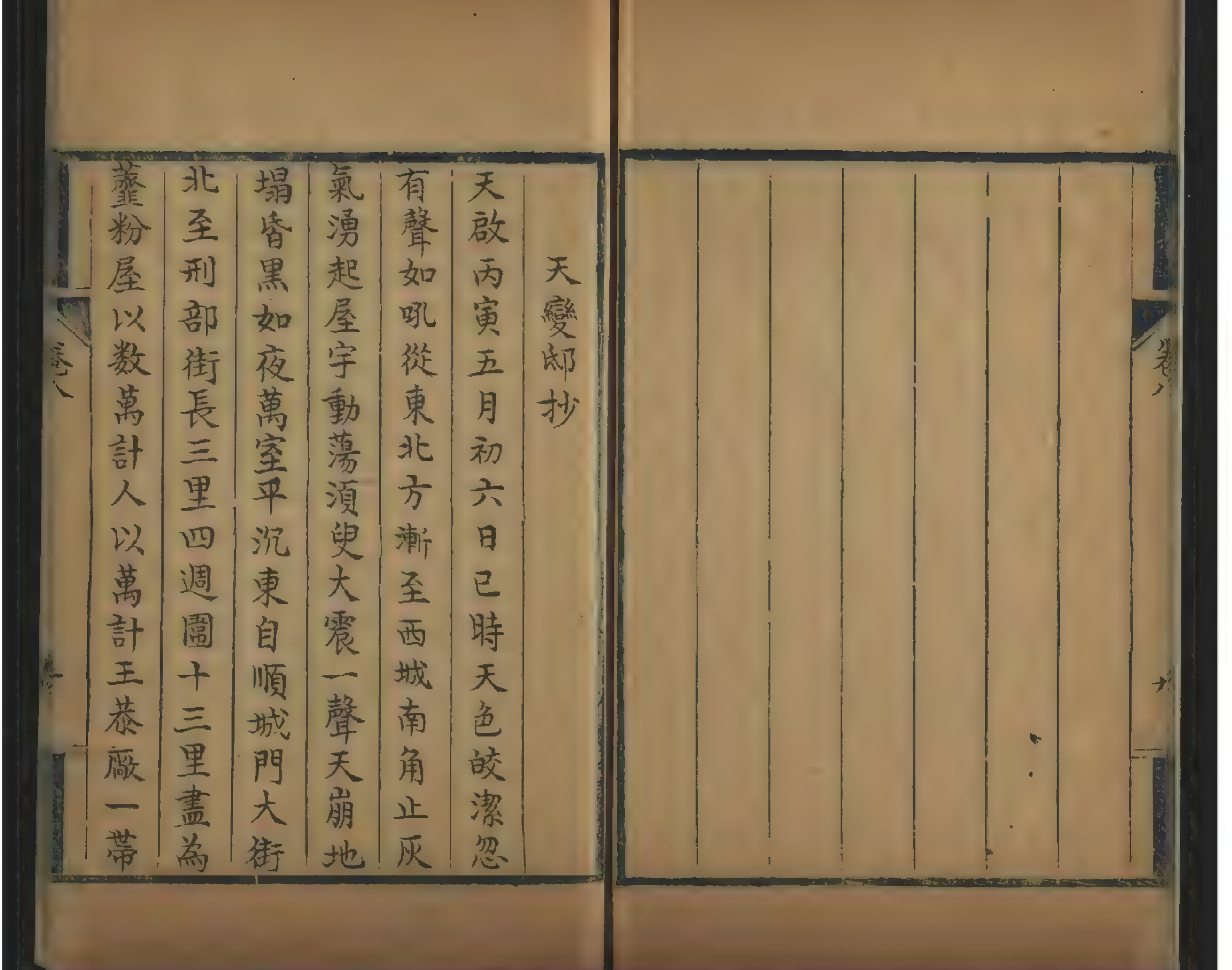
俟明告海內然後正法已而從杭州逮高
成至訊往楚往闖何事支吾不承癸卯三
法司奉命再覆訊上出東宮舊伴讀丘執
中識認令各鎮提塘官入視之明見執中
不識也於是群疑漸解御史孫振獨持闖
楚語甚急大理寺葛寅亮私語曰公等度
朝廷兵力能聲左良玉鄭芝龍之罪而制

其死命乎若詞連兩人則何以待之獄未具而廣昌伯劉良佐寧南侯左良玉之師至矣良佐言太子先帝血陰童氏皇上宮闈謹涕泣保留良玉言太子事未可決於二三左右須決於天下國人使太子不失王封再疏遂言逆輔無君朋害皇嗣謹聲罪提討兵在途乃舉兵反楚武昌四月丙



辰始九江移書揔督江楚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袁繼咸日願握手一見為皇太子死繼咸入舟良玉為言太子大哭明日良玉懷中出皇太子密諭袁繼咸反諸將與繼咸日密諭從何来拂衣去良玉破九江以其子為副元帥是夕死京中戒嚴以此獄久不決五月辛卯上出狩亂民出之明於

獄納諸宮中九三日揔督京营戎政忻城
伯趙之龍斬首事三人以之明還獄戊戌
上至自蕪湖出之明隨上北狩不知所終
先是十二月虎挾之明南下詐稱皇太子
至夢箕所夢箕信之未敢入告送之杭州
屬諸姪成之明益驕大明無忌成懼夢箕
知之亦懼令送金華之浦江事稍洩又密
以聞遣馮進朝追回至興善寺入奏上遣
盧九德識認不真遂移置錦衣私寓





## 天變邸抄

天啟丙寅五月初六日巳時天色皎潔忽有聲如吼從東北方漸至西城南角止灰氣湧起屋宇動蕩須臾大震一聲天崩地塌昏黑如夜萬室平沉東自順城門大街北至刑部街長三里四週圍十三里盡為虀粉屋以數萬計人以萬計王恭廠一帶

糜爛尤甚僵屍層疊穢氣熏天瓦礫盈空而下無從辨别街道門戶傷心慘目筆所難述震聲南自河西務東自通州北自密雲昌平告变相同城中即不被害者屋宇無不震裂狂奔肆行之狀舉國如狂象房傾圮象垣逸出遥望雲氣有如亂絲者有五色者有如靈芝黑色者衝天而起經時方散合科道意火藥局失火緝拏奸細而報傷甚多此真天变大可畏也

欽天監占語曰候得五月初六日巳時地鳴如霹靂之聲從東北艮位上来行至西方起有雲氣障天良久未散占曰地鳴者天下起兵相攻婦寺大亂又曰地中汹汹有聲是謂兇象地有殃地中有聲混混其

邑必亾（魏忠賢即時打死此官）

後宰門火神廟楝宇殊巍煥初六日早守門內侍忽聞音樂之聲一番粗樂過又一番細樂如此三疊衆內侍驚怪廵緝其聲出自廟門方推殿門跳入忽見有一物如紅毬從殿中滚出騰空而上衆共矚目俄而東城震聲發矣



哈嗟門火神廟廟祝見火神颭颭行動勢將下殿忙拈香跪告曰火神老爺外邊天旱切不可走動火神舉足欲出廟祝哀哭抱住方在推阻間而震聲旋舉矣

張家湾亦有火神廟積年扃錮不開此日鎖鑰俱斷

有一喬老兒騎一馬行至泊子街地動墮

馬此老頭旋眼暗自疑頭暈曰不好了我中風也急覓路傍一酒櫃靠定少頃明亮抬頭見左右挾兩人一人紗帽無翅一人紗帽蓋眉細看之俱是身補各面面相戲而走散去此老方知不是頭暈

屯院何廷樞全家覆入土中長班俱死屯院內書辦當駭相與持鍬钁立瓦礫上呼



曰底下有人可答應忽應聲救我諸人問曰我是二小姐書辦知是本官之愛妾急救出身無寸縷一書辦脫大襬裹之身無裙褲騎驢而去不知所之

前門上一賣棺店初七日有一人買棺二十四口訏其多又有一人至曰吾要買五十二口主人曰沒有許多其人曰沒有便

小的也搭上幾口罷主人曰你要幾口大幾口小其人曰你不要嘗只與我五十二口我回去自配

皇上此時方在乾清宮進膳殿震急奔交泰殿内侍俱不及隨止一近侍掖之而行建極殿檻鴛瓦飛墮此近侍腦裂而乾清宮御座御案俱翻倒

有一紹興周吏目之弟殊貧因凡榮遷思敞公弟到京纔兩日從蔡市口買一藍紗褶搖擺途中遇六人拜揖尚未完頭忽飛去其六人無恙

有一部官家眷於私宅中因天黑地動椅桌傾翻舉家驚惶無措妻妾抱柱而泣隨僕於地亂相擊觸逾時天漸明俱蓬跣泥

面若病也
大殿做工之日同日震而墜下者約有二千入俱成肉餅
潘雲翼夫人雖同来京已十年夫妻不相見夫人獨住後房一帶日事持齋誦佛变起之時夫人抱一銅佛跪於中庭其房片瓦不動前房十妾俱壓重土之下

北城察院此日進衙門馬上仰面見一神入赤冠赤髮持劍坐一麒麟近在頭上大驚墮而傷額正在喧嚷間東城忽震
嘉興項氏寓不損墻屋壓死一兒養一駿馬騰空而去客来唁者問其僕曰你家無損傷否僕曰一個官官一個媽媽
有一人姓王者在寓臨池忽心動出位一

聲響嘵椅桌迸碎拾一鉄弾大如鶴卵秤重三斤四兩

粵西會館路口有蒙師開學童子三十二人一響之後師徒俱無蹤跡

初六日五鼓時東城有一赤脚僧沿途大呼曰快走快走

草廠在東城巡更邏卒見一白鬚老人忽出忽入知是草場土地

所傷男婦俱赤體寸絲不掛不知何故有一長班於響之時騾帽衣褲鞋襪一宴俱無存者如此死者可知

有一人因壓傷一腿臥於地見婦人赤體而過有以瓦遮陰戶者有以半條脚帯掩者有披半邊裤子者有牵一幅被单者頃刻

得数十人是人又痛又笑
室宇几至東華門坍頽稍緩其間内閣擱
宇坍毀殊甚
宣府新推揔兵拜客行至圓弘寺街一響
連人和馬同長班共六七人並無影跡聞
其馬買以千金者
一相公夫人单轎走出街心相公從閣内



步奔回来親救得免家中古董毀傷殆盡
都城隍廟中道士初五夜聞殿中喧嚷吽
呼絶似唱名之聲
王恭廠一小太監初五日給假城外省親
初六日早至廠見團團軍馬團住聽得内
邉云来一個縛一個疑是駕上拏人此太
監飛奔回家行出城響聲大震

大轎在路打路者薛鳳翔房壯麗吳中偉縉紳傷者甚多而董可威丘兆麟牟志夔蕭命官為甚但無致死者其壓死家眷者難以枚舉嗟乎此变幸出白日間倘若發於暮夜寢寐中當無噍類矣

五月初一日山東濟南知府往城隍廟行香入廟門忽然官吏與從俱各昏迷有一皂隸之妻来省其夫見其前夫死已多年乃在廟當門前夫曰廟裏邉去不得天下城隍在此造冊

四月二十七日午後有雲氣似旗又似関鉄二字在東北角上其長亘天光彩初白色後变紅紫經時而滅

五月初三日又見於東北方形如絲其色

紅赤初四日又見類如意其色黑占者曰
此太白蚩尤旂之变幻揔一物也

五月初二日夜鬼火見於前門之樓角青
色熒熒如数百螢火俄而合併大如車輪
紹興周姓者同数人夜飲歸共見正陽門
上有人呵曰小鬼輙敢如此

京師鬼車鳥晝夜呌月餘其聲甚哀更聚
鳴於觀象臺尤異

長安街一带時從空飛墮人頭或眉毛和
缺二字連一額紛紛而下大木雲至盎雲
石駙馬街缺三字介夫石獅子飛出順成
門外

承恩寺街有女轎八肩来過震後止見轎
俱打壞在街心婦女輿人都不見

圓弘寺街有女轎過一響掀去轎頂女人
衣飾盡去赤體在轎竟亦無恙

新遷陳州吏目紀姓者寓石駙馬街與一
姓陳者相交好初五夜陳忽得一夢為金
甲人呼去至一大衙門繫累者相屬紀吏
目亦在其內聞內呼曰無脚的俱斬忽點
名至陳傍一人曰此人無罪堂上主者曰
可放去陳行数步忽呼轉曰便宜了他與
他腰下着二鎖鬼卒把鎖訖夢醒明日陳
且與紀同飯地動陳憶昨夢急走出户外
房倒紀已壓死矣陳無恙二鎖之故尚未
驗也

震後有人來告衣服俱飄至西山掛於樹
稍昌平州教場中衣服成堆入家器皿衣

服首飾銀錢俱有戶部張鳳逵使長班往
驗果然
德勝門外墮落人臂人腿更多
薊州城東角震坍壞屋數百間是州離京
一百八十里初十日地中掘出二人尚活
問之云如醉夢又掘出一老兒亦活
以上俱天啟丙寅五月初六一日事



五瑞

黃河清

萬曆辛亥天啟辛酉間自河南至陝西界
黃河清兩次每經三日
蘭州於庚申八月十五日巳時河流忽泛
上白色至申時水清戶部郎中黃襄親詣
河邊觀者見黃河之水澈底沉清上下數

十里一望無際至十七日復渾　華山老
人歌頌云黄河清聖人生昌言乎黄河清
聖人生生有所聞真元亭毓盈而来重光
辛淵献亥月涂月十二只口萬壽胎
龍躍五今上五行祥初孫不見正德之季河清
世廟嘉靖當年實應真於今誰恊惟
崇禎

麒麟生

巩昌府會寧縣寡婦閔氏忽於天啟元年
二月初一日夜夢一人身穿禄袍向氏借
宿驚覺次日天起霧家有一黑牛産犢遍
身鱗甲頭蹄各異紅麻色微毛連吽数聲
其音不似牛犢至初三日没氏又夢一大
龍入庄後隨醒將牛所産異物隐匿鄰人

李陽春報縣取取獲看驗果係頭角俱全

鱗甲麕身似麟

青州府王九峕家於天啟丁卯三月初八日辰時有耕牛產犢一隻遍身鱗甲形似麒麟產時燁然光焰母牛驚跳吼叫其犢不逾時而隱將原物呈送到州驗得本犢碧皮朱唇鱗甲分明宛然一麒麟也

鳳凰見

開封府禹州紫金里有大隗山一座離城四十里於天啟二年十月初九日午時有大鳥高六七尺渾身綠色頭上豎毛一撮集於山上即有大小群鳥不計其數俱来相隨四面旋繞東西長三里南北一山遍集十二日申時飛去各鳥仍隨之人俱指

是鳳凰

玉璽出

彰德府臨漳縣有鄉民邢一泰於天啟四年九月初四日辰時經本縣務本庄東去磁州八里彰河西畔耕地忽風大起旋轉半晌隨見河岸坍塌聲震如雷祥光圍繞直騰而上一泰就而視之閃出黃白色物



一塊大如斗視有篆文不能辨識隨報本縣儒學生員王思桓三爍同視料為至寶不敢隱匿理合呈縣知縣何可及當堂淨拭見其晶潔異常光爍陸離龍紐斗形方各四寸厚三寸重一百一十餘兩隨審其篆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覽讀駭異此歷代相傳國璽數千年未構之奇寶何以

沉没於茲土而獲見於今日也即設香案
叩拜兩院具疏恭進 朝廷

甘露降

蘇州府吳縣華山於天啟乙丑冬十月二
十九日甘露降山巒若沐林木遍乳二旬
不散丙寅九月二十八日甘露降雲端晝
墜紛如白珠草木均布匝月不散丁卯秋



八月二十四日甘露降霏灑天淵膏浥甘
美五日不散正應
今上即位之日記曰王者德至天則甘露
降德及草木則甘露降抱朴子曰何知天
上不有甘露淵須太平而灑之
華山老人歌頌云符瑞并王道亨昌言乎
符瑞并王道亨亨有所為知微知彰柔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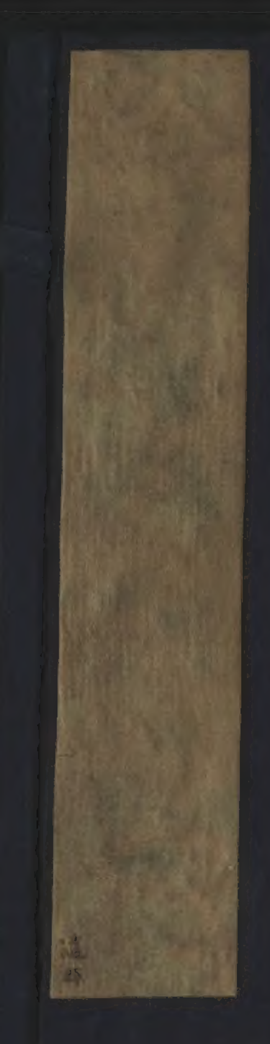
宜燭亂剪姦玩股掌色聲不動斂已施不

見甘露朝溥璽夜呈一角九苞迭献璽於

今微得顕

崇禎

刼灰録卷八終



叔灰錄

2739.5
2247
8 v.